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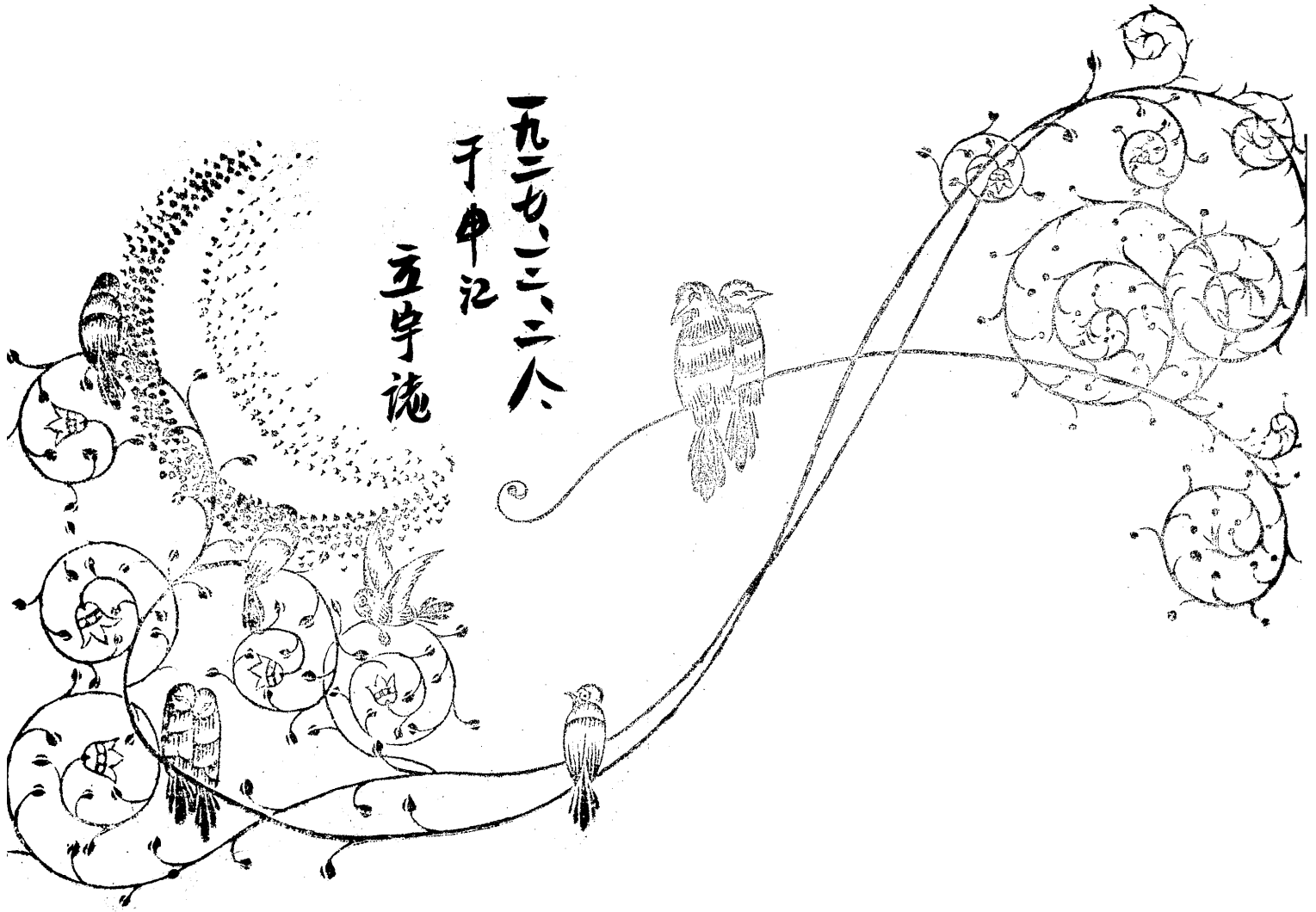
涂志摩
沈性仁
合譯



一九二七、二八、二九

于中记

五字诗





麗 瑪 麗 瑪

沈 徐
性 志
仁 摩

合
譯

版 出 店 書 月 新

序

在我翻譯往往是一種不期然的興致。存心做的放着不做，做的却多半是不預期的。我想翻柏拉圖，想翻舊約，想翻哈代，康賴特的小說，想翻斐德的散文，想翻魯意思的哥德評傳，想翻的還多着哪，可是永遠放着不動手。不得空閒躑躅則不完全是飾詞，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胆怯——不敢過分逼迫最崇仰的偶像一類的服怯。翻譯是一種直接的動手；動手動壞了怎麼好？不敢動手的心理與尊崇心是正比例的。

但這短序不容我侈談。我說我的翻譯多半是興致。不錯的。我在康橋譯了幾部書。第一部是渦堤孩。第二部是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叫作吳嘉讓與倪珂蘭，第三部是丹農雪烏的死城。新近又印了一冊曼殊斐爾小說集，還有凡爾泰的巔第德。除了曼殊斐爾是我的溺愛，其餘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

這本「瑪麗瑪麗」（在英國叫做“A Charwoman's Daughter”——一個老媽子的女兒，）是我前四年在硤石山上度冬時一時高興起手翻的。當時翻不滿九章就擱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與致來繼續翻。劉勉己也不知是那一位檢了我的譯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說那小說不錯，我一時的靈感就說那就勞駕您給貂完了它！隨後我又跑歐洲去了。沈女士真守信，生活儘忙，居然在短時期內把全書給譯成了交給我。是我懶，把稿子一擱就是一年多，想不到留到今天却幫了新月的忙。

占姆士司帝芬士（James Stephens）原書的作者，出身雖只是愛爾蘭的寒族，他在文學界的貢獻，早已不止『一瓶金子』（司帝芬士的另一名著，原名“Crock of Gold”）他沒有王爾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純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國有 Jane Austen，現代英國有 J.M. Barrie，前百多年的蘇格蘭有 Robert Burns，——現代的愛爾蘭有占姆士司帝芬士。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劇的感覺是天才。

他的不是膚淺的觀察，那是描寫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體會，一個詩人的感覺在萬千世界內活動的表現。運用文字本身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技倆，但要運用文字到一種不可錯誤的表現的境界，這戲法才變得巧妙。司蒂芬士有這本領。

現代是感情作用生鐵門篤兒主義打倒一切的時代，為要逢迎貧民主義勞民主義起見，誰敢不吶喊一聲『到民間去』，寫書的人伏在書台上冥想窮人俄人破人敗人的生活，雖則他們的想像正許窮得連窮都不能想像，他們恨不能拏縫窮婆的繃布來替代紙，拏眼淚與唾沫來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同情。司蒂芬士給我們的是另一種的趣味。他寫窮人的生活，不錯，但他開我們眼的地方不是窮的描寫，而是生活的表現，在這裏窮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一枝草花在風前的招展，一隻小鴨在春水裏的游泳，瑪麗姑娘碰到巡警偉人小心的悸動，莫須有太太夢想的荒唐，什麼事物什麼境地的光與色折射上了詩人的靈性的晶球，司蒂芬士有他那神妙的筆法輕輕的移映到文字的幕面上來逼我們讀者的歡喜與驚奇。

但這轉譯當然是一種障礙，即使不至是一種隔膜。翻譯最難是詩，其次是散文寫成的詩。瑪麗瑪麗是後一類。經過一度移轉，靈的容易變呆，活的容易變死，幽妙的容易變粗糙——我不能為我們自家的譯品味着良心來辨護，但我們當然也只能做我們做得到的事。我們的抱歉第一是對作者，第二是對讀者。

志摩 八月三日

〔一〕

瑪麗與她的母親，莫須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屋子的頂上。裏，在都白林城裏的一條後街上。她從小就住在這間屋頂的小房間裏。天花板上所有的裂縫，她都知道，裂縫不少，都是奇形怪狀的。舊極的糊紙的牆上長着無數霉菌的斑點，她也是熟悉的。她看着這些斑點從灰影子長成黑斑，從小污點長成大霉塊，還有牆腳邊的破洞，晚上螻蛄蟲進出的孔道，她也知道。房間裏只有一面玻璃窗，但她要向窗外望時，她得把窗子往上推，因為好幾年的垢積已經掩沒了玻璃的透明，現在只像是半透光的薄礪殼了。窗外望得見的也只是隔壁那所屋子頂上的一排烟囱土管，不息的把煤點捲向她的窗子；所以她也不願意多開窗，因為開窗就得擦臉，用水也得她自己走五層樓梯去提，因此她更不願意薰黑了臉子多費水。



她的母親簡直的不很洗臉，她以為濯洗不是衛生的，容易擦去臉上本來的光潤，並且胰子水不是斂緊了皮膚，就泡起了縐紋。她自己的臉子有地方是太緊，有地方又是太鬆，瑪麗常常想那鬆的地方一定是她母親年輕時擦得太多了，那緊的地方一定是她從來沒有洗過的。她想她情願臉上的皮膚不是全鬆就是全緊，所以她每次洗臉她就滿面的擦一個周到，不洗的時候也是一樣的不讓步。

她的母親的臉子是又陳又舊的象牙的顏色。她的鼻子是像一隻大的強有力的鳥喙，上面的皮張是綑得緊緊的，所以在燭光裏，她的鼻子呆頓頓的亮着。她的一雙眼是又大又黑像兩潭墨水，像鳥眼一樣的鏗亮。她的頭髮也是黑的，像最細的絲一樣的光滑，放鬆的時候就直掛了下來，蓋在她的象牙色的臉上發亮。她的嘴唇是薄的，差不多沒有顏色，她的手是尖形的，敏捷的手，握緊了只見指節，張開了只見指條。

瑪麗愛極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也愛極了她的女兒，她的愛是一種劇烈的熱

情，有時發作兇猛的撲抱。每次她的母親摟住了她，時候稍爲長一點，就出眼淚，抱緊了她的女兒一左一右的搖着，她那一把抓得兇極了，可憐的瑪麗運氣都轉不過來；但是她寧可耐着，不願意妨礙她媽親熱的表情。她倒是在那樣撲抱的兇惡中感到幾分樂趣，她寧可喫一點小苦的。

她媽每天一早就出去做工，往往不到晚上不回家的。她是個做短工的傭婦，她的工作是洗擦房間與收拾樓梯。她也會得燒飯做菜，有時有針線活計她也做的。她做過最精緻的衣服，年輕美麗的姑娘們穿了去跳舞或是去遊玩的，她也做上品的白襯衫，那是體面的先生們宴會時穿的，還有花飾的背心爲愛時髦的少年們做的，長統的絲襪子跳舞用的——那是從前的事情了，因爲她做成好看給別人拿走的，她就生氣，她往往咒罵到她那裏來拿東西的人，有時她發了瘋，竟是把做好的鮮豔的衣服撕爛了，用腳踐踏着，口裏高聲的叫喊。

她時常哭泣因爲她是不富。有時她做了工回家的時候，她愛假定她是有錢了

的；她就憑空的幻想有某人故了，贖下給她一份大家產，或是她兄弟伯德哥從美洲發了大財回來了，她那時就告訴瑪麗明天她想買這樣，做那樣，瑪麗也愛那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搬家，搬到一所大房子去，背後有花園，園裏滿是鮮花滿是唱歌兒的鳥。屋子的前面是一大塊草地，可以拍網球，可以旁着秀氣的雅致的年輕人散步，他們有的是俊俏的臉子與雪白的手，他們會說法文，很殷勤的鞠躬，手裏拿着的帽子差一點碰着地。她們要用十二個底下人——六個男用人，六個女用人——都是很伶俐的，他們每星期拿十先令的工錢，外加膳宿；他們每星期有兩晚可以自由，他們的飯也喫得很好的。她們要製備無數的好衣服，穿了在街道上散步的衣服與坐馬車兜風的衣服，還有騎馬衣與旅行的服裝。還要做一件銀紅絲綢的禮服，鑲領是闊條的花邊，一件黃釀色緞子的，胸前掛着黃金的項鍊，一件最細潔的白紗的，腰邊插一朶大紅的玫瑰。還要黑絲的長襪用紅絲線結出古怪的花樣，銀絲的圍巾，有的繡着鮮花與精緻的人物。

她媽打算這樣那樣的時候，她心裏就高興了，但是不久她又哭了，把她的女兒很勁的摟在胸前搖着，摟得她叫痛。

每天早上六點鐘瑪麗姑娘爬出了床，起來點旺了爐火。這火卻是不容易點着，因為烟囪許久沒有打掃過，又沒有風可以借力。她們家裏又從沒有柴條，就把亂紙團成小球兒墊着，把昨夜燒剩的炭屑舖上，再添上一把小煤塊算數。有時一回兒火燄就竄了上來，她就快活，但是有時三三四次都點不旺，往往點到六次都有，點着了火，還得使用一點小瓶子裏的煤油——幾條爛布頭浸透了油，放在火裏，再用一張報紙圍著壁爐的鐵格子，火頭就旺，一小鍋子的水一回兒就可以燒熟；不過這樣的引火法容易把油味兒烟進水去，開出來的茶就是一股怪味，除了爲省錢再沒有人願意喝的。

莫須有太太愛在床裏多偎一回兒。她們屋子裏也沒有桌子，瑪麗就把兩盃茶一罐煉乳，一小塊的麵包放在床上，她們母女倆就是這樣喫她們的早點。

早上瑪麗一張開眼，她媽就不斷的講話了。她把上一天的事情都背了一遍，又把今天她要去的處方，及可以賺一點小錢的機會都一一的說了。她也打算收拾這間屋子，重新裱糊牆壁，打掃烟窗，填塞鼠穴——一共有三個，一個在火爐格子的左邊，還有兩個在床底下。瑪麗有好幾夜只是醒着，聽他們的牙齒齧着壁脚。他們的小腿在地板上蹣跚。她媽還打算去買一塊土耳其線毯鋪在地板上，她明知道油布或是席布容易出灰，但是他們沒有土耳其毯子好看，也沒有那樣光滑。她打算著種種的改良，她的女兒也是十二分的贊成。她們要買一個紅木抽屜衣櫃靠着這邊牆上，買一架紫檀大鋼琴貼着那邊牆上。一架白銅的爐圍，火鉗火桿也都是銅的，一把燒水用的銅壺，一個燒白薯與煎肉用的小鐵盤；瑪麗等身大的一幅油畫掛在爐架的上面，她母親的畫用金框子裝了掛在窗的一面，還要一幅畫着一隻紐芬蘭的大狗偃臥在一隻桶裏，一隻稀小的臘狗爬過來與他做朋友，還要一幅是黑人與白兵打仗的。

她媽一聽得隔壁房間出來遲重的脚步聲走下樓梯去，她就知道她應該起來了。

一個工人和他的妻子六個小孩住着。隔壁門一響，她就跳了起來，快快的穿上衣服，著忙似的逃出了屋子。她媽出了門，瑪麗沒有事做，往往又上床去睡一兩個鐘頭。睡夠了她起來，鋪好了床，收拾了房間，走出門上街去閒步，或是聖士蒂芬公園裏去坐着。公園裏的鳥雀她全認得，有的已經生了小鳥的，有的正懷着小鳥的，有的從沒有生過小鳥的——最後的一種大都是雄的，他們自有他們不生小雀兒的道理，瑪麗却是懂不得，她只是可憐他們沒有孩子，成心多喂他們一些麵包屑算是安慰他們的意思。她愛看那些乳鴨子跟着他們母親泗水：他們胆子很大，竟會得一直冲到人站着的岸邊，使了很大的勁伸出小扁嘴去檢起一點不相干的東西，快活的吞了下去。那隻母鴨子穩穩的在她兒女的附近泳着，嘴裏低聲的向他們唱着種種的警告，指導，埋怨的口號。瑪麗心裏想那些小鴨子真是聰明，水泳得那麼好。她愛他們，旁邊沒有人的時候她就學他們的娘低聲的唱着口號，但是

她也不常試，因為她怕她的口號的意義不對，也許教錯了這羣孩子，或是與他們的媽教他們的話不合式。

湖上那座橋是一個好玩的地方。有大陽的一邊，一大羣的鴨子豎直了尾梢，頭浸沒在水裏尋東西喫，水面上只剩了半個鴨子。有蔭的一面好幾百的鰻魚在水裏洶着。鰻魚是頂奇怪的東西；有許多像緞帶一樣的薄，有些又圓又肥像粗繩子似的。他們像是從不打架的，那小鴨子那樣的小，但是大鰻魚從不欺侮他們，就是有時他們洶水下去他們也不理會。有的鰻魚游得頂慢，看看這邊看看那邊像是沒有事做又像鄉下人進城似的，有的溜得快極了，一霎眼就看不見了。瑪麗心裏想洶得快的鰻魚一定是爲聽得他們的小孩子在哭；她想一個小魚哭的時候不知道她媽看不看得出他的眼淚，因為水裏已經有那麼多的水，她又想也許他們一哭就哭出一大塊硬硬的，那是很容易看得見的。

看過了魚她就到花壇那邊去看；有的形狀像有稜角的星，有的是圓形的，有的

是方的。她最愛那星形的花壇，她也愛那圓形，她最不喜那方的。但是她愛所有的花，她常常替花兒編故事。

看過了花，肚子餓了，她就回家去喫午飯。她從葛拉夫登路的夏康內爾路那邊回家。她總是從馬路右手的走道回家。一路看店舖陳列的櫥櫃，回頭喫過了中飯再出來，她就走左邊的走道，照樣的一家家看過去，她所以每天都知道城子裏到了什麼新鮮的東西，晚上就告訴她媽說孟寧那家窻子裏那件西班牙花邊滾口的黑綢衫已經換了一件紅色的長袍，肩上有摺欄，袖口配着愛爾蘭花邊的；或是永生珠寶舖裏那顆定價一百磅的金鋼鑽已經收進了去，現在擺着的是一盒亮銀的胸針與藍瑛瑯。

在晚上她媽領着她到各家戲院的門前去走一轉，看進戲院的人與放在路邊的戲廣告。她們回家吃晚飯的時候，她們就憑着她們方才看過的廣告相片來猜想各家戲裏的情節，所以她們每晚上床以前總是有很多的話講的。瑪麗在晚上講話最

多，但是她媽早上講話最多。

(三)

她媽有時也提起她的婚事，這是遠遠著，但是總有那麼一天的；她說這事遠遠着倒叫瑪麗著急；她知道一個女孩子總得嫁人的，總有那麼一天一個陌生的美麗的男子從一處地方來求婚，等到成了婚他就同了他的新娘，重新回轉他從來的地方，那就是溫柔鄉。有時候（她一想就想着）他穿了軍裝，騎在紅棕色的馬上，他頭盔上的纓鬚在青林裏的樹葉間飄着。或者他是站在飛快的一隻船頭上來的，他的黃金的盔甲上反射着烈火似的陽光。或是在一塊青草的平原，風一般的快捷，他來了，跑着，跳着，笑着。

一講到婚事她媽就仔細的品評那新郎的人品，他的了不得的才具，他的更了不得的財產，他的相貌的壯麗，窮人與富人對他一體的敬愛。她也要一件一件的討論給她女兒的粧奩，將來新郎給她與給女僕相的種種奢侈的禮物，還有新郎家裏給

這一雙新夫婦更值錢的寶貝。照這樣的計算，新郎至少是一個爵士，貴族。瑪麗就來尋根掘底的盤問一個爵士的身分種種，她媽的答案也是一樣的細膩，一樣的豐富。

一個爵士出世的時候他的搖籃是銀子的，他死的時候他的屍體是放在一個金盒子裏，金盒子放在一個橡木的棺材裏，橡木棺又放在鉛製的外槨裏，鉛槨又放在一個巨大的石櫃裏。他的一生只是在逍遙與快樂的旋渦裏急轉着。他的府第的周圍好幾里都是軟美的青草地與香熟的果子園與嘯響的青林，在林子裏他不是帶了歡笑的同伴打獵，便是伴着他的夫人溫柔的散步。他的侍從有好幾千，誰都願意爲他盡忠，他的資財的多少是無法計算的，都是堆積在地屋裏，這裏面低隘的甬道曲折的引到鐵壁似的房窖裏。

瑪麗很願意嫁給一個爵士。假如她輕盈的在林子裏走着，或是獨自在海邊站着，或是在和風吹着長梗的草堆裏躺着的時候，他要是來了，她願意把她的手放在

他的手掌裏，跟了他去，從此就愛定了他。但是她不信現在的世界，還有這樣如意的事情，她媽也不信。現在的世界！她媽側着眼看現代的日子，滿心只是輕蔑與恚怒。下流，醜陋的日子，下流，醜陋的生活，下流，醜陋的人，她媽說，現在的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她接着又講她去收拾屋子她去擦樓梯的人家，她那老象牙的臉上就從她漆黑鬢髮邊泛出火來，她的深沉的黑眼也轉動起來，一直變成兩塊黑玉似的硬性與呆頓，她的手一開一放的，一會兒只見指節，一會兒只見指條。

但是瑪麗漸漸的明白了，結婚是實事，不是故事，而且也不知怎的，結婚的一種情趣依舊是黏附着的，雖則她現住的屋子裏只見是紛擾的家室，她常走的道上也只見是不出奇的配偶……那些灰色生活的，陰沉性質的人們也還有一點火星在他們苦窘的經絡裏冒着烟。六尺深是埋不了人生的情趣的，除非泥土把我們的骨頭膠住了，這一點火星總還在那裏冒烟，總還可以搨得旺，也許有一天火燄竄了上來，飛度了一鄉一鎮，還可以溫熱許多殭縮的人們的冷手哩。

那些男男女女怎樣的合成配偶的？她還不懂得那基本的原則，永遠鼓動着男性去會合女性。她還不明白男女性是個生理的差別，她只當是服飾的不同，有鬍子與沒有鬍子的事：但是她已經開始發見男子的一種特別的興趣。路上那些急走的或是停逗的陌生人中也許有一個是運定做她的丈夫的。假如有一個男子忽然留住了脚步，上前來向她求婚，她也不會覺得離奇的。她覺得這是男子們唯一的事情，她再不能尋出第二個理由爲什麼世界有了女子要有男子，要是果然有人突然的問她求婚，她便應該怎樣的答復他，這倒把瑪麗難住了：她也許回答說，『是，多謝你，先生，』因爲平常一個男子求人替他做一件事，她總是願意效勞的。年輕人尤其有一種吸力，她總想不出爲什麼，有一點子特別的有趣在年輕人的身上；她狠願意去和他們握一次手，究竟怎樣的比一個女子不同。她設想就是她讓男子打了一下，她也不會得介意的，但是她看了男子行動的強健，她可猜想他們一定可以打得很重——還不是一樣讓男子打一下的意思她總覺得脫不了一種可怕的有趣。

她有一次無意的問她媽有沒有讓一個男子打過；她媽一陣子沒有開口，忽然大哭起來，瑪麗唬了一大跳。她趕快投入了她媽的懷裏，讓她狠勁的搖着，可憐她那裏懂得她媽突然的傷心，但是她媽却是始終不會回答瑪麗問她的話。

〔四〕

每天下午總有一隊巡士從學院警察派出所裏排成了又鄭重又威嚴的單行出來。他們走到一處崗位，就有一個巡士站住了，整飭了他的腰帶，捋齊了他的鬚子，望上街看看，望下街張張，看有罪犯沒有，他就站定在那裏看管他日常的職務。

在諾沙街與沙福克街交叉過葛來夫登大街那裏，總有一位魁偉的寶貨離開了他的隊伍站定了，他在路中心高高的矗著，彷彿是一座安全與法律的牌坊，一直要到晚上換班時，方才再與他的同伴合夥。

也許這一個交叉路口要算是都白林城裏最有趣的地方。站在這裏望開去，葛萊夫登大街上兩排輝煌的店鋪弧形的一直聯到聖司蒂芬公園，盡頭處是一座石門，原來叫做浮雪里，本地人重新定名為叛逆門。諾沙街在左，寬廠，潔淨，穿度梅里昂方衛，直接黑石與王鎮等處及海邊。沙福克街在右，不如諾沙街的開朗與爽

愷，曲曲的上通聖安得羅的禮拜寺，羞怯似的微觸南城市場，低入了喬治街，再過去便是些紛沓的小巷了。交叉口的這一面葛萊夫登街又延過大學院（在大門口年輕的大學生賣弄着他們爛破的學袍，抽着他們怪相的烟斗，）掠着愛爾蘭銀行，直到栗薇河，河邊那條街好勝的本地人硬要叫做夏康內爾街，倔強的外國人，却偏要叫做撒克維爾街。

這裡也是全城車輛與行人的交會處，所以總有一位雄偉的巡士先生站著。鐘又鐺的市街電車到推倫紐窪，到唐耐伯洛克，或到達爾基的不絕的在轉角上飛馳着；集中在梅里昂方衢一帶的時髦醫生也是馬車汽車的滿街上亂顛着；大街上店舖裏的貨車等等也是急急的飛奔着。四點鐘左右出來散步的仕女們，各方面來的車輛與行人，自行車與雙輪汽油車，電車與汽車，一齊奔駛到那單身的巡士站着的地方，看着他的又嚴厲又寬和的目光的指揮。趕街車的都是與他熟識的，他的眼角的微嗽是在照會那些臉上紅紅的口角笑吟吟的馬車夫飛過來的眼風，還有那些趕着

賺不到錢看相淒涼的街車夫，一臉的紫氣與無聊的氣概的，他也少不得要招呼的。就是溜踏着的仕女們也避不了他那包羅萬象的目光。他的偉大的腦壳不時的點着，他的老練的手指不時的驅揮着有數的靠不住的手脚，他也偶爾閃露着他的寬闊的，潔白的牙齒，應酬着愛嘻哈的少女，或是他相識的婦女，她們就愛他那一下子。

每天下午瑪麗喫過了中飯又從家裏出來，就到這個最熱鬧的地方。這位奇偉的巡士先生的樣兒她心裏愛上了。這還不是一個理想的男子漢，他那樣兒多雄壯，多偉大。想像他那狠的粗大拳頭使勁的扎下來！

她想像一個英雄打架時的身手，晃着他的大拳，高高的舉着，霹靂似的栽下來，什麼也擋不住，誰也熬不起——一隻遮天的霸王的大手。她也愛瞧着他那兩邊晃著的大腦袋，他那鎮定的驕傲的大烏珠——一雙壓得住，分得清，斷得定的大眼睛。她從不曾準對他的眼光：她看了他的，自己就萎了下去像一個耗子對著貓

兒的神情萎萎縮縮的躲回了他的鼠洞。她常常躲在一家藥房門前的那塊石柱旁嚼著他，或是假裝要搭電車，站在馬路的那一邊；她又掩在那家眼鏡鋪子過去一點的柱子邊偷偷的覷了他一眼，趕快又把眼光閃了開去，只算是看街上的車了。她自以為他沒有瞧着她，但是什麼事也逃不了他的眼。他的事情就是看着管着：他第一次見了她就把她寫錄在他巡士腦筋裏的紀事簿上；他每天都見她，後來他就成心去瞧着她，他樂意她那偷偷的勁兒；有一天她的怕羞的，懦怯的眼光讓他的罩住了。他那眼從上面望下來蓋住了她——整個的世界，像是全變成了一隻大眼——竟像是着了魔，她再也逃不了。

等到她神智清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站在聖司蒂芬公園的池邊，全身只是又駭又喜的狂跳。那天晚上她沒有走原路回家，她再不敢冒險去步近那偉大的生機體，她繞了一個圈子回家，但是她並沒有覺得走遠了。

那天晚上她在她媽跟前說話比往夜少。她媽見她少開口，怕她有心事問她要

銅子不要——她腦筋裏就是錢。瑪麗說沒有想什麼，她就想睡，她就張開下巴打哈欠——哈欠是裝的，答話也沒有老實。她上床去也有好一會兒沒有睡着。她開了眼對着屋子裏陰沈的黑暗儘看，也沒有理會她媽凶惡的夢話，她在大聲的問睡鄉要她醒着的世界裏要不到的東西。

三五

這是瑪麗的模樣兒：——她有淺色的頭髮，狠柔也狠密；她要一放鬆就落了下來，簡直像水一樣的沖了下來，齊着她的腰，有時她散披了在房裏走着，髮絲很美的弧形似的籠着她的頭，逼縮的掩住她的頸凹，寬蕩的散掠着她的肩，隨着她走路的身段激成各式的浪紋；湧着，萎着，顫着；她的髮梢是又柔又緩的像水沫，又亮又光的像純粹的淡金。在屋子裏她不束髮的時候多，因為她媽就愛那散披着頭髮的小姑娘的意思，有時她還要她女兒解了外裳，單穿着白襯裙，更看得年輕。她的頭形長得很嬌柔，很軟和；她把頭髮全攢在頭上的時候，她那嬌小的頭像是載不住髮重似的。她的眼睛是澄清的，灰色的，又溫柔，又羞怯的隱在厚重的眼臉下，平常她的眼只看是半開似的，她又常常的看着地，不很放平着眼直瞧；她看人也就只一瞬，輕翻着，輕溜着，輕轉着，一會子又沉了下去；還有，她要是對着誰

看，她就微微的笑着，像是告罪她自己的鹵莽。她有一張小小的白臉，有幾點與巖處角度很像她母親的，但她母親那鳥喙形緊皮的鼻子却是不在瑪麗的臉上；她的鼻梁收斂得緊緊的，鼻尖也就只些微的一放，剛夠看得見。

她媽就愛那小鼻子，像是害臊，不很敢出頭露面似的。現在她們站在她們那面鏡子前，鏡面有一條大裂縫兒從右手的頂角斜着下來，喝醉了似的，直到左手的底角，還有兩塊交叉兒的破綻，一上一下的，在鏡面的當中。

所以誰要照鏡的時候，一個臉子就變成四個古怪的相兒，頂可怕的；耳朵也許蒙着嘴唇，眼睛吊在下巴上詭怪的張着瞧。但是也還有法子照，她們用慣了知道破玻璃的脾氣，就是偶然準頭錯了變了相，也不覺得可怕了。

每回她們娘兒倆并肩兒站着照相，莫須有太太總是仔細的品評鏡子裏的一雙臉子，她點着她自己真正靠得住的鼻子又說她當初丈夫的鼻子也是頂有分量的，她的女兒的鼻子爲什麼祇有那麼一點兒！除非她們上代或是旁支曾經有過小鼻子的

種；她就歷數着她的姊姊妹妹，一大羣的姑母與祖姑母，從往古的墳裏翻起歷代的祖宗，叫所有死透了的鼻子重新活過來比着瞧。瑪麗聽着她媽那樣科學的研究鼻子，她就張着她的害羞的好奇的眼微微的笑着，像是道歉她那呼吸器官的缺憾，回頭她媽就親她的臉上的精品，賭咒的說這是最可愛的一個小鼻子了。

『大鼻子有人合式，』莫須有太太說，『有人可不合式，你要有了一個大的就不合式，我的乖。黑頭髮的，高身材的，軍官先生們，法官，賣藥的，他們的鼻子長得大神氣；像你這樣又小又白的人，可受不了大鼻子。我喜歡我自己的鼻子，』她又接着說『我做小姑娘的時候在學堂裏，同學的女孩子們全笑我的鼻子，可是我總是願意他的，看熟了別人也就不討厭了。』

瑪麗的手脚，是又瘦小又軟弱的：她的手掌比什麼東西都軟；她的掌上有五個小的，粉紅色的肉墊子：從小姆指那裏起有一個頂小的墊子，過去一個大一點，再過去更大一點，直到那大姆指底下的那個頂大的，勻勻的排着，看得頂整齊的。

她媽有時愛親這五塊小墊子，她扳着一根指頭，叫着他的名字，親了一下嘴，再來第二個，這是瑪麗的指頭的名字：——湯姆塔姆根斯，威利溫各爾斯，郎但尼兒，塔西鮑勃推兒，最小弟弟是的。

她的瘦小的女孩子的身材，現在正在發長到成人的體態，原來髻年的平直的肌膚漸漸的辨認出一半弧的曲線，漸漸的幻成了輕盈的酥肌，至微的起落引起某角度的顫震，隱隱的顯示着將次圓滿的妙趣：她有時也感覺着這些新來的擾動，她只得益發的矜持她原來無拘束的行動。

她母親當然是很關心的注意着這漸放的春苞，有時不禁自喜與自傲，但亦往往私自的噙着她的小姑娘，也不免長成一個大姑娘。她真的願意瑪麗永遠是一個天真瀾漫的孩子；她怕瑪麗有一天完全的長成了婦人，那時便許有種種的不便阻礙她們母女間自然的活潑的情景。一個成年的女子也許不再願意受人看護，不比小女子永遠是依人的小鳥；莫須有太太就怕那不願意，事實上瑪麗的確已經感覺到一個

蘇醒着的肉體與新奇的溫暖的戟刺，她媽只當她小孩似的養育與日常慈愛的擁抱漸漸的不能使她滿足。她有時私自的想她也來把她摟在她的胸前，一樣的溫存的搖着，輕喚着寵惜的小語，緩吻着懷裏的頭頂與半掩的腮弧，但她却不敢嘗試，怕惹她媽生氣。這一點她媽是不容易讓步的，她愛她的姑娘去親吻她，輕撫着她的手與面，但她却不願她的女兒來僭試母親的特權，也從不曾縱容她玩偶的習慣，她是阿媽，瑪麗是囡囡，她不肯讓步她做娘的身分，即使是偶爾的遊戲。

〔六〕

瑪麗已經十六歲了，但她卻不會有工作；她媽不願意她的小女兒去嘗試勞苦的工役——唯一的職業她能替她想法的，就是幫助她自己傭工的生活。她打算把瑪麗送到一家店舖，一家衣服店或是相類的行業，但那個時候也還遠着。「況且」，莫須有太太說，「要是我們再等上半年載，也許有別的運氣碰出來。你的舅舅，他到美國去了二十年了，也許會得回來，他要是回來，你就用不着去做事了，乖乖，我也用不着了。再不然過路的人也許看上了你來問你求婚；那都是說不定會來的」。她有無數的計畫，她想像無數的偶然，都可以助成她女兒的安樂與光大她自己的尊榮。所以瑪麗在她媽出去傭工的時候（她差不多除了星期是每天去的）總是閒着，隨她自己愛怎麼玩。有時她住在家裏不出去。她在樓頂上後背的屋子裏縫衣服或是結線，修補被單與毛氈上的破綻，或是念她從開博爾街的公共

圖書館裏借來的書；但是照例，她收拾了屋子以後，她願意出門去在街上閒走着，愛上那兒就那兒，逛着不曾走過的街道，看着店舖與居民。

有許多人都是面熟的；差不多每天她總在這裏或那裏看見他們，她對於他們覺得有一種朋友的感情，她常常跟着他們走一小段路；整天的寂寞往往像一種重量似的壓在她身上，所以雖然這些面熟陌生的臉子做她遠遠的伴兒，她也安慰了。她願意在這人羣裏打聽出幾個是什麼人。——其中有一個是有棕色長鬚子的高個兒，他穿着笨重的大氅好像穿着一把鐵鏟似的；他戴着一副眼鏡，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好像永遠要發笑；他一路去也是看着店舖，他好像人人都認識。每走幾步路便有人停步與他握手，但是這些人從來不開口的，因為這個棕色長鬚子的高個兒一見他們便刺刺不休的來一大陣，使他們沒有說話的分兒，要是身邊沒有人的時候他便自言自語的咕囁着。到了那種時候他眼睛裏看不見一個人，人家都得讓開道來讓他搖頭擺腦的，兩眼注視遠遠的一個地方，邁着大步望前走。有一兩次瑪麗在他身

邊經過，聽見他獨自唱着世界上最悲痛的歌。還有一個人——一個瘦長黑臉的男子——他的樣子很年輕，他常自在竊笑；他的兩片嘴唇永遠沒有休息過一分鐘，有幾次他從瑪麗身邊走過，她聽見他嗡嗡的像隻大蜜蜂。他從沒有停步同一個人握過手，雖然有許多人向他行禮他並不理會，自己却竊笑着，輕輕的哼着，放開脚步直望前走。還有第三個人她常常注意的：這人身上的衣服好像已經穿上了許久，一向沒有脫下過似的。他有一張長長的蒼白臉，一片漆黑的鬚髮懸掛在一張很美麗的嘴上。他的眼睛很大很無精神，並且不大像人的眼睛；它們會斜着瞟——一種最親密的，有意的瞟。有的時候他除了走道什麼也看不見，有時却什麼都看見。有一次他看了看瑪麗，把她嚇了一跳，當時她腦中就發生一個奇怪的念頭，彷彿這個人她在幾百年前曾經認識過，而他也還記得她似的。她心裏怕他，可是又喜歡他因為他的樣子很文雅，很——他還有一種樣子瑪麗想不出一個字來可以形容的，但是這種樣子彷彿在許多年以前她會見過似的。此外還有一個矮小，清

秀，蒼白臉兒的男子，這人的模樣好像他是世上最疲勞的人。他總像心裏有心思似的，但是沒有旁人那樣的古怪。他又像永遠在那裏倒嚼他的記憶；他看看旁人，似乎都引起他回憶那些久已故去的人們，而對於這些故去的人他祇有思念，並不悲悼。他雖在人羣之中仍是一個孤獨的人，他有一種冷峭的態度；就是他的笑也是冷峭的，孤高的。他在路上走過時瑪麗看見許多人都拿肘子互相輕輕的一推轉過臉來又看了看他，便咬着耳朵唧唧噥噥走去了。

這些人以及許多旁人她差不多每天看見，她常常帶着一種朋友的感情去留心他們。別的時候她走到一排站在栗薇河邊的碼頭上，望着基內斯的那些快船吹着氣順着河流而下，與幾千白鷗在黑水面上忽起忽落的玩着。後來她又走到鳳凰公園，那裏有人比賽板球與足球，也有些年輕的男子與姑娘們拋球的，也有孩子們玩着放鷹捉兔的，也有追人的，也有在日光底下跳舞，叫嚷的。她的媽每逢沒有工作的日子最歡喜帶她去逛鳳凰公園。離開了那條又大又白的馬路，這條馬路上有

許多腳踏車，汽車接連不斷的，射箭似的飛過，走不上幾步便有幾條清淨的小路，路上陰森森的遮滿了大樹與荊樹的叢林的影子。在這路上你走了半天可以遇不見一個人，你可以隨便躺在樹蔭下的草地上或看着日光射在綠草地上與在樹林裏閃爍。這地方是非常的寂靜，住在城內的人初見此地一定很感到驚奇，美麗，並且這也希奇：在這白日之下舉目看不見一人，除了那綠草的隨風翻疊，樹枝兒的輕輕搖動與蜜蜂，蝴蝶，小鳥的沒有聲息的飛翔之外沒有一點別的動靜。

這些東西瑪麗看了都愛，但是她媽却愛看孩子們的跳舞，汽車的奔忙，那些身上穿着鮮豔的衣服，手裏舉着美麗的洋傘的來往的人們與休息日的各色各樣的情景。

〔七〕

一天早晨麗瑪跳下床來點着了火。她狼驚奇這一次會這樣容易點着：洋火剛湊近，火燄便直向黑烟囪裏竄上去，這件事使她覺得對於這世界是沒有困難的。她媽還在床上偎着，比往日格外高興的講着話。這時將近六點，初夏的陽光照滿了那扇積滿塵垢的窗子。頭天晚上的郵差送來一張郵片給莫須有太太，要她去見一位叫奧康諾太太的，這位太太的房子是在阿庫耳街上。當然這是整天的工作了——又是一個新主人。

莫須有太太的雇主永遠是新的。她在她的雇主家裏看見她們自己有房子，又把地完全當作奴隸使，不上幾天，她便怨了。有時她瞪眼看着她們的黑綢圍裙，往往看得她們發氣，等到她們設法要叫她躲開，叫她就在她應該就的地方，她便批評她們的相貌，她們的行爲，批評得她們立刻要攆她出去，還要教唆她們的丈夫去難

爲她。

莫須有太太儘在那裏猜想究竟是誰把她介紹給這位新主人，並且這樣的介紹信用什麼讚美詞句寫的。她又再盤算向例是一先令六便士一天，現在該不該要求一先令九便士。假使那一家是個大家庭這位新主人也許一星期不止找她一次咧。還有這一家裏除了這位太太也許還有別人，說不定他們會找點小事給她做——釘線活或是送信或是這類可以賺點小錢的事情；她自信凡是女子擅長的事情她都情願並且能夠担任，做得好好的。以先她做過一家，那家住着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叫她出去買兩打啤酒，她把啤酒帶回到家，這位先生謝了她以外，又賞給她一個先令。許多類此的事情使她對於人類的信仰常常保持新鮮。她做過的人家裏一定還有許多手敏的先生，像這樣的人與康諾太太家裏不一定還不止一個呢。老天知道，也有許多小氣的人，這種人差人送了信，因爲他讓別人給他做了工，還希望他自己得賞賜的。莫須有太太對於這種齷齪鬼所用的各種樣咒詛的字眼正抵得上他們的逐

一的過失；但是她並不理會這種人，在一個光明的世界裏他們算不得重要的。一到晚上她又會相信他們的可怕的存在，但是在那時候之先，這個世上一定住滿了許多善心的人。她舉出許多她所認識的，這些人總是先付工錢，先給東西，不是一定希望，實在不希望，什麼報酬的。

這時候那把茶壺很勉強的放平在床上，她的一條腿上放着兩杯茶，另一條上一罐煉乳，還有一塊四分之三大的麵包，瑪麗很小心地坐下去，吃這一頓早點的時候，她母親從她自己的好記性裏翻出一張做好事的目的錄，這些好事有的是她身受的，有的是她眼見的。瑪麗聽完了又把她自己經歷的事情補足了她母親的背誦。她常常看見街上一個男子給一位老太太一個便士。她也常見老太太們把東西捨給別的老太太們。她知道有許多人不要賣報的孩子找回那半個便士。莫須有太太稱讚這種辦法公道；她承認假使她自己在一個不必計較的地位，她也會這樣做；但是一個人等到賺麵包過日子成了她每天的問題，而且她不一定對付得了這問題的日子

常變樣的情形，那她可就不能太隨便了。——「幹，幹，幹，」莫須有太太說，「那是我的生命，假使我一天不幹……」她將她的瘦薄的手一擺，擺到那恐怖的烏有鄉去了。她的主張是有餘的人應該把他的餘剩送給不足的人。她一見那孤苦伶仃的人躑躅道中，隔着麵包房與糖食店的玻璃窗子探頭張望，與那些抱在沒人調濟的手裏的孩子，她很難過，心裏像針刺似的痛苦！想到這些事情，她說，不爲她肚子餓，她吃的每口飯一定哽住了不能下咽。但是也許，她舉目沉思向那扇金黃色的窗子一望，也許這些窮人內裏沒有像他們的外表那樣窮苦：的確，他們總有方法養活的，這種方法旁人不知道罷了。不一定他們會從善心人的手裏得到許多錢，行好事人家門口得到些食物，或是這裏與那裏得到幾件布施下來的衣服，零碎東西，假使這種衣服，東西，他們不穿，不用，他們也知道怎樣處置。這類人一定很知道許多極端的方法！沒有一條陰溝因爲太低而不去抓撓的，沒有一個老鼠洞因爲太低而不去搜括抓撓的，一扇大門代表一件可以爬過去的東西：一扇敞着的

門意思就是歡迎，一扇緊閉的就是拒絕。他們躲在法律的籬笆下，越過道德的帶刺的鐵絲網，可以同樣的不受傷害，並且這些受苦受到極端而不能再苦的人們對於無論多嚴酷的刑罰都不怕的。這種人失望得不知所措的樣子，受打擊而無告的情形與他們的憔悴的臉兒，朦朧的眼睛可以認作他們的貨物，一把感動人心的，解人錢袋的，開人家門戶的鑰匙。那是一定的，因為這時熊熊的日光正照耀着，小鳥兒隔着草地不極遠的正唱着歌，四面圍牆的花園裏一羣孩子在菓木林裏，花叢裏正亂叫亂跳着。她會相信這種道理，因為這是早晨，是人們應該相信的時候，但是到了晚上，她又會譏笑這樣輕易的信念，她脫下了衣服，便會看出人類的瘦弱的肋骨。

〔八〕

她媽走後，瑪麗便收拾屋子，做那些整理一間小屋必須做的各樣事情。有幾片模糊的紙在牆上鬆鬆的飄着；這些須用郵票邊黏上的。那隻床得要舖好的，地板也得要擦的，還有許多雜碎的東西，該刷的刷，該拍的拍，都得整理。她那有數的幾件衣服也得搬出來縫縫脫線的扣子，修補破綻是使她練習注意的一種職務。她的衣服向來是她媽給做的，她媽曾出過名，是一位做好活的老手，所以她穿的衣服比別的小姑娘的衣服格外有樣。穿珠子，改珠子是她最常做的，最高興的一件工作。她有四串不同的項鍊，代表從一便士公司（這個公司裏的貨物每件都賣一便士）裏買來的四種不同的一便士一串的珠子。一串是綠的，一串是紅的，一串是珍珠色的，還有一串是雜色雜樣的。這些珠子好好的選擇一下，祇費上半點多鐘的容易工作，便可以穿成一串很美麗的新項鍊。

這天因爲有太陽，所以她取出一套白色的衣服，她在這上頭很費點工夫。這件衣服會縫着五個摺襠，一個又一個的已經放開過四個。這是剩下的最末一個，現在也須放開的，這件衣服雖已這樣的額外放長，但還是高高的吊在她腳踝上飄蕩着。她媽以先允許過她有了工夫要給她添上一條假邊，今天瑪麗決意一等她媽做完工回來，便要提醒她這個允許。她擦亮了她的皮鞋，穿上那套白的衣服，於是走到那面有裂縫的鏡子面前梳起她的頭髮。向來她的頭很單簡。她先從上面一直梳下去，再從中間對劈開，捲成一個大球緊帖在她的後頸骨上。她幾次想要燙頭髮，真的，她的頭髮一燙便曲的：但是這件事情她會請問過她媽，她媽說，燙頭髮不是上等的，祇有極小的小孩與女戲子好習這種小花巧，這正是顯露她們心理的柔弱，至於有規矩人是很少燙的。況且燙起來也太費工夫，燙好了一遇見空空的濕氣，立刻就會鬆下來，變成很醜的爛泥似的一灘，因此，除了去跳舞，去野遊，燙頭髮是用不着的。

瑪麗梳完頭，遲疑不決的揀選一會項鍊子。那串真珠色的確是好看，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貨。像這樣大的真珠價錢一定不輕。并且戴假珠子太有點孩子氣，近來她不願戴了。現在她已是成人了。放下那最末的摺欄分明表示她又到一個時期，正如她梳起頭髮的時期一樣的分明。她願意她的衣服一直拖到腳後跟，這樣她便有很正當的理由可以用手提着她的裙子。她媽老不給她裝那條假邊，她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假使她媽已經把牠剪了出來，她自己也會綴上的，但是今天也祇好這一件了。她希望有一串紅珊瑚，不要珠子似的圓形的，是要有齒的十字形的——一串夠繞頸子兩圈還可以掛到胸前的。假使她有那麼長的一串，她便把牠剪下一段來做一隻手鐲。她愛看這一隻手鐲斜掛在她的手腕上。

今天的天氣好像戴紅的最合式，她便從盒子裏拿出那串紅的戴上。鮮紅的顏色映在白衣服上真美麗，但是——她還不十分滿意：嫌她太硬，她又重複把牠收在盒子裏，另外取出一根烏絨帶子掛在頸子上，她覺得這一根好些。她戴上帽子；

這是一頂草帽，已經洗過許多次了。帽子沿着一條闊的烏絨帶。她最希望有一條三寸闊烏絨腰帶圍在她媽腰上。她媽禮拜日穿的裙子就有這麼一條，但是，這當然是不能碰的；假使她問她媽要，說不定她會給她。其實那條裙子沒有牠也不難看，要是她媽知道這條帶子配在她腰上怎樣，她一定會給她。

她對鏡子最後照了一照，便出門轉向碼頭那邊，望着鳳凰公園走去。這時強烈的日光照得滿街格外的分明。壓在重大的草堆底下的馬一點不覺重量似的拉着牠們的貨物。那些身材高大，臉兒赤紫的趕馬夫很自在的向後倚着，他們的硬頂帽子高高的掀在額角上，他們的眼睛對着日光眯着細縫。市街的電車亮得像大寶石似的不絕的飛過，一輛輛遊客的汽車也急急的在大街上奔馳，那些臉上笑嘻嘻的，坐在車前的馬夫一顛一顛的過去的時候，都向瑪麗擠眉弄眼睛。這些人在街上來來往往好像都很滿足，都很高興似的。這時正是一點鐘，從各種公事房裏，店鋪子裏出來的許多年少的男男女女都急急忙忙的走去喫中飯；但是沒有一個少年

走得很急的，在他們低頭鑽進一升價錢便宜的飯館或一個更便宜的酒店去吃飯之先，總是很景仰的望瑪麗幾眼。河內的白鷗緩緩的迂遠的在空中盤旋，忽而下降，輕輕的在水面掠過，旋又用牠們輕巧，傾斜的翅膀翻向上來。每隔幾分鐘必有一艘滿載大木桶的貨船吹着氣像箭一般的向橋下射過。所有這些貨船都有很雅緻的名字。船上的人優遊自在的坐在那些大木桶上，一面吸着烟，一面你一句我一句的緩緩的談着天。頭頂上蔚藍的奇麗的天空無限的遙遠，水平線內充滿了光明與溫暖。瑪麗緩緩的走近公園。她很覺高興。有時一點黑影在她腦中一閃，但這黑影並不蒙蔽她心中的光明，反將牠烘托得額外的清淅。她願意她的裙子很長，可以輕輕的提起，如同在她前面走的那個女子：一手提着裙子，手腕上一隻金鍊的軟鑽低垂在那戴着潔白手套的手上，鍊子的每個啣接的地方都嵌着一塊藍色寶石，日光在這寶石上閃爍的跳躍。瑪麗希望有一隻細長的紅珊瑚的手鐲；也要一直掛到她的手掌，也要在日光裏看了很可愛的，她想這一定比那個女子戴的手

獨更好看。

〔九〕

她在公園裏走了一回。穿過路旁的欄杆可以看見許多花壇。這些花壇作成各種式樣——星形的，方形的，十字形的，圓形的，各色樣的花卉鋪陳出無數精巧的花樣。一個極大的星形，靠下兩個角尖裏兩堆嫣紅燦爛的鮮花，中心嵌着一堆很稠密，狼觸目的黃花。還有那些圓形的花壇，內部一圈套一圈的，每圈一個顏色。又有一種三圈一個顏色的相間着——三圈白的，三圈紫的，三圈橙黃的，一圈往裏小一圈直到最小的一點。瑪麗很想知道所有這些花名，但是她一見便知道的祇有天竺葵，和幾種玫瑰花，紫蘿蘭，莫忘草，如意花。許多新奇的她都不認識，而她對於牠們的感情與普通習見的種類程度不同。

她離開了那條大路，踱到草地上去徘徊。一霎之間那條大路便隱滅了，電車，汽車，自行車也不見了，好像這世界裏沒有這種東西似的。一大羣孩子一隊

一隊界限分得很清楚的玩着；每隊都有一個，有時兩個大人，姑娘或婦人，陪伴着。這些姑娘或婦人們有的展開四肢朝天臥在溫暖的草地上，有的背倚着樹幹讀小說，她們的周圍一羣孩子在那裏繞着灣兒，嚷着，笑着。這是一個充滿飄蕩的遮胸袋，與裹着黑襪統的小腿與清脆悅耳的聲音的世界。在這大空間這些小孩的聲音彷彿是非常的遼遠；這種可愛的，尖銳的聲音與在街上的，屋內的不同。屋內與街上的聲音震盪了空氣，散撞在牆上，房上，或街道上擊成回聲。但是在這外邊，這些嬌滴滴的聲音向那高深，稀薄的空氣中歡呼，一直衝向高處，遠處，漸漸的消散在樹頂上，雲端裏，直到寥廓風高的地方。這些小孩也受了這種縮小的影響；在這廣大的綠森森的草坡上他們的身材看去比他們原來的更覺渺小；那些樹尖在他們頭頂上晃動得很大，那些青草在他們腳底下飄搖得很闊，那個天空從遠遠的天邊將他們包圍了。他們的形骸不能妨害那自然的大體，他們的嘻笑不過是對於寂靜的一種細語，一點不能擾亂那廣大的恬靜，正如同一隻蚊子的翅膀輕輕的在

峭壁上飛撲。

瑪麗向前走去；幾頭母牛狼莊重的抬起牠們的好奇的臉面，待她走過後，牠們在她身後晃動牠們重大的腦袋。有一兩次五六隻野鹿突從樹林後飛奔出來，一見瑪麗驚得忽然站住了——注視了一會，又像疾風似的，很高興，很自由的，一蹶一跳的向前奔去了。這時一隻蝴蝶一左一右繞着圈兒的飛來——翅膀靠左撲十下，靠右撲二十下，於是又轉向左邊，有時她忽然繞了一圈，重新又折回到原路上，漫不經心的在日光裏疾飛。遠遠的一羣小鳥不偏不倚的在天空裏駛過——牠們知道牠們的目的地；這時忽有一隻小鳥脫離了羣衆，一陣高興獨自繞了一個大灣，重又加入牠的夥伴隊裏，於是牠們一同前進，前進，一直向那天邊前進。——你們這些敏捷的東西！ 喔，自由呀，快樂呀！ 從天上飛來的音樂！ 從濃厚的日光裏傳來的歡歌！ 幸福的遨遊者！ 你們飛得多麼快，多麼勇敢——上前，上前，直到那地面漸漸的消失不見，而那無邊無際的穹蒼，日光裏的深沈的幽靜與那大空的絨

默接待了你們！

瑪麗走到一棵樹旁，沿着樹的周圍有一圈木製的座位。她便在這裏坐下，望望寬曠的草場。遠遠的向前望去那土地漸漸向下傾斜成了許多土凹，又漸漸向上高起成了一個個土山。那些土凹裏的樹林祇露着碧綠的樹頂，而那遠的土山上的樹林看去是渺小的，極清楚的片面的黑影，有的是大片的，全體的樹林。近處的是些獨幹的樹本，每棵有牠孤立的樹影，樹枝之間湧出一縷縷的太陽光線；遍處都是青草綠葉，成千累萬的金黃色的小花，與無數的白雛菊。

她坐了一回，一個黑影從她身後一步一步的移向前來。她注視這影的長度與那種古怪的一搖一擺的移動。這影延到最長的時候便止住不動。她才知道有人站住了。看這影子的形像她知道是一個男子，但是這人緊挨着她，她又不願意抬頭。這時發出一個說話的聲音。這聲音的宏大有如海水的洶湧。

『噲，』 這個聲音說；『大姑兒，這多半天你在這裏做什麼哪？』

瑪麗的心裏忽然突突的一陣狂跳。她的胸膛有些容不了這膨脹的心的情形。她舉目一看。一個偉大的男子站在她的身旁：一手舉着，燃弄他的鬚鬚，一手狠隨便的耍着一根長手杖。他穿着便服，但是瑪麗立刻覺出這就是站在葛萊夫登十字路口指揮來往的車輛的那位高大的巡警。

[十]

那位巡警講了許多奇怪的事情給她聽。他告訴她鳳凰公園所以稱爲鳳凰公園的原故。動物院裏雖然有世上各種各樣的飛鳥，但是他不信那裏會找出一隻鳳凰來。現在他才想起，以先他從沒有想過要專誠調查這一類鳥，但是下次他再到動物院去倒要留心考察考察。說不定有那麼一天好日子，譬如說就是明天罷……這位姑兒會允許他（這是一種最可寶貴的特權）陪她到動物院去。他似乎很相信如今鳳凰已經絕種了——絕種言其是死盡；并且他一想到據一般人所說的這類鳥的性質狠怪僻，便以爲這鳥向來沒有真的存在，不過是一種神秘的生靈——神秘的生靈言其是一種莫須有的鳥，是一種神話。

他又告訴瑪麗這個公園是世上最大之中第三個，可是最美麗的。他這句話不但有本地新聞作證，本地新聞的意見也許因爲愛國而有什麼偏見——偏見就是背乎

實在的真理的意見——還有著名的英國報紙上許多可靠的證據，如同在答問報，珍報，披爾遜週刊上他找着一個有力的使人滿足的同樣的實證——同樣的實證言其他們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他又細說那些使瑪麗聽了懷疑的話，他用多少哩，多少碼，多少畝來說明這個公園的正確的大小，還有這裏面可以容納多少頭牛羊，假使這個公園作為牧場——作為牧場言其把牠變作草地；或者把牠變作莊稼，可以有多少經濟租田的主人——經濟租田這個名詞是一個深邃的——是一個奧妙的，困難的科學與社會學的名詞。

瑪麗差不多不敢舉目看他。這時一種不能自主的羞赧占領了她。她的兩眼不是竭力支撐，斷乎抬舉不起：牠們白在那裏向上翻騰，還不等舉到多高，便向旁邊閃縮，重又轉到下邊，落在她的膝上。她竟會坐在一個男子身旁的那種驚訝的思想溫熱了，驚動了她全體的血液，一霎時便熱烘烘的像火燒似的都湧上她的雙頰，旋又冷颼颼的一陣，寒顫着退了下去。她的垂下的雙目差不多被那靠近她身

旁的，彷彿兩根石柱子似的，穿着土維特絨布褲的雙膝給催眠着了。這一對膝蓋比她的一對高出許多，比她的謙讓不敢出頭的膝蓋長出有尺半多。她坐在那裏，兩膝向下傾斜，他的却一直凸出在前，好似她在博物館裏見過的神像的那雙堅硬不動的膝蓋一樣。他的一個巨大的膝上攔着一隻同樣大的大手。同時她的一手自然而然的也安放在她的膝上，她心裏抖抖縮縮的要想比較這兩手的不同。她自己的手很瘦小，皮色白得像雪，分量似乎很輕，一陣微風可以把牠吹起。她的手腕又纖小又柔弱，從這腕上的乳白色的表皮裏隱隱露出一根根淡藍色的迴血管。她正在注意她的手腕，心裏起了一個忽然的，感情的欲望。她希望有一隻紅珊瑚的手鐲在這腕上，或者一根打成扁圓片的白銀鍊子，或者就是一隻小綠珠子的兩絞絲鐲也可以。放在隔壁膝上的那隻大手比她自己的大三倍，這手的皮色被日光晒成了老花梨木的顏色。天氣的炎熱使那些粗大紫色的迴血管根根暴起成了一個個小疙瘩，一條條脊梁，橫過手背，蜿蜒下至手腕。這手的特別重量看去十分可怕，

她可以想像牠一把拉下了一隻公牛的堅強的頸子。他一邊對她說話，這手儘在那裏擺動，這手握緊了由花梨色變成慘白色，重新張開了又成了頑木不靈，盾牌似的一塊。

她心裏害羞因為她找不出一句話來談。她的字眼不幸忽然減少成了『是』與『不』兩個字，至多也不過變成一句膽小不敢出口的『真的』與『那個我不知道』的話。她想不出一句可以辯駁他那種滔滔不絕的大話，在平常她的舌頭又流利又宛轉像風吹鵝毛那樣的輕便易舉。然而他並不理會這種不作聲。他以為這樣是很對的，這是一個小女孩子對一個巡警的一種當然的敬禮。他喜歡這種敬禮因為這是幫助他覺得他的樣子有多大。他相信他有一種能力，無論在什麼時候，對那一位女子，永遠可以有一段很文雅的，津津有味談話。

過了一忽瑪麗站起來，畏縮的想要對他說聲再見。她希望走開，走到她自己的那間小屋，在那裏她可以看着自己，盤問自己。她要在憶想中體會那坐在一顆

樹下，一個男子身旁的她。她知道她能夠很精細的重新建造一個他，但是恐怕不能重新建造她自己。那時她站了起來，他也跟着站起，并且緊靠她的身旁，很自然的，步伐很整齊，因為那時已經無法可想，祇好向前走去。他依舊滔滔不絕的，興致勃勃的，很博學似的担負談話的責任。他高談政治，社會的重要事情，多多的解釋他滿肚子裏的奇異，高深的字眼。不久他們走到公園的最熱鬧的一處。小孩子們都停止了他們的嬉戲，睜圓眼睛看着那個小姑娘同那個大漢，他們的僕婦都瞪眼瞧着，嬉嬉的笑着，又滿心的羨慕。在這些視線之下瑪麗的步履頗受偏向旁去的爲難，這種偏向使她左避右閃的常常猛不防闖在她的同伴身上。這時她狠氣她自己，心裏又是害羞。她咬緊牙裝作狠自然的一直向前走，但不是他的肘子輕輕的碰了她的肩，便是他的手的擺動常常觸了她的上衣，真使她狼狽得不敢前進，她只得歛步在後，離他總有一臂之遙。如此觸碰了五六次，她恨不得一蹲身倒在草地上盡量的大哭一場。到了公園門口她忽然站住，鼓着沮喪中的勇氣

對他說了再見。而他却狠懇勸的懇求還要送她一程，她並沒有允許他，他便向她舉一舉帽（她雖然在苦痛中，但是恍忽間依然能注意這是從來第一次一個男子暴露在她面前。）她一路向前走去，覺得他的兩眼還不住的跟隨她，因此她的倉皇的步履急得差不多飛跑了。她癡心的希望她的衣服比現在的長些——那條假邊！假使她手裏能抓着一條裙子，祇要抓着一點東西，便能使她鎮定。她惟恐他在那裏批評她的裙子的短小與沒規矩的踝骨。

他略略站一會，他的大臉上帶着笑容望着她的後影。他知道她知道他在那裏看她，他一邊站着，一邊從他衣袋內拉出他的手來摸摸，理理他的鬚鬚。他有一嘴紅色鬚鬚；很稠密，但是剪得短短的，方方的，一根根堅硬得好像鐵絲似的挺立在他的嘴唇上。人都以為一碰牠便要折的，可是牠從沒有折過。

〔十一〕

那天晚上莫須有太太回家來身子似乎狠疲倦，她抱怨她在奧康諾太太家的工作比她以先做過的幾家都辛苦。她歷舉那家的許多房間：那些鋪着地毯的屋子裏四邊露着的地板都得上蜂蠟；其餘的，祇有一部分鋪着小塊的毛氈的，滿得要上蠟；樓上的幾間都沒有鋪地毯，也沒有鋪氈子，因此得用水刷洗：地窖子裏一共有兩間鋪紅磚的廚房，一間碗盪的貯藏室都得打掃。那位女主人特別注意掃除板壁和門窗。樓梯的上半截是光着的，得要從上擦下來，底下的半截通那條夾道，鋪着一條窄長的地毯，兩旁都用銅條按着；兩邊露着的地板也得上蠟，銅條又得用油擦。還有這裏，那裏，滿屋子裏盡是些用不着的，討厭的銅器。這一家內除了奧康諾太太和她兩個姊妹以外還有四個孩子，所以洗濯的東西簡直接連不斷的，多得可怕。

在吃茶的工夫莫須有太太又記起那家客廳裏的壁爐架上與鋼琴頂上的各種擺設。壁架的一端立着一個盜製的牧羊女，手裏挽着一籃花，那一端上也有與牠同樣的，絲毫不差的一個。架的中間是一隻有斑點的大理石的大自鳴鐘，鐘頂上駕着一所穹頂的小屋，面前有兩根歌林多式的石柱，屋頂上又立着一位弓箭手，一手挽着一張弓——弓箭手的上面便沒有別的東西，因為那裏沒有餘地了。這些東西的每個空當裏立着一個個小的鑲着鏡框的奧康諾太太的家屬的相片。所有這些東西的背後有一面刻玻璃鏡，鏡的兩旁是斜坡的，左右都有許多層木架。每層上都擺着一隻茶杯或一隻碟子或一隻瓷碗。壁爐的左首掛着一張金屬製成的畫片，片上是一個少女，穿一件天藍色的長衣，跨着很清楚的一級級的石階，渡過一條窄小的但是急流的小河片之中央飾着一頭牛，地平線上是兩隻白羊，一隻棕色狗，一個噴水泉和一個日規。壁爐的右首是一個少年，穿一件紫紅外套和一條黃色，齊膝的半截短褲，臂下挾着一頂三角帽，他也在渡一條小河，情形同對面的是一模一

樣的，并且他的配景也是同樣的紊亂。每堵牆上有三張畫片——屋內共有九張；三張畫的是羊，三張是戰爭；兩張是神畫，是兩個形容憔悴的人各自坐在一個特別令人絕望的荒野上（每塊荒野上有一棵仙人掌同一隻駱駝）。這兩人中的一個很注意的凝視着一個骷髏，那一個卻在竭力迴避一個不大表緻的婦人，婦人身上穿着一件太露肉的白色長衣：長衣上部隱約露出一截胸膛——大概這就是那人竭力迴避的緣故。最末一張畫片是一個小女孩子坐在一把太師椅內，好像很有學問似的在那裏讀一部本子厚大的聖經：她戴着她祖母的帽子，還戴着一副眼鏡，樣子很可愛却很莊重；她的一旁坐着一個挺胸凸肚的洋娃娃，地板上一隻小貓專心一志的在追逐一個絨線球。

以上這些東西都是莫須有太太講給她女兒聽的，她又講到那地毯也許是在土耳其或旁處織的，那碗櫃大約不是花梨木，那些椅子腳與有的桌子腿因為受過震動都得了軟脚病，那些淡黃色的窗簾，內加一層毛織厚窗簾，外加一層百葉窗。還有

一個鹿頭立在門的木架上，這個大約是他們家裏的人在夢中射得的，還有幾只銀盃子放在這獵得品的側面，大概是錫製的。

莫須有太太又用一種刻薄的口氣，她雖然刻薄但還不敢十分放肆，批評那家主人的模樣，品性。她有一個毛髮茸茸的下巴，莫須有太太說：她有一嘴露牙與一種笨笑，往往人都早已知道他們的事情應該怎樣做，她還要刺刺不休的叮囑他們怎麼做。除了這種絮煩她什麼也不說。——這位太太讓她給洗五間房間，一長條樓梯，所給的胰子沒有普通人家給的多，但是，也許，有人和她熟悉了，可以知道她並不是惡意。

瑪麗突如其來的，問她媽有沒有女子嫁給巡警的，並且當巡警的是不是好人？她媽回答說大家所以都要找巡警做丈夫却有許多層理由，——第一層，他們是體格魁偉的男子，體格魁偉模樣總是好看的；第二層，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他們的尊嚴當然是無可疑的；第三層，當巡警的薪水可以滿足無論那一個家庭，祇

要這家沒有不需要的，過分的浪費；並且他的薪水之外常有各種補助的方法，這種方法人們在談話裏隱約提起的：第四層，一個巡警受了許多年的訓練或者可以成一個很好很順從的丈夫。在莫須有太太個人的意見並不羨慕巡警——他們太自私，他們不斷的捉拿罪犯，不斷的與罪犯接近，他們自己的道德未免也會墜落；並且，因為某種女子十分傾佩他們，他們的道德不斷的常受妨害，給這樣人當妻子須要竭力從那些狡猾的，糾纏不休的女性隊裏保全她的丈夫，真要把人累成影子了。

瑪麗說她想假使有別的女子愛一個人的丈夫也是佳事，但是她媽却不贊成這句話，她說這種女子一點不是真情，她們無非是要滿足一種愚笨，過甚的傲慢與要加苦痛給那些正經的，已婚的婦人罷了。總之，一個巡警並不是結婚的理想人物。他回家總沒有準時候的，不免時時要提心吊胆，這種情形對於治理家務不甚相宜；況且，假使一個人在家裏老是心神不定，一切規則與一切真正的家庭生活全都廢了。為一件事不能不說他們是好的——他們都愛小孩子。但是，從全體看來做

書記的比較算是一位好丈夫：他的時間是準的，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他在什麼地方，這樣也就使人安心了。

瑪麗急於要將白天的冒險告訴給人聽，但是她對於她媽雖然向來沒有秘密，這件事情她可不能告訴她。有些原因——也許因為年齡的不同，還有一種害羞——使她不便開口。她希望她能認識一個與她同歲的，和善的姑娘，或者還比她年輕些，她便可以對着她的樂聽的耳朵訴說她的故事。一面背誦，一面可以互相緊緊的擁抱，她又可以過甚其辭的形容那鬚鬚，頭髮，眼睛等無數的瑣碎東西，對於這種東西的趣味老年人心裏是不希罕的。

她媽說她身上覺得不狠舒服。她並不知道什麼緣故，不過好像比她可以記憶的許久以前累的更利害。滿身筋骨酸痛，四肢發冷，她頭髮朝後梳時，頭皮都有點隱痛；所以她今天上牀比往常格外早。至於瑪麗，往常睡覺的時間早已過了，她還蹲在地板上，在幾塊未冷的煤塊之前。她瞅着那紅光，細嚼快樂的幻像與不

能實現的奇怪東西；這些幻像卻溫熱了她的血，舉起了她的心，將她放在一雙輕飄，顫抖的翅膀上；她耳內聽見一種歌聲，這種歌聲使她永遠聽不厭的。

〔十二〕

莫須有太太多睡一覺之後，第二天早晨覺得舒服得多。不過用刷子刷頭髮的時候頭皮裏隱約還覺微痛，她精神有點疲乏，雖然，還不至於像生病那樣利害。她女兒在那裏預備早餐。她在牀中坐了起來，又像往常那樣開了話匣子。她說她有一種感覺，覺得她的兄弟伯德哥總有一天會從美洲跑回來，並且知道他一回到本國，立刻便會來找他的親戚，還要將他在那富有的國家所積蓄的錢財分給她們。她記得他從前的大量，雖然他那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假使碟子裏祇剩半塊山芋或盤子裏祇剩一片面包，他總說『不要了』。她愛講他的相貌好，精神活潑與他所講，所做的奇事。當然的，伯德哥時時有機會可以結婚，可以在美洲組織家庭，果真如此，那就是他好久沒有來信的緣故了。做妻子的常常是一個男子與他朋友中間的一層障礙，這個女子可以用種種方法禁止伯德哥將好東西分給他的親姊妹同

她的孩子。這種人就在愛爾蘭也是有的，一個人越是多聽美洲的情形，越不知道那地方的奇怪的人會做出什麼事情來。她常常有這個念頭，她自己願意到那邊去，真的，假使她有一點錢，她便不管三七念一，打起鋪蓋，明天馬上動身到美國。那邊可以有很好的生活，需要女子的地方很多，做女僕的，做妻子的。并且，這是人所共知的，美國人都愛愛爾蘭人，所以剛去時候要找點事情做一點不難的。她心裏越想到奧康諾太太，她要搬到外國去的心思越利害。現在她雖然還沒有說奧康諾太太的壞話，但是這是事實，她頰上長的一個瘤，又是露着一嘴牙。這兩種壞處假使祇有一種也還說得過去，如今兩種都有，她想這確是表示一種惡性；但是也許這個婦人應該受人憐憫的：也許在她自己是一個好人，可是又有胰子的问题，並且她最喜歡發種種不必要的命令。無論如何，好在日久見人心，况且，主顧又是這樣少，一個人總不該同自己的飯碗為難的。

開門聲與樓梯上渾重的脚步聲便把莫須有太太從床上轟了下來，她急急的穿上

衣服。五分鐘之內她把衣服完全穿好，她吻了她女兒的三吻，便逃下樓來，出門做工去了。

瑪麗得了她媽的允許，她可以隨意處置她媽在禮拜天穿的那條裙上的黑絨邊，所以她費一點工夫把她拆下來，又把她刷淨了。可惜已經是沒有像她希望的那樣新，有幾處已經擦傷了，磨光了，絨頭差不多沒有了，但是別的部分依然是好好的，她剪去了損壞的部分，把好的部分細細的用針聯起來，結果她製成一條很適用的腰帶。做完腰帶她便穿上試試怎樣，看了很得意。但是立刻又嫌著她頭髮的古板，她用手輕輕的把她捲起，捲成兩個鬚曲的小圈，一邊一個緊帖在兩耳上，還有兩三個極小的小圈在她前額飄着。她帶上帽子，偷偷的出去，放輕脚步，惟恐她出去時，屋內有人在門縫裏窺探。她竭力的放輕脚步，但是那些光着的，堅硬的樓梯上走一步，響一聲，所以她到末了祇得飛跑出去。不敢回頭，惟恐有人在看著她。她一路走心裏總是懷着鬼胎，她設法安慰自己，很確實的對自己說她並

沒有做錯什麼事。她又很誠實的對自己說她要到聖士蒂芬公園去看看那些鴨子，花壇與鱧魚，但是她走近碼頭，她臉上一陣緋紅，身子便向右轉，急急的望着鳳凰公園走去。她心裏原說她不進去，祇於在河邊走走，走過鳥橋，回到栗薇河的對岸，上聖士蒂芬公園的。但是她一見大門裏那條照滿陽光，閃閃作亮的大路，又想不妨進去一點看看欄杆後的花朵。她跨進門檻，大門外的售報室後走出一個高大個兒跟着她走。她走近花壇止步看花時，那個高大個兒也站住了不走，她看完花又向前走，牠也緊追着前走。瑪麗走過了哥夫石像，又轉回那草地與樹林裏走去，到了這裏那個高大兒便放大了脚步。在草地的中間一個大的黑影一搖一擺的越出她的肩膀前面，她一路走着逼着氣，一心注意那黑影變成奇怪的一聳一聳，急急的移向前來。不一忽，草地上遲重的脚步聲驅逐了所有關於黑影的念頭，於是一個喜悅的聲音射進了她的耳內，那個高大的巡警已經站在她的身旁。他們兩人站立了幾分鐘，行禮，道歉及解釋，於是他們緩緩的在日光裏並着走起來。無論

那裏祇要有一棵樹，上面總有花朵。每棵樹上都有一羣小鳥擁擠着，用一種突然的尖脆聲，很響亮，很可愛的齊聲唱着清脆，同樣的調子，但是空地上的那種寂靜更可驚奇；那裏沒有鳥聲夾雜在瑪麗與那個深沉的聲音之間，沒有樹影吞沒他倆的黑影；這時陽光非常的和暖，空氣非常的清新，山上吹來輕輕一陣微風是一種溫暖柔和的風。

〔十三〕

自從那天之後瑪麗不斷的遇見她那位新朋友。不知怎的，無論她到那裏，他總是離她不遠的；他好像是從空中掉下來似的——有時她獨自看着來往的人們，馳驅的車馬與人羣擁擠的，輝煌燦爛的商店的窗子，就有隆隆的大聲從上落下來罩住她，與一個龐大的形體徐徐的在她身旁走着。他兩次帶她上飯館去吃飯。以前她從沒有上過飯館，她疑心這許是仙界了。飯廳上用許多小電燈照得模糊半明的，那些美麗，潔淨的飯桌，新奇的食物與打扮得齊整的侍女們，一個個舉動很敏捷，很伶俐，臉上狠莊重但是又慇懃——這種種都使她十分驚奇。她看見飯館裏的姑娘們雖然裝着莊重，慇懃的樣子，卻十分注意她和那個高大的男子。她覺得他們都在羨慕她有這樣一個威風的朋友侍候她。她在街上也覺出有許多人都注意他們兩人，但是，因為留心聽他滔滔不絕的話，便沒有心去注意這些人，雖然是應該

的。

他們兩人不到公園去的時候，便去找最僻靜的街道，或到城外去沿着多德河向上走去。多德河的沿岸有幾處風景極好的地方：那些害羞似的小水灣與池潭時時有一個小瀑布與一片寬闊平靜的水面，日光在這水面上照得如同白銀一般。沿岸的綠草長得非常茂盛，當這時令，岸上爲日光所燻，這確是一塊閑坐的好地方。她想她坐在那裏看着明亮的河水，聽着坐在她身旁的洪大的聲音，可以永久不厭。

他告訴她關於他自身的與他同伴——那些與他同樣大的男子——的事情。她可以瞧見他們緩緩的，很有勇氣的在他們營場上走，排隊出去運動或體操或上課。她奇怪他們不知學習些什麼，誰那樣無禮敢教這樣大的大人，他們要是忘了他們的功課，不知道要不要挨打？他告訴她每天他的職務，那時上班，那時下班，早晨那時起牀，晚上那時上牀。

他告訴她晚上的職務，描寫那些闕無人影的街道，聽得她毛骨聳然的……十分

深沉的黑暗裏，萬籟無聲，祇有那比白天千百倍響的脚步聲，一聲聲踏在淒涼寂靜的街路上，漸遠漸小以至於極微極尖脆的清晰。她又瞧見那些包圍在黑暗裏的小巷，窄路。一兩個行人毫無目的的在那些冷靜的街上疾走，他們竭力設法走得舒泰些，因為怕他們雷響似的脚步声，他們屈身在這廣大的城市裏，緊縮的戰慄的都在那些瘦小的屋子旁。成千累萬的黑屋子，每間都像死一般的沈寂，每間好像都在等着，聽着清早的來臨，每間都充滿着男和女，他們一個個都睡得狠安穩，因為有他在外面來往的巡查。他打起燈籠照照店舖的窗子，摸摸各家的門戶，恐怕牠們沒有關上。

從極遠的地方時時傳來一種噠，噠，噠的脚步聲，一種遙遠，微細的聲音，有時漸漸消滅反應到旁的街上，有時鏗，鏗，鏗的走問他站的地方來，這聲音便漸高清楚漸響亮，響了又響的變成兩三個回聲；那時候他深深的退到一家門洞裏，仔細瞧瞧這深更半夜還有誰出來——那人便帶着非常的使命走去了，他的脚步向着極遠

的地方走下去，直到他走的最後的回聲與最後的微細的震動旋轉到了寂靜。時時有一隻貓狼小心的躲在鐵欄杆上，或一隻迷路的狗驚慌的偷着在路上走，無論燈光底下，黑暗地裏，到處都拏鼻子嗅嗅，只不作聲，又餓又著急。他告訴她許多故事，那種令人驚駭的故事，講到打仗與詭計，一生專弄詭計的男女，除了偷盜和強橫不知別的事情的人們；天生會偷盜的人們，專靠詭計和偷摸吃喝的人們，用騙術結婚的，由古怪，低陋的路徑走到死境的人們。他又告訴她許多故事；兩個饑餓的男子，被盜的水手與一段有趣的笑話，講一個薙髮匠有兩個母親。他又告訴她八個機器匠，半夜裏偷魚的老太太與他釋放的男子的故事。他又告訴她一段可怕的故事，他在一間小屋內同五個男子決鬥，他又指給她看壓在帽子底下的大黑疤與他脖子上的幾條傷痕，這些都是被瓶塊扎破的，還有他的手腕上是被一個意大利的瘋子用尖刀戮傷的。

雖然他永遠說着話，並非永遠說他自己。

從他的談話裏引出一大串問話來

——瑣碎微細的問題從他的故事裏滾出來鑽入她的生命裏。狠巧妙的，自然的，自動的問題祇有女孩子可以領會那發生這些問題的用意。他問她的姓名，她的地址，她母親的名字，她父親的名字；她有沒有別的親戚，她已經做事了沒有，她奉什麼宗教，她離開學校很久了嗎，她母親的職業是什麼？所有這些問話瑪麗都很高興的，誠實的答復了。她知道每個問題的來臨并且預料問題背後的個人的好奇，她對於這些都很高興。她也愛問他的個人的，切己的問題，關於他的父母，他的弟兄，他的姊妹，他所禱的時候說什麼話，他有沒有同旁的女子走過，如果有，他曾對她們說些什麼，還有，實在，究竟他以爲她怎麼樣？她關於這種種的好奇心是很多，很熱烈，但是她連提都沒有膽量提。

有一個問題他屢次問到她，而她屢次閃開的——她躲避牠好像這是一個恐懼似的——這個問題就是『她母親的職業是什麼？』她實在不好說她母親是一個做散工的女僕。這樣說總有點不妥當。她忽然對於這種職業懊惱起來，羞恥起來。

這是一種最下賤的職業。這似乎是一種最卑鄙的職業，人人都可以做的；直到這個問題用各種方法提出之後，她不能再不答復了，但是她隱藏了事實——瑪麗對他說了一句謊話。她說她的母親是一個裁縫。

〔十四〕

一天晚上莫須有太太回家來精神很不好。她又懊惱起來爲什麼她這樣頭痛，這樣疲倦。她說要她提水這件事情最麻煩不過。並不是她提不了，實在她按不下心去做這件事。支配她意志的機關彷彿暫時不在她腦裏。用兩手使勁按在一個拖布上，把牠絞成螺旋形，絞得牠乾乾的，這件事情假使她願意幹，她覺得她能幹的，可是她心裏真不願意做。這些事情雖然在她手裏正做着，覺得很奇怪，離她狠遠似的。那個水桶，雖然她的手不久還在那裏面浸著的，不知怎麼，好像離得老遠的。要拿起那塊放在水桶旁的胰子來，得用一條比一臂遠要長的胳膊才能殼得到。洗完了，磨完了一方地板再要去殼那沒有洗過的地方怎麼樣身子可以不移動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這樣疲乏使她吃一驚。她的頭痛，雖然不輕，倒不在乎。人人都有頭痛腰酸挫筋等小毛病，但是這種莫名其妙的疲倦與稍微使點動

都不情願的情形狠使她吃驚。

瑪麗哄她出去看看那些到麗華戲院去的人。她說今天有一個名角在那裏演戲，所有都白林的女子，甚至於從老遠的地方都來看他，現在立刻就去也許可以趕上看見他坐在汽車內停到戲院的後門，那時她們可以仔細留心他從車裏出來走進戲院去。莫須有太太聽了這些消息便從她那種異乎尋常的冷淡之中一時高興起來。

自從吃茶以來她便坐在那裏（不像平常那樣筆直，那樣指手畫脚的，但是腰駝背屈的癡着）兩眼注視練乳罐外的一滴牛乳。她說了她想出去看看那位大名鼎鼎的戲子，雖然她不知道爲什麼所有的女子都像發瘋似的要去看他，但是不一會工夫她又回復她那種腰駝背屈的樣子，又收回她的視線到那個練乳罐上。瑪麗有點費事的將她放倒在床上，她們兩人互相摟抱了一回，她便很快的睡着了。

瑪麗爲她母親的病痛心裏不免有點煩悶，但是向來在一個病人沒有死象之前旁人總是不容易相信他病勢的利害，所以這件事情不久也就在她腦中消滅了。況且

她腦中又裝滿了對話的許多雜碎的影像，這事更容易消滅得影跡無蹤了。

瑪麗見她媽睡得很平安，便帶上帽子出去。在她當時的心境裏她願意找個冷落的地方走，這種冷落祇於在人羣裏找得出來，她還願意找點可以分心的事情。她近來所過的日子充滿了冒險，連那樓頂上的小屋不但使她厭惡，并且要使她發瘋，她媽的急促，困難的呼吸擾亂她的心思。屋子裏的破亂傢俱她眼裏覺得醜極了，那塊不鋪地毯的樓板與那沒有遮蔽的沾污了的灰牆使她滿心的不高興。

她走出門去，不多一會便做了人羣裏的一份子，這些人每夜都是來來往往的，從羅登達到撒克維爾街的寬闊的路上，走過夏康內爾橋，到威斯莫蘭街，經過三一學院，又穿過燈火輝煌的葛萊夫登大街到聖士蒂芬公園門口的浮雲里石門。從晚上七點半起都白林的少年一個個興高采烈的在這裏過來過去。有時成羣結隊的少女們蹺蹺跳跳的跳過，每個都是嘻笑的化身。離她們不遠一羣少年偷偷藏藏的品頭題足的跟在後面。不等到走到橋邊他們彼此便已熟識，有幾個僥倖的配上對

了。但是通常都是成對兒走的。在頭天晚上訂的約，每條街上都充滿了快活的無心無事的少年與少女——他們並非真正要求配偶，不過是享受些交新朋友的趣味，在這裏將老話裝裝新瓶子裏，舊笑話變成新笑話，人人都是活潑的，除了他的同伴對誰也不講禮貌，他們對面遇見的或交身過的，或趕上他們而在他們面前經過的都是他們戲弄，嘲笑的目的物，同時返過身來，他們自己也是供給後來的每對的暫時取樂和談話的資料。時時有在半途停步的，經過一番很有禮貌的紹介之後，結果又重新配搭成了幾對新配偶。他們分手的時候掉過頭來笑着說『明天晚上』或『星期四』或『星期五』這一類話，表示對於那個舊的伴侶並沒有完全拋棄；於是他們各自前進。

在這些人羣裏瑪麗急急的走過了。她知道假使她走得慢些，便有那祇於修飾一部分的男子會突然問她自從上星期四以來她做過些什麼事情？會把她算爲嘉德愛倫介紹給與他模樣相同的六個少年，這六個少年便很溫和的笑着，站着成一個六

尺的半圓形。這種情形她以先曾經逢着過一次，她逃走的時候那六個少年便在她背後『汪，汪，汪』的學狗叫，同時那第七個少年狠起勁的高聲的『苗，苗，苗』學貓叫。

她站了一會看看人們紛紛的擁擠到麗華戲院裏去。有的坐汽車來的，有的坐馬車。許多像出殯用的轎車將那些沉重的莊嚴的人們寄存到那個玻璃頂的門洞裏去。那些馳騁的汽車在橡皮輪子上嗚嗚的叫着，車內載着穿夜禮服的先生們與肩勝上輕輕漂着絲織圍巾的仕女們，此外還有接連不斷的行人在道上奔湧。瑪麗掩在對面一家門洞裏瞧着這些歡樂活潑的人們。她狠天真的羨慕他們，心裏念着那個高大的巡警不知會不會請她一同到戲院子去，如果請她，她媽會不會讓她去。她想她媽不會讓她去的，但是她迷糊的覺得果真她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喜悅的邀請，她有把握會想法子出去的。她正夢想假使有這樣的款待，打算要把她那件最好的外套好好的改造一下，正在這時，她恍忽看見葛萊夫登街的轉灣角上露出一個高大

個兒漸漸的向戲院走來。這人就是他，她心裏樂得直跳。她但願他不會看見她，又願意他能夠看見她，身上忽然一陣冷戰，她看見他並不是一個人。一個年輕，肥胖，兩頰微紅的姑娘旁着他。他們漸漸的過來，那個姑娘伸手去挽着他的手臂，說了幾句話。他彎下身去湊近她答覆她的話，她對他嫣然的一笑。接連很快的交談了幾句，他們兩人一齊笑了起來，於是他們消失到那扇賣兩個半先令一張票的門裏了。

瑪麗縮回到那個門洞裏。她起了一個怪想好像人人都要看她，人人都懷着惡意的笑她。過了幾分鐘她走了出來，忽忽的走回家去。這時她耳內聽不見街上的嘈雜聲音，眼裏看不見遊行的人羣。她走路時臉兒朝下，在她草帽的闊沿之下，一雙眼睛注着兩包酸淚，這種眼淚向來沒有流過。

〔十五〕

第二天早上她媽身體不見得好。她也不想起牀，就是聽見隔壁屋裏那個男

子早晨起來下樓梯的脚步聲都不注意。瑪麗幾次三番的叫醒她，但每次說完了

『嘔，寶貝，』她又昏昏的迷糊過去了，這種迷糊並非睡覺，實在是昏迷。她的老象牙色的焦黃的臉子薄薄上了一層顏色；她的兩片薄嘴唇鬆鬆的張着，略有點豐肥，所以瑪麗覺得她病時倒比健時好看些；但那擱在一牀粗毛氈上的乾蕪胳膊看去不但消瘦，簡直是枯乾，那隻手比向來更黃，更像一個爪子了。

瑪麗照常把早茶放在牀上，又把她媽叫醒了，她媽望空楞了一會，用胳膊肘子支起她的身子，於是毅然的決心一下，在牀中坐起來，竭力把心按在她的早茶上。她一日氣喝了兩杯茶，但那面包，她覺得嘴裏無味吞了一口之後，便把牠放在一旁

了。

「我一點不知道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一點也不知道，」她說。

「媽也許是着冷，」瑪麗回答說。

「我臉上難看不難看，現在？」

瑪麗細細端詳一下。

「不，」她回答說，「你臉上的顏色倒比平常紅些，你的眼睛很亮。我看你的樣子很好。你心裏覺得怎麼樣？」

「我不覺怎麼樣，祇是暈。你把那面鏡子遞給我，寶貝，我瞧瞧我什麼樣子。」

瑪麗從牆上摘下那面鏡子遞給她。

「我臉上一點不難看。帶點兒顏色於我總是合式的。可是，你看我的舌頭，舌苔厚極了；完全是一個壞舌頭。瑪麗，你外婆臨死時的舌頭正是這個樣子。」

『媽有什麼難受沒有？』她女兒說。

『沒有，寶貝；就覺額前嗡嗡的彷彿有件東西轉得很快似的，害得我兩眼好累，我的腦袋彷彿有雙倍重。把這鏡子拿去掛上。我試試睡一覺看，也許醒來能好些。你給出去買點牛肉，我們煮點牛肉茶喝。吃了也許於我好一點。我那裙子袋裏的錢口袋拿來給我。』

瑪麗找着了錢袋拿到牀邊。她媽打開來拿出了一個頂針，一條靴帶，五個鈕子，一個六便士的銀角子，在外又一便士。她把六便士的銀角給了瑪麗。

『買半磅腿上的肉』，她說，『還剩下四便士買面包同茶葉；不要這樣罷，把那四便士也帶着，到肉鋪裏花二便士買半磅零塊的牛肉，買兩便士一罐煉乳，這是四便士了，還要一便士半的面包，一便士的茶葉，這是六便士半了，再把剩下的半便士買葱，回頭放在牛肉茶裏。不要忘記了，寶貝，肉要挑瘦的；那夥人們常要搭幾塊肉皮肉骨頭。告訴他這是給你媽煮牛肉茶的，說我在這裏不好過。替我』

問克文太太好；她好久不到肉舖裏來了。我現在要睡覺。無論怎麼樣我明天總得去作工，因為家裏一個大也沒有了。快點回來，寶貝，愈快愈好。」

瑪麗穿上衣服出門去買這些食物，但是她不馬上就買。她到了街上忽然轉過身來，兩手緊握着作一種失望的動作，急急望那反對的方向走去。她轉到旁的街上到那公園的門口。她的兩手忽而緊握，忽而鬆放，心裏着實不耐煩的樣子，兩隻眼睛不住的東瞅西瞧，在幾個過路的人間射來射去宛似兩盞燈籠。她進了公園門，走到那條正中的大路，她在這裏脚步漸漸的放緩了：她並沒有看見欄杆後的花壇，甚至將世界浴在光榮裏的日光也沒有看見。走到紀念碑前她偷眼瞧了瞧她已經走過的路上——看見沒有人跟在她背後。她又轉到草地上，在樹底下獨自徘徊，這些樹她也沒有看見，連那上至土堆下至土凹的斜坡都沒有注意。偶然間，她的零碎的思想中記起她媽病在家裏，等着她女兒帶食物回去，她這樣想起時，便很驚慌的兩手緊握在一起，立刻將這念頭驅逐了。——一種暫時的念頭，她竟會恨

她的母親。

她離開公園時已經將近五點鐘。她頹喪的昏迷的走着。在她很熟悉的範圍內這裏走走，那裏走走，走了總有好幾個鐘點，愈走愈任性愈沒有目的了。這時太陽已經下去，一種蒼色的薄暮降落到田野裏；一陣小風沿草吹去吹得瑟瑟作響，有的搖動了那些輕細的樹枝，使這薄暮生出一種陰寒蕭條的景象。她走出大門陡覺寒氣侵骨，但是記起她媽來，便急急跑回家去。這時她忘記了在樹林裏的尋訪，一心專想她進屋去的時候她媽必要說什麼話，與一雙申斥，驚愕的眼睛怎樣的瞪她，想起來不免又羞又懼。她有什麼話可說呢？她想不出一句來。這樣無端的，冷血的，難以解釋的疎忽她怎麼可以辯護呢？

她帶了食物爬上回聲的樓梯，站在門外輕輕的哭泣起來。她不願開門。她可以想像她媽這時必是頭昏目眩的坐在牀中，懷疑，惱怒，驚懼，揣想意外和恐怖，當她進去時；這時她陡然起一個衝動，心想輕輕的把門開了，進去放下食物，

逃下樓梯，出去無論到天涯地角，永遠不再回來。結果她只得撐開了門把身子挨了進去。這時她臉上發燒，眼裏冒火，望出來什麼也看不見。她不對那張牀看，直衝衝到火爐旁邊，用了十二分的忍耐去收拾那煤火。她倔強了一會，猛然扭過身來，等候無論發生什麼，準備破口大罵，準備咆哮，却不料她媽很安靜的睡在那裏。她睡得極酣，這時一種重的，完全真的苦痛從瑪麗心內發生。她的十個手指飛也似的忙着預備牛肉茶。她也忘記了她要去會見的那個男子。她很想將兩臂緊緊的去抱住她媽。她要輕輕的對她說幾句哄孩子的話，把她摟在懷裏搖着，哼着小調，吻她撫摩她的臉兒。

〔十六〕

她媽依然不見得好。祇有逐漸見壞。除了她所抱怨的形容憔悴之外，又加大燒大冷，還有眉梁裏一陣陣抽筋似的發痛使她時時頭暈，眼睛看不見東西。一陣陣頭暈暈得她不能起立。她全身的重心彷彿是壞了，她站起來想要走幾步，身子總是偏向旁去，勉強掙紮着要走到門邊，但是不由自主的跛向至少離門四尺遠的左邊。瑪麗扶她回到牀上，她躺了一會，注視她面前無數的平行線好像織布似的奔命的穿來穿去，這些平行線過了一會互相纏繞，繞了又繞，繞成極紊亂複雜的花樣使她一看便要頭痛。

所有這些東西她都形容給她女兒聽；她摹仿正在她面前織着的花樣有如此的精細，使瑪麗差不多可以看見了。她又講論這病情的因果，又解釋那使她發燒發寒的熱度和冷度，與痛的擴張擴張到了可怕的最高一點，便漸漸緩和下來，及至緩和

到了最輕時，又像一個橡皮槌子扎了一下似的。她們兩人誰也沒有想到請醫生。在這種情形內醫生是不大請的，連想都不大想到。一個人生病都是根據某種牢不可破的，規定的，不能克服的定律，要反抗這種定律乃是戩子，一個人病好了，沒有別的原因，祇因為總不能病一輩子。疾病偷偷的侵入健康正如同黑夜慢慢的鑽進白天一樣，自然有一種確定的方法可以療治她的病症，這種方法祇於做醫生的要來橫加干涉。並且醫生給人治病還希望報酬——出了意外的，可笑的奢望。那些在平常還不穀供給一位麵包司務的人，病的時候當然更沒有力量去酬謝一位醫生了。

莫須有太太雖然病着，但是她很為生存的實際問題着急。她的最後的七便士買了食物早已吃得忘記了。第二天，第三天，以至後來無窮盡的日子的生命的需要一齊都擁上前來吵着要求立刻的注意。那位房東的幽靈坐在她牀邊勒索房租，惡狠狠的威嚇她不給錢便叫搬走，兩者之中聽她自便。還有麵包司務，肉舖掌

櫃，雜貨店老班的惡鬼都在房角裏磨牙側目的吵鬧。

每天瑪麗總要帶點東西到當舖去。她們靠着她們唯一的資本——她們屋內的破爛傢具——暫時活了幾天。祇要稍有一點價值的東西都已賣光了。瑪麗的幾件衣服殼她們活了六天。她媽禮拜天穿的裙子又養了她們一天。一牀粗毛氈與一個破臉盆架維持她們不至於餓死。一個水瓶和一條油布暫時敲了敲豺狼似的牙齒便沒有了。那掛窗簾還不殼攪擾那餓透了的肚子。

結果那間屋子弄得精光如同曠野一般，差不多不堪居住了。沒有傢具的屋子真是一個鬼怪的地方。屋內發的聲音也是怪聲怪調的，連說話的聲音都沒有一點人氣，變成一種淒涼，空洞的回聲，這種空洞的回聲頗有點冬天的冰霜的色彩。再沒有別的聲音像一間空房子裏的回聲那樣死寂，那樣沉悶，那樣頹喪。躺在牀上的瘦小婦人看去倒還不比她的屋子瘦小，到這時屋內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往當舖裏或舊貨攤上送了。

奧康諾太太寄來一張明信片用一種照例對於一種通信的命令口氣，叫莫須有太太明天早晨八點以前到她那邊去。莫須有太太讀了這封信長嘆了一聲。這信就是工作，飯糧和贖回家用的什物，她知道明天早晨她決不能起牀的。她躺着想了一回，於是喚她女兒過來。

「囡」，她說，「明天早晨你到這地方去一趨試試，你能做什麼便做什麼。告訴奧康諾太太我現在病着，說你是我的女兒可以幫忙，你可以好好的做一試試。」

她把她女兒的腦袋撲到胸前，自己低頭悲痛起來，因為她知道這種工作是一個開端，也是一個結束，一個可以撫摩的，撲着顛搖的，隨便教訓的小女兒的結束，便是一個成年的婦人的開端，她漸漸長大起來，長得比她還大，她便會隱瞞，藏匿種種感情，希望，冒險，連做母親的都不能與聞。她知道這種工作就是墮落，將她女兒的生命的前途擴充到蕭條，窮困的地平線上，在這地平線內的雲彩就是肥皂

水和擦地板布，在這地平線外祇有一種失望的沒有辦法。這種沒有辦法被饑餓攪擾得更沒有辦法。

『喔，我的困，』她說，『我想到要你做這種工作，真是恨人，但是祇做一會兒，一禮拜，那時候我病也就好了。祇於一小禮拜，我的肉，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困。』

〔十七〕

瑪麗一清早晨驚醒過來。她覺得彷彿有人喚她，輪了一忽聽聽她媽說話來沒有。但是她媽睡得好好的。向來她媽睡着的時候與醒的時候一樣的使勁。她老是不斷的翻來覆去，動手動腳，嘴裏胡言亂語的。許多零碎的感嘆詞，如同「呵，哦，不要緊，當然不是，與實在呵，」像鎗珠似的從她嘴唇邊射出來，在這些話之間常有一種冷笑似的鼻子一嗤，往往惹惱了或驚醒了她同牀的人。獨有今天她躺在那裏以前那種感嘆的字句一個也聽不見。祇有那沈重深長的，很吃力的氣息從她嘴唇邊洩漏出來，很悽慘的流入那間荒涼的屋子裏。

瑪麗輪了一回，奇怪什麼事情使她這樣清醒，她的眼睛張得大大的，她腦筋裏的睡意逃得影跡無蹤了；於是她記起今天早晨，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她得出去工作。這一點意思昨夜滯了她上牀，今朝急忙催醒了她。她立刻跳出牀來，胡亂

披上一點發煖的衣服，預備先點着火。她醒得實在太早，但是她不能再在牀上定心睡一回。對於工作這種觀念她原是不歡迎的，不過換一種新鮮的那種趣味，可得一時興奮的那種新鮮，雖然極苦的工作，可使她第一天上手，不感一點苦痛。年輕人的脾氣老是如此；雖然是苦工，還以為是一樁冒險，無論什麼事情祇要改變她日常的生活情形總是歡迎的。這天的火也與她一樣興奮；不到一忽工夫火苗上來歛成一團立刻哄哄的燃燒起來，燒得滿爐通紅，這時黑烟和火苗全已消失，她燉上了水壺。一會兒水開了，她泡上茶。她把麵包切成片，每杯茶裏放上一匙練乳，於是她喚醒她母親。

吃早茶的工夫她媽教給她怎麼樣工作。她告訴她女兒刷木器得要逆着紋路刷，這樣使刷子得勁，并且泥垢下來得比順着刷要快一倍。她告訴她千萬不能省胰子。胰子少就是得多擦，又囑咐她擦地板布務必要擰得乾乾的，因為乾布吸水比濕布可以多一倍，這樣便省工；她又告訴瑪麗擦地板時常常要改變她身體的位置

免得扭着，閃着這種事情，擰布時不是跪起來，就得站起來，這樣可以給她一點休息，改變動作大可以使她輕鬆，最要緊的作事要費工夫，性急做不出乾淨活來，并且沒有一個主人喜歡的。

瑪麗在出門以前還須找一個人來在白天裏看守她媽。窮人之中這類事情倒不難辦的。她第一個一找便找到隔壁屋裏做小工的娘子；她是一個肥胖的婦人，有六個孩子，笑起來好像刮大風，瑪麗到她那裏去求她的時候，她擺脫了那六個孩子如同丟開玩意兒似的，於是她出來走到樓梯頂上。

『你做你的工去罷，寶貝』，她說，『你不用惦着你媽，我現在就到她屋裏去，要是我自己不在那裏，我會留一個孩子跟着她，她要什麼東西好來叫我，你一點不用煩惱，上帝幫助你！反正她跟着我好比住吉維士街醫院一樣的平安，舒服。她現在什麼不滿意？她腦袋痛還是肚子壞了。上帝幫助她。』

瑪麗很簡單的說了幾句，她走下樓梯，看見那個胖女人走進她媽屋子去了。

她從來沒有一早到過街上去，所以再也不知道早晨的太陽有這樣的美麗。那些街上差不多沒有一個人，那日光——一種極嬌嫩，差不多沒有顏色的光輝——緩緩的落在那條閑無聲息的長街上。沒有了往常那種人羣和車馬的擁擠，她疑心此地是外國了，她轉灣時必須看了又看的注意，在平常閉上眼睛她都找得着。各家舖子的百葉窗都還關着，一般窗子都還蓋着窗帘。一輛又一輛的牛奶車軋軋的在街上滾過，一輛輛珠紅油漆的面包車忽忽的飛過。她遇見的有限幾個過路的人都是些衣服襤褸的男子，他們背上都是背着飯罐，工具，一個個都是邁着大步走，好像惟恐到那裏去趕不上似的。三四個男孩在她身邊跑過；其中有一個手裏拿着一大個面包，一邊跑一邊用牙齒掙着吃。街上似乎比她心裏所想像的更乾淨，那些房子看去很安靜，很美麗。這時她望見一個巡警遠遠的向他仔細一瞧，又希望又害怕這便是她那位朋友，但是並不是他。她心裏發生一種難過的感覺也許今天他在鳳凰公園裏找她，實在，不一定前幾天他便在那裏呢，一想到他找她找了一個空，

她心裏好像戮了一下。堂堂一個男子漢連找一個女子都找不到手似乎是很不對的，不應當的。一個爺兒們這邊找找，那邊找找，躲在樹後，站在遠方偷着瞧瞧，以爲也許人家把他忘了，或者瞧不起他，這種情形多麼可憐。她想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小女孩子有什麼法子可以安慰一個爺們。也許有人可以撫摩他的手，但祇這一點還不彀。她願意她有他兩倍那樣大，如此她便可以把他撲在懷裏，當他一隻小貓似的圈着他，撲着他。祇有使勁的一抱才可以補償一個大男子的感情的損傷。

約莫走了二十分鐘的工夫她走到了奧康諾太太家的門口，她叩門。叩了六下才有人開門讓她進去，她進門時經過好大麻煩才說明了她是誰，爲什麼她母親不來，她很有能力做這工作。這知道開門的人並不是奧康諾太太，因爲她下巴底下既沒有汗毛，牙齒也不是凸出的。過了一會，那人帶她到那間放碗盞的屋子裏，給她一大桶衣服叫她洗，這個工作開始以後，祇剩她一人在屋裏好半天。

〔十八〕

這是一間黑屋子。那些窗子都是七零八落的掩在粗硬的窗簾後面，外邊的光線不容易射進來，因此屋內光線很壞。那些門都是藏在厚毛絨的幔後。那些地板都很有規矩的躲在紅黑的厚氈之下，四邊露着的地板又被蜜蠟所蓋，所以沒人知道有牠們在那裏。那條窄的夾道壁龕的立在黑影裏，因為從房頂的木棍上掛下來有兩個距離六尺遠的黑絨門帘。還有同樣的絨幔掛在樓梯的每個踏步上，屋內一點聲音都聽不見。祇有從別處傳來的模糊不清的，如同坟墓裏發出來似的，空洞的人聲。

到了十點鐘的時候，瑪麗洗濯完了，奧康諾太太進來看她，瑪麗一聽她的命令就知道是她。這位太太把洗完的東西逐一的特別檢查，檢查之後，臉上一笑，忽又一板，嘴裏說可以。於是她把瑪麗領到廚房裏，指着一杯茶兩片面包請她吃早

飯。她自己出去讓瑪麗獨自在屋裏。過了六分鐘的工夫她好像做木人戲裏的木頭人似的忽然闖了進來，指揮瑪麗洗她的茶杯和碟子，又叫她洗廚房，這些事情瑪麗都做了。

她身上立刻覺得疲倦起來，但是倒不至於沒有精神，因為廚房裏有好多物件可以瞻仰。那裏有各種形狀各種質料的水壺，大小的鍋子，各色樣的瓶子，還有一套茶具排列在欄板上；牆上掛着許多大鍋蓋，這些鍋蓋她好像在小說裏讀着的野蠻軍人的盾牌一般。廚房的桌子底下放着一列靴子，都已用得起縐紋了，每隻靴子都帶着一種人樣的，差不多聰明的樣子——一隻縐紋很多的靴子往往有一種瘋狂的人的樣子，可以迷住了，差不多可以催眠了那個觀看的人。她把這些靴子扔在半邊，按着每隻臉兒的模樣，給牠們一一的提了名字。有格蘭托勃斯斯洛捨爾，吞勃吞勃，好必脫，推脫爾，哈特厄危，和蕃雷貝爾。

她正在工作，一位年輕的姑娘走進廚房裏來拾起那雙稱為蕃雷貝爾的靴子。

她進來時瑪麗急忙向她釘了一眼，遂即低下頭去洗東西，繼又極倉惶的偷看了一眼。那個姑娘年紀不大，修飾得很整齊好像日光裏的花園似的。她的臉上堆滿着笑容和自由好似一個滿天晴霞的早晨。她走起來很輕快，很高興的一跳一跳，每步都像預備要跳舞，又輕又快又穩當。瑪麗心裏一動這人是認識的，她低下臉去，臉上漸漸發紅，紅得比她所擦的紅磚還紅。她像電閃似的認得她。她的腦筋裏大聲的『我在那裏，那裏見過的？』雖然還在追問之中她已經有了回答，這過姑娘就是到麗華戲院子去在她那個高大巡警膀子裏搖擺的那一個。這個姑娘很和善的說了一聲早，瑪麗心裏又怕又急向她溜了一眼，小聲回答一聲早，這位姑娘便即上樓去了，瑪麗繼續擦她地板。

廚房收拾完以後，檢查過了，也得到認可了，她又被叫出去洗刷前面的過道，她便立刻動手。

『你給快一點擦，愈快愈好，那個女主人說『我的姪子快來了，她不喜歡看見

洗刷。」

瑪麗聽了趕快低下身去刷。現在她不覺累了。她的兩手在地板上毫不費力的上來下去移動得很快。實在她的動作差不多是機械的。那個正在思想的審查的我彷彿與那在水桶上面灣曲着的身子和那擦地板的，浸在水桶裏的，擰布條的兩隻手不相聯的。她擦完過道的三分之一聽見門外很尖脆的彈了兩下。奧康諾太太不聲不響的倏的從廚房裏飛出來。

『我早知道』她很難過的說，『他來之前你一定擦不完的。趕快把那水跡滲乾了，好讓他進來，把胰子拿開，不要擋着道兒。』

她站在那裏一手按着門把，瑪麗聽了她的指揮，兩次急忙的動作移去了剩餘的水跡之後，奧康諾太太拔開門鍵，她的姪子進來了。他在門口瑪麗一眼便認識他，她的血立刻嚇得凍住了，一會又羞得沸騰了。

奧康諾太太伸手挽了那個大的巡警進來，和他接了吻。

「我沒有法子叫這種人按時候做事情，」她說，「她們都是這樣慢。把你的帽子，外套掛起來，到客廳裏來。」

那個巡警，目不轉珠的釘着瑪麗，伸手脫去身上的外套。他的兩隻眼睛，他的鬚鬚，所有他的臉子，他的全身彷彿都在那裏看她。他成了一個莫大的，可怕的問號。他摸摸他堅韌的鬚鬚，從水桶邊繞着過去，他又在客廳門口站定了，用他的怪樣對着她。他好像要說話，但是他的話說給奧康諾太太了。

「怎麼好？」她說，於是那扇門在他背後關上了。

瑪麗這時極慢的重新跪下去在水桶邊動手擦地板。她擦得極慢，有時在同一地方擦了兩次三次都有。她一聲一聲的嘆氣，可是不覺得苦痛。這種嘆氣好像不是屬於她的。她知道她在那裏嘆氣，但是不能很確實的知道怎麼這種抑鬱的聲音會從她唇邊出來，當時她並不要嘆氣，也不是有意的努力去做。她的腦筋裏純粹是空的，她什麼也想不了，祇看着水桶裏地板上，一個個胰子泡的破裂和布條

上擠下來一縷一縷水流的樣子。這時有一種事情她可以想的，如果她願意想，但是她不願意。

過了一會奧康諾太太出來，看看那過道說了一聲好了。她付完瑪麗工錢，告訴她明天再來，瑪麗便回家去了。她一邊走着，心裏十分留神，不要蹣着石路的綫上，她在這些綫的中間走，但是很感困難，因為這些綫的距離不是一樣的，所以她走時須用不一樣的長短脚步。

〔十九〕

隔壁屋子裏婦人名叫喀佛底太太。她的身子大而且圓，走起來衣服轉動得像旋風似的。她好像常在那裏轉圓圈，她無論對那方面筆直的走去，比方要到一架榨機前，剛走到半道驀然一轉又轉到旁的地方去了，連她的衣服在她後面晃動得很厲害——這種轉灣大概因為有許多孩子之故。做母親的，時時得要丟開家務，向斜的方面奔，為得救她孩子們脫離許多危險。一個小囤和一個火爐好像磁鐵似的互相吸引；一個年幼的男小囤常想要吃一個小罐或一塊黑炭或一根青魚的脊骨；一個女小孩與一個臟水桶是站在一起的，那個手抱着的小囤把一把小刀子塞在嘴裏，那個雙生子正要吞下一塊大理石或在水桶裏弄水，或那隻貓要臥在他的臉上。真的，有六個孩子的婦人從來不知道她的第二步應該向那邊走，為要保存她的後裔所使的那種不斷的勁兒把許多做母親的眼睛，胳膊，腿都變成了有規則的旋風。有的

婦人到了這種情形很容易使性子，她可以剛把一個孩子打完幾下，同時又抱他起來撲在懷裏，她忽而厲聲的恐嚇，忽而寶貝心肝的呼喚，忽而警告，忽而勸戒，她的作爲都是使人驚訝的相繼不斷。一個婦人有了六個孩子她的身體與心理兩方面都要向切線上走的，若是對於她的丈夫還得要麻煩或奉承，做到這樣的婦人的生命比我們立刻可以了解那種混雜情形還要混雜。

瑪麗到家的時候喀佛底太太正坐在她媽床上，兩個小小因同一隻貓也在床上，兩個大些的孩子在床下，還有兩個在屋子裏上下的狂跳。在後面的兩個雙生子有時學馬跑，有時學開快車。他們裝馬的時候便作打噴嚏，馬嘶，腳踢，他們開快車的時候便做向後退車，向旁錯車，吹哨子，放汽管。在床下的兩個孩子學做樹林裏的老虎，他們裝的聲音極像這種野獸在這種地方，他們拼命的對咬，作狂吼聲，咆哮得簡直同真的老虎一模一樣，在床上的一對小因在那裏撞着坑，兩人都站直了，向高處一躍，落下來倒在床上，這一撞又把他們彈了起來。他們每次一躍

總是大聲的叫嚷，每次落下來歡呼的彼此恭喜，有時他們落下來兩人掉在一塊便大嚷大樂的揪打。有時候他們還會落在莫須有太太身上。他們常常拿腦袋去撞她。他們的媽坐在床邊上用極大的聲音講她丈夫的妹子的故事，她說她小姑子的模樣在明眼人看來真是一副賤相，她說這段故事的工夫，因為孩子們吵得太厲害，所以一會罵這個，一會威嚇那個，一會替這個辯護，一會替那個告饒，一會兒驚嚇，一會兒失望，有時對單個人的，有時對全體的，喊他們時不是用名字就是用別名或者臨時捏造出一個綽號來。

瑪麗一見這個情形發呆了，站在門口不動。她一時間捉摸不到這許多吵鬧的聲音，她站在那裏，喀佛底太太一眼便瞥見了她。

「進來，寶貝，」她說「你媽這半天好極了。她用不着別的，祇要有個好伴兒陪她，有幾個孩子跟她玩玩。真的，」她繼續說「衝我的知識，一個女人頂好的藥就是孩子們。他們不讓你有生病的工夫，那種小把戲們！約翰，你不放你

小妹，我打你腦瓜子，挪拉，不要惹他，你要挨打是怎麼？依利薩伯，你上屋裏去切一塊麵包給這兩個小弟弟，放一點糖在上面，寶貝。好，你自己也拿一片，可憐的孩子，你也該吃一點的。」

莫須有太太坐在床上用兩個枕頭墊在後背。她的一條瘦長胳膊伸在外面擋住那一對雙生，怕他們玩的時候撞在牆上。他們分明是她的好朋友了，他們時時來擠她，你也過來抱她，我也過來抱她，都跟她胡打亂鬧的。她的樣子差不多同平常一樣了，她平日那種精神，活潑，全都恢復了。

「媽，你好一點沒有？」瑪麗說。

莫須有太太兩手捧住她女兒的頭，盡量吻她直到那兩個雙生要求她抱才把她們拆開了。

「我現在好多了，囡，」她說。這些孩子們於我很有好處。到一點鐘我可以起床了，我覺得我很好，不過喀佛底太太想我還是不起來的好。」

『我是這樣說的，』喀佛底太太說。『我說大媽，你女兒沒有回家之前你連一隻腳也不要下床來。你明白嗎，孩子，因為往往你以為病好了，身上覺得很舒服了，躺在牀上沒事做，祇好起來散散悶，誰知第二天你病又發了，第三天加倍的厲害，到第四天也許要量尺寸預備給你做棺材了。以先我認識的一個婦人就是這樣的——她起床來，她說我像平日一樣了，她大吃一頓豬頭肉和生菜，又洗了衣服，誰知不到一星期他們竟把她埋了。病是一件奇怪的東西。我說，你要是病了，便上床去歇着。』

『說是容易的，』莫須有太太說。

『這話原是不錯，我難道會不明白，可憐真是可憐，』喀佛底太太說，可是你能躺多久，總得躺多久。

『怎麼樣，你同奧康諾太太過得來嗎？』莫須有太太說。

『就是那個女主家嗎？』喀佛底太太問；『一隻老狐狸，我敢說她。』

莫須有太太把奧康諾太太的幾個重要的特點很簡略的說了一遍。

「那些要人侍候的大都是怪物，老天爺知道的，」喀佛底太太說。

這時關於工作的問題很可以發生段一重大的辯論，但是那羣孩子，不注意談話，天翻地覆的吵鬧，使說話不能進行。瑪麗被誘入他們的遊戲隊裏，這裏面有搶四角，有放鷹捉兔，還夾一種跳背的遊戲。不到五分鐘工夫她的頭髮，他的襪子全都掉下了，她後面的裙子有四分之三都到前面來。那兩個雙生在牀上大呼大撞，他們把麵包，牛油，糖屑一齊磨在牀上和莫須有太太身上，同時他們的母親對着莫須有太太高聲講她的故事，她的聲調壓倒了孩子們的喧嚷正如同一個迷霧海上的汽筒壓倒波濤的洶湧一樣。

〔二十〕

瑪麗將她第一天得的工錢全花了，買了幾樣好小菜給她母親開胃。天剛一亮她便輕輕的爬起來，點着火，泡上茶把她買的東西拿出來攤在牀邊上。她買的是：一塊鹹肉，兩根臘腸，兩個雞蛋，三片火腿，一個糖饅頭，一便士的糖果和一隻豬爪。這些東西還加麵包，牛油，茶，一共堆了一堆，一個病人坐在這樣一個食物堆裏總可以吃滿意了。瑪麗於是喚醒了她，自己坐在一旁心甜意蜜的看着她媽的眼珠慢慢的，莫名其妙的，從這食物上滾到那食物上。莫須有太太用她的食指在每種食物上輕輕的摸了一摸，一一道了牠們的名字，居然都沒有叫錯。於是她檢起一塊有四種顏色的，像太陽的光彩似的，美麗的糖果放在嘴裏。

「像這樣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好孩子你，」她說。

瑪麗將身子左右的搖盪，很快活的，高聲的哈哈笑了，她們把每樣都吃了一

點，兩人都很高興。

莫須有太太說今晨她覺得完全好了。她一夜睡得很甜，還作了一夢，夢見她兄弟伯德哥站在美洲的極遠的海邊上，隔着大洋高聲喊過來說不久他要回愛爾蘭，他在美洲狠得法，並且他還沒有娶親。他的模樣一點沒有改變還像二十年前他與父親同她三人在家時一樣年輕，一樣活潑。做了這個好夢，又睡了一覺好覺，她的力氣精神完全恢復了。莫須有太太又對她女兒說她今天決計自己去做工。依她的是非的觀念把她孩子做成一個短工的傭婦是不合式，特別是她和她女兒不久都要走好運了，這是很可靠的，差不多是確實無可疑的。

夢這樣東西，莫須有太太說，不是沒有來由的。有許多事情我們平常不知道在夢裏會知道。她以先做過不少不少的夢大都是應驗的，所以她對於夢中的允許，警告或恐嚇再也不能忽略了。雖然也有許多人做了夢沒有結果，這大都是因為吃得過飽，或者是一種倏忽的輕浮的想像。比方酒醉的人常常夢見奇怪的可怕

的事情，像這類人就是在醒的時候他們的朦朧的眼睛，朦朧的智識對於那些想像的仇敵往往很容易放大到超乎合理的比例之外，他們睡着了，他們的夢境當然也被這種朦朧，空虛的旋轉與幻想所支配了。

瑪麗說她有時一點夢也不做，有時做得很清楚，但是平常都是夜裏做了夢，醒來全忘了。有一次她夢見一個人給了她一先令，她很小心地拿來藏在枕底下，這個夢很真很清楚的，她早晨醒來伸手到枕下去探探那先令在不在，但是沒有。第二天晚上她又夢見同樣的夢，她把幻象的錢塞到枕下的時候，她大聲對自己說『我現在又做這個夢，昨夜我也做了這夢。』她媽說假使你連着做三次，必然有人真會給你一個先令的。對於這話瑪麗極贊成，這自己承認她在第三夜竭力想要再做這個夢，但是不知爲什麼沒有做。

『我兄弟從美洲回來之後，』莫須有太太說『我們立刻離開此地搬到別地方去。我想他也許要在南邊——萊斯法罕或忒審紐那邊，或者，也許在頓尼布魯克』

——找所大一點的房子。他當然要找她去給他料理家務，照管用人，每天預備新鮮的飯食等等事情，到那時候你可以出門到隣舍人家去做客，出去打網球或板球，出去吃飯。這些應酬也是一種重大的責任，不可免的。

「你要吃什麼樣的飯食？」瑪麗說。

莫須有太太兩眼一閃，在床上把身子向前一曲；正要開口回答，祇聽見隔壁那個工人把門砰的一關，好像雷響似的滾下樓梯去了。莫須有太太立刻從床上跳下來；把頭髮繞了三繞梳起了，又像波濤奔騰似的奇怪的動作動了八下便穿完了她的衣服；她將每件穿帶的東西安放在相當的地位以後，瑪麗忙把別針給她別上——四個尋常的別針別在這邊，兩個安全的別針別在那邊；穿齊之後莫須有太太吻了她女兒十六次，於是飛下樓梯出門做工去了。

三十一

過了幾分鐘喀佛底太太走進屋裏來。她也像別的婦人似的每天早晨總要說她們丈夫的長短，因為做丈夫的一到早晨便是個難指揮的壞脾氣的東西，沒有喜歡臉兒，不靈動的，甚至對他自己的孩子都沒有那種至性的趣味，並且很容易厭惡的誤解她妻子的話。要消滅這種不歡祇要他混入別的男子隊裏。做丈夫的把那些男子彷彿當作一個大澡盆，他一跳下澡盆就把妻子，兒女，家庭內一切的安全一概不顧了，回頭從澡盆裏出來便換了一個新人，見了他妻子，兒女，家庭，又都有趣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許多婦女以為這是一種苦痛，往往算作一種凌辱，雖然她們竭力要療治這特別的傷痕，甚至會做點好飯去哄他，但是完全無效的，祇好不斷的去請教別的婦人大家討論這問題。喀佛底太太不過叫她丈夫照料那個小小園，因為她要給他盛稀飯，誰知他竟厲聲威嚇她說，如果她來攪擾他，他要把稀飯潑在她

頸根上。

她正爲這一早的瘋顛想來和她朋友商量，她一看莫須有太太已經出門去了，臉上立刻顯露失望。但這祇於是一時的。一般婦人大概都有一種對於婦女的社交智識。她們交際的態度總是很好的。其實，她們彷彿都是彼此猜忌，必得用種種可能的方法；恭維，奉承，或鄭重的手段，去互相調和。女子之間彼此很少自由，因爲除了兩個極端相反的東西之間沒有真的自由或真的相識。同類之間祇不過外表相像，異類之間才有一個空間使彼此的好奇與精神都可以在那裏探險。兩個極端一定會相遇，相遇是因爲他們的急迫的需要，也就是他們所有距離的原因；他們距離愈遠，回頭愈速，他們的接近也就愈熱烈：他們也許將各人撕成粉碎，也許彼此鎔化成爲不能鎔化的，新奇的，但是再也產不出別的好東西。兩性之間在實際上有一種非常的真自由。他們相識乃是識透了彼此的心理。一對不相識的男女在一刻鐘之內可以完全相識。這大概是真的，他們見面不到幾分鐘彼

便竭力的說明自己；但是男子見了男子未必能如此，女子見了女子尤其不如此了，因為這些都是平行綫永遠不會相遇的。後者的相見，特別的，往往自始至終是在武裝與算計的中立狀態之中。她們用一種永遠不離她們左右的嚴重的社交手段保守她們中間的距離與各人的意見，這種手段比什麼都厲害，曾經幫助建立各種禮節，我們現代文明的一半差不多就是這些禮節。男子們都知道女子與女子同住沒有不打架的，她們也得不到旁的女子像男子替女子做事所用的那種好心來替她們作事。如果這話不錯，這理由不應該在女性間的複雜情形，如同猜忌或激烈的競爭裏尋找，應該在女子永遠忍受的那種身體上的循環不已的變動裏尋找。男子能設並且願意用他的拳頭去答復別人對於他的侮辱，因此他們彼此見面反倒變為和平，好脾氣了；女子在她們的同性與她們自己的容易受刺激的感情之間也設了種種的規矩禮節作她們的防禦綫。

喀佛底太太藏起她的失望，格外和言悅色的同瑪麗談天。她坐在牀邊談論凡

是女子可以談論的各種問題。人都以為女子雖然不斷的談話，但是們的談話總不出乎客廳與廚房之間，更詳細的說，就是在樓頂的小屋與碗盞室之間，但是這兩個極端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狹隘，因為從樓頂的小屋望出去祇看見星宿，由碗盞室開出去往往是廚房的小院或一堆垃圾——她們的眼界就是她們的地平線。死與生的玄妙占據女子的心裏遠過於占據男子的心裏，對於男子要以政治與商業的投機為最合式。女子深深的從事於直接的買賣，和交易時所有的絕對的形式，所以女子對於商業的實際情形往往比較許多商人更明白。假使男子能知道家庭經濟有女子所知的一半，他們的政治經濟與他們的全體的重要政治也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無益的擾亂了。

以上這些話瑪麗都覺得很有意思，還有一層，這時她正希望有人給她作伴。假使沒有人在她身旁，她也許非遇見某種思想，記憶，影像不可，她心裏恍惚覺得總以不遇見這些為是。她昨天的工作，她在屋內遇見的那位姑娘，那個巡警——

所有這些記憶她在心裏一一繞着躲開了。她決意把所有於這些記憶有關係的念頭一齊拋開。如今在她意識內隱約浮泛的巡警不是一個合意的人，甚至於不是一個人，一個距離，彷彿是她兒時的一瞬，彷彿是已經忘了一半的怪物，一種永遠不該復活的記憶。她的模糊的思想把他隱藏了，彷彿變成一個已死的人，她無論在那裏永遠不會再見他。所以她決計把他關在她心內的不舒服的牢獄裏，他雖然無力，依舊在那裏掙扎，不定那時候好像一個奇怪的問題或忽然的羞赧地裏跳了出來。她把他隱在一個玫瑰色的紅暈裏，這紅暈祇要吹一口氣便可以滿面通紅，她卻掩在喀佛底太太的滔滔不絕的談話後面躲着他，她彷彿從蒙面紗裏望出來似的，時時望見他的帽尖，蹣着的堅細的鬚鬚，和一對高聳的肩膀。她對着這些隱約的鬼相，就拿一大陣的話把他的鬼影子給掩了去，但是她知道他等着要捉她，而且他一定能捉住她，她想到這裏，不由得恨他了。

【二十一】

喀佛底太太提議要同瑪麗出去買辦那天的飯菜，她披上圍巾，戴上帽子，吩咐了她的孩子們不許走近火爐，煤斗與隣水桶，她給了每人一片面包，又把每個孩子一一的交給其餘的幾個管束，同時瑪麗的細膩的打扮祇剩戴帽子的兩層手續了。

『等你有了孩子，我的寶貝，』喀佛底太太說『你就不會這樣打扮了。』她又告訴瑪麗她自己年輕時她總要費一點半鐘的工夫才能梳上她的頭髮，她特別注意穿一件外衣或別裙子在腰帶上，這點事情要麻煩她兩個鐘頭，但是她很高興。『可是，』她大聲說『你一有孩子，所有這些打扮都完了。等你有了六個孩子，天天早晨要你給他們穿衣服，有的鞋子不見了，有的同別人的鬧錯了，一個個扭來扭去像盆裏的鰻魚似的，總要你²把他們身上的魔鬼打出去才能夠把他們的襪子穿上：你聽罷，不是他們的腳指頭鑽錯了地方！就是埋怨你把別針扎了他們的肉！又說

你把脖子磨了他們的眼睛！」——喀佛底太太翻着兩眼，舉起兩手，對着房頂默默
的埋怨上帝，既而又狠絕望似的落了下來，好像她這樣的人上帝永遠不理會的——
「一個個的彀你打扮的，有一點餘暇爲你自己打扮那真是幸福，」她說。

她滿口稱讚瑪麗的頭髮，她的相貌，她的脚小，她的眼大，她的身腰苗條，她
的帽子，闊的鞋帶：她這樣公平這樣周到的讚美她甚至在她們出去時說得瑪麗臉都
緋紅了，瑪麗一邊感激她的讚美，一邊又有小女孩子應有的那種自信，相信她自己
確是漂亮的。

這是一個美麗的淡灰的天色，天空是沉重的彷彿永遠不能移動或改變似的，正
是愛爾蘭常有的那種滿天雲影的天氣，空氣非常澄清，連極遠的地方可以望得畢
真。在這樣的天氣各樣東西顯露得極清楚。一條街已經不是一大堆房子害羞似的
擠在一起，怕縮縮的惟恐人家看牠們笑牠們了。這時候每所房子都恢復了牠的個
性。那些街道有一種勝任的精神知道牠們身上背着牠們的馬，汽車和電車，用一

種謙遜的態度作牠們的裝飾如同用花冠作裝飾的一樣。這美不是平常有太陽時候的一類，因為太陽光只是逞年輕，一種落拓相。這天色可不同，歷史的面目，千百種陳跡的記憶，全都展露了出來：就比是一副沈靜的面目，由經驗結成知識又由知識化生慈悲的智慧：偉大的社會性的美在這天色下在市街上閃亮，那天空陰沈沈的解着就比是一個有思想的前額。她們兩人一路走，喀佛底太太計算她買的東西，彷彿一個帶兵的將軍計畫他的戰略。她的買東西與莫須有太太的買東西大不同，因為她所需要的是八口人的食料和衣料，莫須有太太不過是兩口人的需要。莫須有太太是到離她家最近的舖子裏去買，她同那個店主是有交情的。假使舖子裏要的物價或給的東西稍有可疑的地方她立刻拿了去退回。第一次給她定的什麼價錢便成了莫須有太太終身不變的標準，要脫離這個標準那是不行的。雞蛋賣給別人都可以長價，獨有賣給她不能。假使莫須有太太一聽得物價長了，她立刻氣的眼也睜大了，身體也戰慄了，說話也多了，平日的交情也破壞了，非得她的條件

被承認，并且定爲適中的標準之後才肯罷休。喀佛底太太便不如此，她認爲所有的店主都是各人的仇敵，也就是人類的仇敵，他們最好剝削窮人，所以凡是好百姓都應該用一種激烈的戰爭去反抗他們。她對於貨物的材料，物質的好壞，新鮮的程度，本地與他處的價格這種智識很豐富。她利用一種很有效力的方法：在克蘭勃拉西街上說莫利街上的價錢，假使那個店主不肯減去他的價格，她就會大聲的不贊成吵得別的雇主一看那個騙子的假面具被揭穿了，便都走開了。她的方法是出人不要的。她抓起一樣東西向櫃台上一放，嘴裏說以下的話，『六個便士，多一個不要；我在莫利街上祇花五個半便士就成了。』她知道所有的鋪子裏總有一種貨品價錢特別便宜的，所以她交易的範圍很廣，她不是買完這樣買那樣，她常常離開她的戰線嘴裏這樣說『我們看看這裏有什麼，』她一進了鋪子她那隻大圓眼睛祇要一瞥便把千百條貨物與價格的條目都攝了進去，并且永遠不會忘記的。

喀佛底太太的女兒，挪拉，不久將行第一次的聖餐禮。這是一個小姑娘同她

母親一生中最重要的——個禮節。一套白洋紗衣服藍色腰帶，一頂白洋紗帽子鑲藍色的緞條，棕色皮鞋一雙與棕色最近似的襪子——這些都得備辦的。這是個對於這事有密切關係的人的重要時間。世上每個姑娘都曾行過這禮：她們都穿這樣衣服，這樣的鞋，在這一兩天內所有的婦人，無論她多大年紀，心裏都愛那個行第一次聖餐禮的小姑娘。這事的魔力說不定比什麼都厲害，可使一個過路人回想到他小孩的時代有目前的快樂，目前的好奇與前途種種的希望，種種的冒險。因此給女兒打扮得合式竟是一種對於公衆的義務。做母親的個個都狠起勁的做那對的事，並且竭力做到配受她的同伴的讚賞，那怕就祇一天的讚賞呢。

找一雙棕色襪子同一雙棕色鞋彼此要相配的是給喀佛底太太和瑪麗的一個難題，但是高興的。鞋是已經買妥了，現在要找一雙襪子與鞋的顏色一模一樣的真不容易。論千的盒子都打開過，檢選過，一個個都擱在半邊，要完全相像的顏色終究沒有找到。她們從這鋪子出來到那鋪子，走完這條街又走那條街，她們的尋

竟帶領她們穿過葛萊夫登街，路過看見一引店，這店裏喀佛底太太在一月前曾見過有同棕色相仿的襪子，現在要有，大概可以配得過了。

她們一路走去路過大學院，走進那條曲折的街道瑪麗的心砰砰的跳起來了。

這時她眼裏既看不見來往的車輛與擁擠忙迫的過路人，耳內也聽不見她身邊那位同伴的熱心的講演。她的兩眼儘對十字路口瞧。她不敢轉過臉來，也不敢對喀佛底太太說什麼，一轉瞬她便看見了他，魁偉的，靜默的，正合式的，那個他的世界裏的帝王。他是背朝她，他的高大的肩膀，堅實的腿，紅色的脖子同那剪得短短的鐵絲似的頭髮狠奇怪的射進她的眼內。這時她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彷彿同他相熟的但又似隔膜的，這感覺使她兩眼十分好奇的牢牢的釘住在他身上，她看得連喀佛底太太都注意了。

『那個男子狠體面，』她說『他用不着找姑娘去的』。

她說這話時她們兩人正從那個巡警身邊走過，瑪麗知道她的眼睛剛離開他，他

的視線差不多像機械似的立刻落在她的臉上。她暗喜這時幸有喀佛底太太在她身旁：假使她獨自在那裏，牠一定急得快走了，差不多要飛跑了，現在有她的同伴給她勇氣，使她鎮靜，所以她敢昂頭闊步的走。但是她心裏已經震蕩了。她可以覺出他的眼珠從她頭上直轉到她腳上，她可以看見他的大手伸上來摸他的捲曲的鬚鬚。所有這些她都可以從她受驚的腦筋裏看見，但是她不能思想，她祇能感謝上帝因為她身上穿着那套最漂亮的衣服。

〔二十三〕

莫須有太太在那裏計畫贖回她病中當去的那些木器和傢具。有的是在許多年以前她出嫁時從她父親家裏搬來的。這些東西是她生下來就看見的，她一生的記憶永遠在牠們的周圍旋繞的老東西之中的幾件。一把她父親生前常坐的椅子，她丈夫向她求婚時曾在這椅子邊上欠着身子坐過的，她女兒小時候曾在這椅子裏縛過的。一長條地毯和幾把刀叉是她一部分的妝奩。她極寶貝這些東西，假使她的工作可以贖牠們回來，她決計不再捨棄牠們。因此她不得不受像奧康諾太太這樣人的氣，這種氣不是她願意受，祇因為上帝的命令勉強受的，這種命令雖然可以有合法的批評，但是必須要服從。莫須有太太狠決絕的說她十分厭惡那個婦人，她是一個眼裏無情的人，她的唯一的才能就是呼喝那些比她能幹十二倍的人。莫須有太太不得不為這樣一個人工作，服從她的申斥，聽她的指揮實在是她的苦痛，所

有這些事情她以都爲不應該。她並不希望這個婦人倒臺，但是希望有那麼一天她一定會叫她老實，不再如此亂鬧，這是她天天所期望的一日。無論什麼人祇要收入富裕都可以賃一所房子，可以花錢雇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足以驕傲。許多人，假使有這樣的收入，一定可以有一所裝修齊備的房子，對待侍候他們的人會更大量，更和氣。當然不能人人都有一個當巡警的姪子，有許多人還不願意同巡警有一點關係哪。強橫霸道的東西們，拿誰都當做賊看！假使莫須有太太有這樣一個姪子她一定要毀壞他的驕氣——那個混帳東西！這時莫須有太太漸漸的憤怒起來。她的黑眼睛裏冒火了，她的大鼻子漸漸的縮小了，泛白了，她的兩手使勁的抖擻着。『現在你不是在法廷上，你這猴子你，——我這樣說，他的滿臉的老腮鬍子，他的大脚，除了他那種愚妄的自尊之外世上沒有比他的脚再大的東西。』『你有一個女兒的，是不是，奶奶，他說，她有多大年紀了，奶奶，他說，你的姑娘人好嗎，奶奶，他說？——但是她止住了他——那個婦人得意他比一個皇帝得意

他的皇冠還要得意！不要緊，」莫須有太太說，她在屋內奔過來奔過去的，把空氣撕成了一片片的全都扔在背後。

不久她便一躡身坐在地板上，把她女兒的腦袋拉到她胸前，於是望着爐子裏的碎火，一邊狠聰明的教導瑪麗人生的許多事情與在各種情形之下做姑娘的行爲動作——如果身體上不得舒服，也得使精神上舒服——那是她講演的題目。你千萬不要存心你是一個僕人，她說。給人工作本不算什麼；坐在寶座上的皇帝，跪在神聖祭壇前的祭司，所有的人，在無論什麼地位都得工作，但是沒有一個人用得着作僕人。一個人作了工，拿了工錢回去，他的靈魂依然是純潔無疵。假使一個雇主是聰明的，好的，和善的，莫須有太太會立刻狠謙恭的尊敬她。她給這種人做事做掉了指甲，做癩了脚也都願意；但是一個巡警或一位財主或一個專好呼來喝去的人……！直到她死，埋在九泉之下，對於這種人她再也不肯讓步，什麼也不承認，除了他們的賊性與粗俗。對於這種人用不着以禮貌相待，她說，她也許已經

在一個咒咀的大洋裏橫衝直撞的行駛了，要不是這時瑪麗轉過臉來，貼近她的胸膛，預備要開口。

忽然間瑪麗的心裏發生一種和平的幻景：這個幻景彷彿是大海裏的一個綠島，彷彿是烈日的天空中的一朵白雲；一種受保護的生命，這生命裏一切世俗的偏見是沒有的，虛榮，希望，和爭鬥乃是離得極遠的愚魯。謙卑，平安，有精神便是這一個生命：她可以看見那些尼姑在她們牆圈內的花園裏徘徊，手裏數着念佛珠兒走來走去，小聲的替世人的罪孽祈禱，或者心中帶着嚴肅的愉快結隊同行到禮拜堂去讚美上帝，或者穿着沒到脚跟的長袍到大城裏去看護病人，去安慰那些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的安慰者的人——在僻靜的地方祈禱，心裏不害怕，不懷疑，不輕視……！她看見這些事情不覺一心嚮往之，——她將這些事情告訴她母親，她母親摸着她的頭髮，撫弄她的兩手，臉上帶着微笑的聽着她。但是她母親不贊成這種事情。固然她談起尼姑心裏總是尊敬的，感動的。她也認識多少文雅的可愛的女子是做尼

姑的，并且在多少尼姑的面前她可以含着眼淚帶着感情的崇拜她們，但是這一種受保護的有束縛的生命決不會是她的，她也不信會是瑪麗的。對於她，女子的事務乃是生命，鑽進生命的艱難與奮鬥裏才是好的，這是一種洗滌，一種滋補。上帝用不着什麼幫助，祇有男子用得着，他需要的狠急，給與這種幫助乃是女子的正當職務。到處都有需要幫助的男子，女子的尋求就是找一個最用得着她的幫助的男子，假使找得了以後就該永遠歸向他。她想生命中大部分的煩惱就是男子和女子不知道或不盡他們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彼此相愛，相親，相體貼。一個老伴兒，一個家庭同幾個孩子——她從這些人的忠實的協作裏看出幸福，模糊的看出一個大得不能討論的大建築的計畫。人的善和惡同樣的激動她使她喜悅與生氣，但是她的上帝是自由，她的宗教是愛。自由！即使那殘留在軍隊式的世界的最末一點自由！那是她的性命。她一定不願受一點靈魂的或肉體的監視支配她儼人的生命。有人侵犯她這樣行動的，她一定不遺餘力的反對；這最末的一線自由為

尼姑所犧牲的與所有的僕人和別人所賣掉的。一個人必須要工作，但是千萬不要作奴隸——這兩條法律她看作有同樣的重要，世界的構造便以這些法律爲樞紐誰要違背這些法律便是上帝和人類的叛徒。

但是瑪麗什麼話也沒有說。她母親的兩臂圈着她，忽然她靠在她向來親熱的胸前開始哭了。在那個愛的懷裏，一個抵抗世界的柔和的壁壘，一扇從來不會把她關在門外的或把她敵人引進來的大門，當然可以療治她的苦痛。

〔二十四〕

像都白林這樣一個小城裏一個人在幾天之內可以遇見每個他所認識的人。在大街的每個轉灣角上總有一個朋友，一個仇人，或一個討厭東西大脚步的闖到你的身邊來，因此一個人在沒有轉到無論那一個灣去之前差不多像奉教似的虔誠的說一聲『碰木頭。』（歐習，意思是一碰木頭就可以消災解厄）不久瑪麗又見了那個高大的巡警。他從她身後走來傍着她走，很喜悅的，很流暢的對她說話，但是她的好奇心理從這喜悅的，流暢的態度中發現出些微模糊的差異來。瑪麗回想以前彷彿他總是從身後來的，這種回想致使他的光榮減少到了最低點。真的，他的臨近太像巡警的樣子，太鬼祟了；他的來到暗示一種極大的偵視，暗示一種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一個偵探的心理，他天生會追蹤所有的人，他見了朋友不招呼，反倒捉拿他們。

他們倆一路走着，瑪麗感到十二分的不舒服。她一聲不響的祇希望這男子走開，但是無論如何她不能使自己傷害一個這樣偉大的男子的感情。一個女子要是傷害一個偉大的男子的最自然的威嚴沒有不痛苦的；對於這事的羞赧使她覺得熱烘烘的，他也許會臉紅，也許會箝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她一想到此便難受有幾個禮拜，彷彿她會侮辱了一隻大象或一個小孩。

她沒有方法脫離他。她既沒有勇氣又沒有經驗可以幫助她拒絕一個男子而不傷他的感情，所以也許她就不得不繼續傍着他走，一邊他對她談的是當時的政治與都白林城的地形的那種有知識的談話。

但是，無可疑的，那個巡警的態度改變了，這理由也不難解釋。他的談話更流暢，更相熟了：以先他彷彿是從男子的，有知識的山巔上俯身到女孩子的無能的，快樂的山谷裏，現在呢，他是從一個巡警的尊貴與一個有身分的人降級到下等社會的，奇怪的溝壑裏。在很多人一個同伴的腦筋的卑次有一種好處，因為這使

他們感到一種哲理的高超，他自己的個性的優殊，這種感覺是熨貼而且開豁的——這也並沒有什麼害處：進步的速度有時是有藉於飾僞，勢利，以及庸俗的各種附屬的可憎嫌的情形。勢利是一個呱呱的孩子，但它會長成到一個滿臉騷鬚的野心，大多數的德性，一經分析，往往只是多種惡習的混合。但是一方面知識的貧乏雖則是可原諒，有時還可愛，社會等級的差別却只能供利用。我們同等級的人，不論怎樣腐化，還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下屬只是我們的魚肉，所以自從那巡警先生發見了瑪麗在別人家做洗刷的工作，他對她的尊敬簡直在一剎那間萎縮到了零度；從此看來這世間上實在只有一件事是重大的卑污的罪惡，那就是窮。

在很多小地方這種殊別與差異瑪麗分明的感到。一個紳士與一個通達世故人的尊嚴已經部分的給修剪了去：紳士那一部分，這裏的成分是和善與了不苟善笑，是全沒了的，通達世故那一部分留着，它那表現是一種隨熟，這意思是這個那個，雖則不須明提却是彼此明白，是當然的：一種假作的平等在一種不着邊除的情形上。

興沖沖的却是不平穩的棲着，還有那下流的諂媚，這是一個做賊的唯一的本錢用來掩飾他的強盜的存心。因為當他們倆散步到了一條冷清的街上那巡警就用一大堆的恭維話來補充他的敷衍的學問，為要找到一種適當的徵象他蹂躪了天，蹂躪了地，也不放過深深的大海。瑪麗的眼就同晴的天放在一起而天是比寒愴了，植物的生物的以及礦物的世界都叫攪亂了，大海捱了罵，所有自然與藝術的副產物全給比品得連笑話提都不值。瑪麗一點子也不反對聽到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比到她自己超羣出衆的美貌全成了風癱與醜怪，她也甘心愛那恭維她的人只要他說得自然而且愉快。她也未嘗不願意做一個男子的安琪與王后，為平等地位起見，她也可以在她的情人身上發見那在埋沒中的天神，並且她也可以真心誠意的相信這都是實在只要他能容他。——但是這個男人說的並不是真話。她分明看出他是在那裏胡扯。他有熱心，却沒有自然。熱心都不能說，這只是貪心：他要一口喫了她下去，喫完了就跑，嘴裏還撐着她的嚼不完的骨頭，正如那南美洲吞鹿的大蛇口裏橫着一對鹿

角，鮮明的憑據給他自己以及他的同類，證明他已經得到勝利並且曾經大嚼，這是一定能得到尊敬與豔羨的。但他是隨熟的，他是欣欣得意的，還有——她發見這一點自覺駭然——他是巨大的。她不能在她知道的字裏面在他的大上加一個形容字。她想到了怕人那個字，她就留下了它，但她的本能隱隱在堅持着另還有一個胖胖的，濕糟糟的字可以找得到，這在她的腦筋她的手她的脚都可以得到一種安慰。他不讓他的手臂安定，在他的談話間她的胸前她的肩上都感到它們要求注意的接觸。每回他的手碰到了她的，它們就耽着不擊開。它們像是偉大的紅色的蛛蜘蛛，像是要渾身糾住她把她擠得黏稀稀的，同時他的臉衝着他一嘴的鐵鬚逼着要扎她到死……他也笑，他嘻着臉笑，他還跳；他的話現在只是不斷的滑稽、說得他自己一陣陣的急笑，瑪麗也跟着緊啾啾的發笑，如同一個順服的快捷的回音：於是，突然的，不說一句話，閃電似的快，他一把抱住了她。街上冷清清的沒有人影子，他捉住她活像一個偉大的蛛蜘蛛，他的毛板刷似的鬚鬚一根根直往前衝的去扎

她到死，然後，也不知怎的，她脫身了，離開了他；輕輕的，怕怕的，快快的逃下了那條街去。『等著，等著』，他叫著，『等著』，可是她沒有等。

〔二十五〕

那天晚上喀佛底太太進來同莫須有太太閑談。那個女人臉上還留着氣憤的痕跡，她喝令那成羣結隊的緊隨她身後的一串孩子不許作聲的那種態度不如往常和氣。往常她不過恐嚇要打他們的腦袋，這日她認真打了他們，她走的時候周圍哭哭啼啼的彷彿置身在大海裏似的。

她的事情很不得法。她丈夫的生意蕭條，所以這幾天他賦閑在家，雖然那個高大的婦人已經減少了各方面的開銷，但是她不能使那八個健壯的胃口正合那一點點的收入。她對莫須有太太愁她的苦經——孩子們不准，他們不能准你減少他們平常的一定的糧食，她覺得他們的食量每天，差不多每點鐘，在那裏增長，愈長長的愈可怕。她給他看她的右手，專為切面包起了一條梗，從此便破相了。

「上帝保佑我」她很生氣的大聲說，「我應該叫這些孩子們挨餓嗎？他們啼

哭我難道打他們？他們要喫並不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沒有東西吃並不是我的可憐的男人的過失。如果有人雇他，他很願意出去作工，假使他找不着事，假使孩子們挨餓，是誰的過失？」

喀佛底太太以為總有地方有點不對，但是應該歸罪於天時，還是雇主，還是政府，還是上帝，她便不得而知了，就連莫須有太太也是莫名其妙；不過她們兩人都承認總有一個地方有點不合式，這種不合式於她們沒有關係，但是牠的影響在她們的貧窮上卻已顯然可見。同時喀佛底太太不得不使自己適應在一個變遷的環境裏。工資的漲落自然而然的使一個人的需要跟着有同樣的擴大或縮小，因此他的生活的情形也顯示了不同。一個有錢的人身體的與心理的活動都可以擴充到遙遠的天邊，但是貧窮的人祇可以限定在他們的接近的，呆板的空氣裏，所以社會裏大部分的生命都是靠着一種永遠不息的變更，一種永遠從好到壞的擺動，一種擴大與縮小，他們對於這種擴大與縮小是沒有保護的，連一點警告都沒有。在自然界裏

這個問題是與季節的伸縮作比例的；夏季裏有牠的豐富的糧食，冬季裏接着就有牠的饑荒，許多野居的生物可以節省糧食以備壞時候的需用，這種壞時候牠們知道一定會來，並且是按期的，如同好時候一樣。蜜蜂松鼠以及許多其他的生物在牠們的倉庫裏貯滿了夏天田地裏的餘剩的糧食，鳥可以搬家，可以我有陽光，有糧食的地方去住，還有別的生物在好的時期內貯藏牠們生命的精力預備到壞時候可以安然高臥。種種的組織可以適應牠們的環境，因為環境的變遷是知道的，從有的方面多少可以預測的。但是人類的工作者沒有這樣的有規則。他的食期不隨季節來去的。牠們的變化沒有定期，所以沒有方法預防。他的身體上的組織很快的消耗他的精力，使他不能有所貯藏，不能靠着貯蓄去睡覺，加之，他的收入尋常總是很少的，不繼續的，所以要節省也是不可能，也是笑話。因此人的生命就是不斷的適應與再適應。他們對付與抵抗這些變化的強硬的能力比他們所頌揚的常常引以為榜樣的馬蟻與蜜蜂的行爲巧妙得更可佩服。

喀佛底太太現在有錢不及以先的多，但是她還得像好日子裏付同樣的房租，養活同樣的幾個孩子，維持同樣的體面，她的問題是要設法補償她丈夫所設不到的錢，但是對於各種補償的方法她都是外行。況且她可以行的方法又是極少。照顧孩子已經占據了做母親的所有的時間，因此她不能到外面去找點可以減輕她苦痛的事情。雖然也有在家內做的職業，但這個又有極大的競爭，她得不到，縫一萬件襯衣賺一便士的女子已經遠超過現在所需要的人數，除非你肯減價減到縫二千萬件賺半便士，不然，這類工作是很難得到的。

在這情形之下喀佛底太太實在是沒有辦法，祇可以找一個房客進來。這是窮人中常做的一種合作的方法。從這種事業所得的直接利益固然極少，但可以利用那大夥合買東西所占的便宜來補償。許多人這樣湊攏錢來買的東西比單個人買東西得益多，價錢又便宜，並且對於消耗與使用索取一種公平的代價，就是尋常所謂租房與侍候的代價，也可以得到些微的個人的利益。

由隔壁店主的好意喀佛底太太找到了一位房客，她鼓起一種永遠與失望相連的勇氣在她自己房間的間壁租定一間小屋子。這間屋子，用一種令人可驚的建築的經濟，裏面有一個壁爐，一扇窗子：這屋的直徑大約有一方英寸，當然是一間很好的屋子。那位房客預定第二天便搬進來，喀佛底太太說他確是一位很好的少年，並且不喝酒的。

〔二十六〕

喀佛底太太的房客按日子搬來了。他是年輕的，瘦得像一塊薄板條似的，他的行動很亂。他不大住在屋裏。祇於爲吃飯飛進家裏來，吃完了又從家裏飛出去，不到睡覺的時候他是不再出現的。喀佛底太太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但是她情願用她自己的靈魂來打賭——她相信她的靈魂很有價值——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少年，除去他早晨被襖躺在地板上，枕頭的一個犄角上有幾點蠟油，同在椅子上擦皮鞋遺幾種毛病之外，他從不給你一點麻煩的。年輕的男子就是有這些毛病也正在我們意料之中的，假使不這樣，倒教人家看了奇怪，要懷疑他是不是男性了。

莫須有太太回答說，年輕人，無論是男女，很少有整齊與潔淨的習慣；尤其是男孩子，因爲他們的母親使他們從小就蠲棄了一切純粹的家庭事務。許多人相

信，她自己也相信，要使一個男人或男孩子嚴守家庭的法律是不相宜的。她以為假使要男子進們來脫去他們的靴子，將他們的帽子掛在一定的地方，那樣，他們便失去了家庭的舒服。女子因為常住在家內所以容易並且有條理的服從家庭立法的瑣碎的法律，但是因為家庭全部的政策是使男子可以在家內居住，可以舒服，因此，所有家庭裏的規律不妨收緊到一個極度，然後再折中一個辦法出來可以融化甚至最古怪的僻性。她主張，男子因為在工作時間對於紀律已經服從了，他的家庭應該是一個沒有一點煩惱的地方，使他在那裏享受於他有益的莫大的自由。

這些道理喀佛底的太太都贊成，她又加上一大套述說她自己如何支配她丈夫的方法，與無論那一個男人都可以極容易的管束；因為她覺得男子是最容易受管束祇要這個管束不太顯明。假使一個男子一件事情連着做了兩次，做那件事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一種嗜好，這時如果有人干涉他，便會引起他的無理性的公牛似的狂怒，這狂怒使妻子與磁器都一樣的打得粉碎。所以做女人的祇要察看她的愛人的

個人習慣，然後以這標準來制定她的規律。這意思就是男子創造法律女子執行它們——這是一種分配權利的聰明辦法，因為她知道女子的執行的職務與使法律成立的那種創造能力是同樣的重要。她十二分的情願把創造的權力讓給男子，祇要他們同樣的不干涉以後的工作的細微條目，因為在她想來，在尋求舒服這件事上男子們說起來並不是他們的體面實在比女子們更來得關心，他們利用抄近路的本能飛到他們的目的地，這種抄近路的方法女子是完全不熟悉的。

喀佛底太太看出那位已經搬來與他同住的少年實在是一位各種德行完備的人。孩子們一交給他手裏，他便立刻同他們玩耍：這是一種秉性和善的記號。他認識她不到十分鐘他就說了四個笑話：這是一種心地快樂的記號；他每早醒來總是高聲不斷的歌唱，這是一種樂觀的確乎不可疑的表示。還有一層，給他預備飯食他吃的時候決不有那種特別的，討厭的察看，這種察看實在是侮辱，他還要稱贊喀佛底太太的烹調的手段，她很喜歡有人承認她的能幹。

瑪麗與她母親兩人都帶着一種由恭敬與友愛應該發生的欽慕心很注意的聽這些瑣碎的事情。莫須有太太的生活的孤獨情形使她與青年隔離有如此之遠甚至談起一個年輕的男子來差不多像給了她一貼補藥。她並不想再要第二個丈夫，但是她常常想要是有一個兒子她會多麼高興。她想沒有青年男子生長的家庭不能算作一個家庭。她相信一個男孩子一定會愛他的母親，即使不能比一個女兒的愛再多，至少也有一種異樣的感情，這種感情一定是不可思議的甜美——一種鹵莽的，衝動的，不安靜的愛：一種試驗他母親的愛到了裂點的愛；一種要求的，不管不顧的，當然的要求的愛，毫無疑問的承受她的好處正如她承受土地的膏腴一樣，盲目的，趨奉的知道她有無窮盡的好處而用她：她可以為這個哭；這是無價的寶貴：一個男孩臉上的一笑可以使她心裏高興到極點。固然她的女孩兒已經是難以形容的可愛了，的確是她寬大的心中的一個小島，但是要有一個男孩子……她的乳房可以為他充滿了奶，她可以在亂石堆裏，曠野裏撫養他；他是她的生命，是她的冒險，保護

暮年的一個屏障，一種解愁的符咒，一種芬芳，一段心事，一種淘氣……

喀佛底太太對於她家裏新添的那個人很滿意，但是她希望可以從他的來而增加的利益却沒有像她最初接洽時所想的那樣大，這是十分顯明的。那個少年彷彿有一個極大的飯糧，喀佛底太太說起他的飯量來恭敬的像談什麼極大的極可怕的东西似的。半個面包祇不過填滿他的半根飢腸，他狠可以風捲殘雲似的再收拾他那半個。因此他的來不但不能免去她想要躲避的破產，這破產反而來得更快更淒慘了她。不知道這情形應該怎樣對付，這次她確是爲了討論這重大的事情來找韋須有太太。固然她狠可以要求那位少年增加那公平的，兩頭不吃虧的飯錢，但是她又討厭這類辦法。她不願意爲了一個惹人注目的食量去責備或麻煩人家。無論如何她不喜歡爲食物提出問題來：因爲一有這種念頭便有傷她的大量的氣度，並且因爲她自己也是一個食慾的奴隸者，或主人。她自己也因爲這個食慾以致擾亂了她的財政，這種同情更使她願諒這個青年的缺點。

莫須有太太勸她一起首就應該用許多麥粥塞住那個少年的飢餓的需要，麥粥是一樣價錢便宜，滋養的並且狠使人滿足的食物，這樣，他對於貴的食物消耗便可以受情理以內的限制了。她以為食量大多半是因為年紀輕。一個沒有長成的男孩既然沒有方法限制他的食慾，如果爲了這樣一個狠合理的缺點要去侮辱他實在是不應該。

喀佛底太太想這辦法狠可以做得，她多謝她朋友給她的指導；但是瑪麗，聽了這些政治的事情，知道喀佛底太太這人不能再要求旁人的尊敬了。她可憐那位少年因爲他的胃口如此受公然的討論，可憐他爲了他沒有方法防衛的，療治的飢餓，不定那一天就會被逐出大門之外。

〔二十七〕

瑪麗和喀佛底太太的那位房客不久便遇見了。有一天他從大門進來，瑪麗正提着一大桶水上樓，一天之中要搬運兩三次水桶實在是小家子的人的一樁吃力的事情。那個少年不願她的推讓，央告，立刻搶了水桶提上樓去了。他走在瑪麗的前幾步，走的時候很高興的嘴裏噓噓的吹着哨，所以她能仔細的端詳他。他狠瘦，瘦得差不多要使她發笑，但是那個重水桶要是瑪麗提了，腰也彎了，背也屈了，他提着却狠輕便，像這樣一個瘦人提着會這樣輕便實在令人可驚，他走起來一躍一跳的，看了使人心裏高興的。他把水桶放在房門外，狠懇切的要求她無論那時候她要取水，祇管打他的門，因為他給她做這種事情只有太高興了。況且這又一點不麻煩的。當他說話時他偷偷的瞧她的臉，瑪麗也在偷瞧他的臉，在他們發現彼此同時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兩人立刻望他處看了，那個少年便走入自己屋子去

了。

但是瑪麗對於這個少年狠生氣。她下樓穿的是家常便衣，這衣服是不漂亮的，她不願意叫無論那一個少年瞧見她穿着不合這樣一個時間的衣服。她不能想像她會同一個男子說話除非她像赴宴會去似的打扮好了的。她母親有時提起的，與她自己時常夢見的那些先生，太太們從來不穿敞衣的，那些先生們總是穿着綠綢的短衣，袖口上綴着浪沫似的花邊，同樣華麗的材料瀑布似的在他們的胸前洶湧。那些太太們衣服穿得很少，關於所以少穿的根本原則，雖然她認為是應該的，但是她不明白爲什麼。

真的，這時瑪麗對於衣服的趣味遠超過她從來所知道的別種趣味。她很熟悉葛萊夫登，威克洛與道森街上每升衣服店的窗子裏的內容。并且她能很聰明的奇怪的知道關於線或縫或邊的顯明的，微細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差別，分別出這一件衣服是屬於時新的，而牠的隔壁一件祇不過屬於尋常的。她與她母親時常討論到

使他驚怪——她們的靈魂的自然的尊嚴配穿的衣服。莫須有太太帶着一種有些氣不平的痕跡的謙卑承認她可以用顏色裝扮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她斷定一件黑綢衣服，胸前掛一條黃金粗鍊子最配她現在的靈魂。她不耐煩，差不多看不起，那些輝煌燦爛的靈魂不能與他們的物質的外表相稱。她想一個人過了某個時代應該裝飾身體，不應該裝飾靈魂，她發見了這樣東西是不能分離的。於是她主張一座破廟裏應該有一位狠小的神，一個醜陋的或敗爛的軀殼不應該裝飾得極華麗，不然，人家便要毀謗你是虛偽或愚笨。

但是她為瑪麗計畫衣服却帶一種自由，勇敢的態度，這態度雖然使她女兒吃驚，同時也使她高興。她將二十種不同的式樣穿紮成一種令人可怕的獨出心裁的新花樣。她想出許多種，除去受神靈感動的針線外，無論什麼工人做不出來的，複雜的衣服，還有許多種差不多簡單到不能以言語形容的簡單衣服。她討論那些着地拖的肥大的長袍，十個侍女牽着都覺吃力的。她還聽說過一種材料輕鬆，軟

薄的衣服，塞在核桃殼裏比一件尋常衣服裝在旅行箱內還便當。瑪麗對於各種可能的衣服和不可能的衣服加以許多喜悅和羨慕的感嘆，莫須有太太於是又溫習她自從三歲起一直到今日所有她穿過的衣服，其中有結婚的禮服，穿孝的喪服，以及穿着出去野遊的，跳舞的，旅行的衣服，說話間她又偶然岔入她的朋友和仇人在同時內所穿的衣服。她解釋衣服的基本的原則給瑪麗聽，告訴她在這藝術裏，如同別的艺术一樣，不能不照規矩的。有的衣服長子可以穿，矮子也許不可以，穿在一個胖女人身上的衣服給她的瘦小的妹子穿了彷彿是一件很可憐的孝衣。細條子的布料可以使一個矮女人顯得高，粗條子可以減少一個高得難辦的長子的高度。她解釋各種大小的棋盤紋布，方格子布以及所有的雜亂的絲光布的用處，她又說明關於顏色深淺亮暗的奧秘，說得來津津有味使瑪麗聽不殼的。她很知道與臉黑的人相配的颜色和與臉白的人相配的颜色，她也知道合乎黑白之間的人的颜色，還有對於紅頭髮的與沙顏色的人和那些沒有一點顏色的人各有特別的办法。她定下幾條

她女兒奉爲神聖的規則——一個人在家裏應配好她的眼睛，在街上應該配好她的頭髮，這是第一條；一個人的帽子，手套，鞋子，比其餘一切的衣服都重要，這是一條；一個人的頭髮的顏色和襪子的顏色應該很相近似的，這是第二條。接着她又告訴她女兒，一個女人不能不打扮好的，所有這些瑪麗都牢牢的記在心裏，她還要求她媽再多教點給她，這是她媽很能夠並且很願意做的。

〔二十八〕

等到性慾的本能一經惹起的時候，所有人，狗，青蛙，硬殼蟲，與在這個目錄以內或以外的其他生物都狠固執的想滿足他們的野心。凡是引誘我們的或拒絕我們的那種東西我們都不容易擺脫。愛與恨同樣的吸引或強迫，因為這兩種都是變態的，所以不管我們高興或苦痛硬把我們拉着跟在牠們的後面，直到最後我們的盲目的固執不是被征服便是得安慰。我們按着境遇所吩咐我們的或是讚美或是切齒。世上沒有比仇恨勝利再慘的悲劇，也沒有一樁事情像仇恨失敗的那樣可憐的無聊；因為仇恨就是終了，而終了是一個活動世界裏的大罪惡。愛是一個開幕者，牠在占領得來的山峯上展開牠的旗子，永遠向一個新的，更仁慈的冒險裏衝鋒。仇恨的勝利乃是從一個陰溝裏得來的，這個陰溝外面看不見牠的水平線，連一個跛脚的郵差也不會從這裏走的。

自從瑪麗從那個偉大的巡警的懷抱裏逃走之後他想念她比往常格外厲害；不過她的小影現在是在憤怒的寶座上；他看見她彷彿是一個立刻就有迅雷疾電的陰沈的晴天。真的，她開始將他的精神占領了，連他姑母的侍候，和那個喜悅的姑娘的慇懃都不能給他一點安慰，不能使他斷絕那個朦朧的蔓延在他與他照管車輛的職務之間的默想。如果他沒有發見她的出身寒微，他的進行是簡單的，直爽的；在現在這樣情形之下，他的問題便變成個每男子的難題了——究竟他娶這位姑娘呢，還是那位姑娘呢？但是用來解釋這種問題的數學，結果總會減輕他的困難，他可以十分自由的遵行所指示的路徑於他的自愛一點不會有妨礙。無論他的傾向在那方面遊移，假使他心裏有一種懊悔的苦痛（那是不能不有的）這樣的感覺不是最後被他的理性所放棄，便是留着做一個有滿足愛好的紀念。如今他既然知道瑪麗的社會的卑賤，這個問題便複雜了。因為，雖然以後他要娶她作妻子這一層自然不成問題的，她最後那種惡待他的情形彷彿在他血裏注射了一針病毒，這病毒的一半是

要得到她身體的一種熱情，一半是要報復仇恨的一種癡狂。假使一起首她就沒有理他，他倒很容易拋棄她的；他在她現在的動作裏看出她是不愛他，這真使他惱怒，因為這是侵犯他的正當的權利——以先他祇要伸出手去，她一定會像小貓似的馴服落在他的手裏，現在呢，她居然會躲避他的手，真的，她會於牠沒有一點關係；這種情形是不能饒恕的。他一定很高興打到她服從，一個小女孩子有什麼權利可以拒絕一個男子的，況且是一個巡警的懇求？這是一種刁歪的心性應該用一根短棍把牠打直的。但是一個小姑娘在她沒有嫁我們之前我們不能自重的甚至於安靜的揪打，因此他不得不放棄那個寶貴的念頭。他應該用她所該受的鄙視將她從他腦筋裏驅除出去，但是，啊呀！他不能；她如同耳垂似的黏着不去，除非將她占領了或把她打一頓——兩個都是可怕的辦法——因為她已經變成他所憎惡的寶貝。他的感覺與他的自尊互相設法把她扶在一個高台上，而他祇能驚愕的向上看——本來在他低下的那個她現在會比他高！這是可驚駭的：她一定得從她的尊高

被拉下來，再用他自己的憤怒的脚底把她踐踏回到她原來的低微；然後她可以再被榮耀的舉起來，用一隻和平的，寬恩的男子的手發放出饒赦與恩典，或者因為她的傷痕還賜給她一種撫慰的膏藥。傷痕！一膝踝，一胳膊肘子——這都不算什麼；一點兒傷口祇要親一下立刻就好的。可以用男子的接吻醫治的傷痕女子會不寶貴嗎？自然與先例都賭誓證明這話是對的……但是是在他範圍之外的；無論他的手伸到多高，也殼不着她。他急疾的走到鳳凰公園，到聖司蒂芬公園，又到郊外有樹蔭的地方同隱蔽的小路上，但是那裏也沒有她。他甚至於到她住宅的附近去探訪，也不能遇見她。有一次他看見瑪麗在路上走來，他便退縮到一家門洞裏。一個年輕的男子在她旁邊，滔滔不絕的說着話，瑪麗對他也是同樣的多談。他倆過去的時候，瑪麗看見了他，臉上便紅暈起來。她挽着她的同伴的手臂，兩人放開大步急忙的走了。……她對他從來不曾大談過。永遠是他一個人說話，而她總是一個服從的，感謝的聽者。他從來沒有不高興她的緘默，但是她的隱晦

——這是一種假裝，比假裝更壞，一種欺騙，一種假面具與蒙蔽着的虛偽。她狠情願的服從他，但是她的周圍罩上一個隱藏的，保護的盔甲，她躲藏在這盔甲裏可以不受那種制勝的軍器的傷害。一個戰勝者難道沒有擄掠品嗎？我們要求城牆上的鑰匙以及無限制的出入，不然我們的火把又要放光了。這位有說有話的瑪麗是他向來沒有見過的。就是在他面前她尚且還將自己隱藏起來。在各方面看起來她是一個淘氣的。可是她能對那個與她同在的東西說話……一個乾癟的賤東西，像這樣的人祇要男子的一口氣便可以把他吹到極遠，吹到四分五裂的沒有了。這個男子不又是一種侮辱嗎？難道她連埋葬她的死人還等不及嗎？呸！她不值得他想念。一個女子這樣的容易被引誘，可以隨便吹到這裏，吹到那裏，她也看不出什麼不同來。這裏和那裏在她看來都是一樣的地方，他和他都是一樣的人。像那樣的女子沒有好結果的：他見識過不少了，這種樣子與這種結果永遠不分離的。一個人難道不能就事實預言嗎？這時他眼前彷彿看見在窮人窟裏的一個壞

婦人，一個賣淫女子在一個黑暗的門口徘徊，這個幻像使他忽然非常高興，可是到了第二分鐘便離開他了，這是她撲着翅膀帶着大笑的聲音擠了進來。

他的姑媽從他緊蹙的眉心裏推想到他的職業上的重大責任，心裏狠爲他可憐，她爲他從來所沒有想到過的事情瞎難過，因此使他的好脾氣的最末一點也離開了他，他便張口大罵她，罵得她驚惶起來。那另一個快樂的姑娘的那種甜美的味兒上從來沒有嚐過，祇不過擺着做樣子，她會在他的面前默默的想心思：她有時候彷彿質問似的飛他一眼……她得小心點，不然他的火氣要直衝到她牙齒裏：大的聲音嚇到她的喉嚨裏嚇得她昏迷過去。這時應該有一個人顯出一種看得見的，摸得出的痛苦可以與他做對偶。難道法律所追究的沒有比偷一隻手表再深的嗎？有人偷了我們的自尊難道還可以逍遙法外？我們的靈魂對於他們的侵略者難道不能要求賠償嗎？總得有一個狠富足的人修理他的裂痕，不然天堂便沒有警察署公道，也許那個姑娘的運命應該替瑪麗贖罪。使別人心裏像他一樣的難過，雖然是痛苦

的，也是痛快的事情，應該叫別人難過的；他狠殘忍的決心要這樣做。

〔二十九〕

喀佛底的太太的房客與瑪麗果然漸漸的親密了，這並不是使了什麼詭計。莫須有太太自從聽了那個年輕男子的食量與他不得不滿足這食量所經過的苦痛，她很爲他提心。她總想那個孩子從來沒有吃飽過，她對她女兒說起年輕人的貧苦格外誇大其辭。一個年輕姑娘所不能了解的那種身體孱弱都是因爲營養永遠不足。喀佛底太太是她的朋友，並且又是一個很好的，端正的婦人，什麼謠言誣蔑她都是枉費；但是喀佛底太太乃是六個孩子的母親，究竟不敢過於擴充她的天生的仁愛學以致妨害她的孩子們。再者，因爲她丈夫的沒有事更限制了她的大度。她知道喀佛底太太家裏的瘠瘦的飯鍋，她又看見那個年輕男子祇於得到喀佛底太太敢給他的一點食物，因此他的飢餓的苦痛差不多斃了她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會找了一個機會去同他親近，這事很容易的成功了；所以瑪麗看見他坐在她們的牀

上大嚼她們的半塊面包，初見雖然有點驚愕，但是立刻就很高興了。她媽帶着一種恬靜的愉快看着她們的食物的消失。雖然她的幫助不多，但是每一小塊都有幫助，不但幫助了他的需要，並且他的食量滿足之後連她的朋友，喀佛底太太，同她的孩子們也得了幫助。不然，這樣的胃口竟可以妨礙他們全家的平安。

那個少年用一種很流暢的高談闊論報答她們的厚意，說些莫須有太太和她女兒向來不大有機會可以研究的許多問題。他說了那些於少年們有關係的很有趣的問題，他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雖然常很糊塗的，也狠毅有趣的，雖然常有孩子氣的錯誤，但是不討厭。他善於辯論，倒也頗能承受理性；因此莫須有太太有了她向來不大得到的討論的機會。不知不覺的她占據了給他做指導的哲學的朋友的地位，而瑪麗在他的談論理也找到了新鮮的趣味，雖然那個少年的思想與她的很不同，他也曾按她所在的地位思想過，所以暗中糾纏他心裏的問題也就是深深占據她腦筋的問題。共同的糊塗也許像共同的利益一樣的互相牽制。我們對於一個比

我們智識多的男子或女子彷彿是懷疑的，但是我們對於那種祇憑推測代替地圖，祇以優遊代替指導的探險家，便許他用我們的手做他自己的手，把我們的錢袋作他自己的財產。

那個少年既然不比一隻貓更怕羞，不久他便與瑪麗晚上一同出去散步了。他是一月大雜貨店內的一個夥計，他告訴瑪麗許多於他們兩人都認為很有趣的事情。因為在他的職業的地位內既有朋友也有仇人，這些人他可以用於他們相配的流暢的話來講。瑪麗知道，比仿說，那個大老班是禿子，但是人很端正（她看不出禿子與端正之間有什麼自然的關係），還有那個二老班是一個既無德行又無鬚子的人。（她彷彿見他像一個鯊魚似的有一隻惡毒的眼睛。）他述說那許多在旁人祇有一件，在他可是占全了的壞事。（這樣他一定是毛茸茸的。）言語，就是那位少年的言語，不能適當的形容他。（他把男孩子當早餐吃，女孩子當茶喝。）那個少年與這個傢伙永遠不完的衝突（一隻熊有兩隻小耳朵與一嘴巨牙）；不是公然

的衝突，因為若是公然衝突他便立刻會被辭退（一點不是毛茸茸的——一條智識狼充足的黏滑的鰻魚），而是一種暗地裏的不息的戰爭，這種戰爭占據了他們所有空閑的精神。那位少年知道總有一天他不得不打那傢伙，這是一定的，可是那一天那個傢伙準要倒臺的，因為他的力氣其實可怕。他告訴瑪麗被他打後的可怕的影響，但是瑪麗看了少年的肌肉祇有更懷疑。她口裏稱讚他的肌肉因為她想這是她應該盡的義務，但是對於牠們的無敵的破壞性多少有點疑惑。有一次她問他能不能夠與一個巡警決鬥，他告訴她說巡警不能單獨與人決鬥，祇可以仗人多合夥兒打，他們那打法是又狠又醜的，往往就靠他們那大脚靴子踢；所以體面人對於他們的決鬥技倆或他們的私人行爲都看不起的。他告訴她不但他能打倒一個巡警，他還可以壓服像這樣的人的子子孫孫，並且可以一點不費力的做了。那位少年自己承認對於所有的巡警與大兵有一種激烈的惡感，他又把那些地主與許多勞働者的雇主也列入這些壞人的團體裏。他罵這些人沒有一個待人公道的。他說，一個巡警可

以無緣無故的捉拿他的隣舍，如果對於他們的憤怒有所反抗，那個不幸的囚犯便要
在他的監牢裏被極凶猛的拉來拉去，直到他們的憤怒的威嚴緩和了為止。一個男
子犯的要被捉拿的三種大罪就是酒醉，騷擾，或是拒絕戰鬥，可是這些都是青年男
子所最容易犯的毛病，他對於武力很有趣味，並且還要批評他們的行爲。他看見
一個兵丁便會煩惱，因爲他看見一個戰勝者昂頭闊步的在他國內的都城裏經過，而
他的本地不能驅逐這個驕傲的人實在使他驚訝，使他羞辱。地主們的心內毫沒有
感情的。他們這些人沒有慈善的心腸，也不願意幫助那些將全生命犧牲於他們的
利益的人。他看他們好比是些懶惰，不生產的貪夫。他們口裏永遠嚷着『給，
給，』但是他們從來不報恩的，祇是有增不已的，侮辱人們的專橫。還有許多雇
主也列在這壞的一類裏。他們是否認人類一切義務的人，他們看自己是萬事的開
始，也是萬事的結局。他們滿足他們的貪心並不是因爲可以做他們同胞的恩主（
祇有這種正當的自由爲我們所看得見的）祇不過無聊的運用一點勢力以達到財富所

能得的讚美，至於給這種讚美的人實在是人類的大愚。這些人用完了他們的幫助者便一脚把他們踢得遠遠的，他們利用了他們的同胞，買了他們的同胞，又賣了他們的同胞，而他們的驕傲的自信與他們為他們的安全所聚集的偉大權力使他驚駭得彷彿這是一件不能相信的事情，雖然這是很真的。世上竟有這種事情使他煩惱得大聲高呼了。他要把他們一個個指出來給大眾看。他看見他的隣舍堵著耳朵，祇要他能夠刺破那些厚皮的聽覺，他就是大聲的喊到死也是願意的。那些他以為極簡單的難道人人都會不懂的！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別人不能，雖然他們的眼睛筆直的向前看并且的確專心的有感覺的向四下亂轉！難道他們的眼睛，耳朵，腦筋活動得與他的不同，或者他是一個特別的怪物，生下來便受了瘋狂的害？有的時候他預備讓人類與愛爾蘭都倒他們自己的霉去，他很相信假使世上沒有他，他們立刻滅亡盡了。

有的時候他說起愛爾蘭用一種熱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假使說給一個婦人聽未免

太厲害。真的，他把她（指愛爾蘭）看作一個女子，彷彿王后似的，很受苦但是很高傲，他爲她提心吊胆，凡是愛她的男子都是他的骨肉弟兄。有幾個字（愛爾蘭的別名）的勢力差不多可以催眠他——祇於這幾個名字稍稍念幾遍便使他樂得發狂了；牠們有奧秘的魔術的意義，這意義深深的刺入他的心弦，震得他使他發生一陣熱烈的憐憫與愛感。他很想做出一番勇敢的，激烈的，偉大的事業，這事業可以收回她的信用，可以使愛爾蘭人的名字與偉大或獨一這兩個字有同樣的意義：因爲他看不清這幾個字的意義的差別，如同別的少年以爲強暴就是英雄，怪僻就是天才一樣。他說起英國來帶着一種彷彿驚嚇的神氣——彷彿一個小孩縮在一個漆黑的樹林裏講那個鬼怪殺了他的父親，擄了他的母親，把她帶到他的用枯骨建造的城堡裏的一個可怕的監獄裏——他這樣的說英國。他看見一個英國人一手挽着一個王妃，凜凜可畏的大脚步的向前走，而他們的弟兄們與他們的武士們都是被困在廢術裏倒頭熟睡，不管人家侵犯他們的婦女，也不管人家污抹他們的盾牌……

「殘，可憐可憐，那曾經一次榮耀過的班拔（即愛爾蘭）民族！」

〔三十〕

那位巡警來叩她門的時候，莫須有太太吃了一驚。她家的叩門聲是狠稀有的，因為有人來拜訪她還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情。近來喀佛底太太雖然不斷來同她談話，但是她從不叩門的：她尋常總是高聲叫『我可以進來嗎？』於是她就進來。這一次是一種有禮貌的叩門聲不免使她驚訝，她看見那個高大的男子鞠躬着站在門口差不多使她氣都噎住了。瑪麗也是嚇呆了，一動不動的站着，把一切禮貌都忘記了，祇顧張着眼睛望着那個客人。她心裏知道而又不知道他來是爲什麼；但是她多少可以立刻相信他來是與她有關係的，雖然她甚至於不能模糊的猜出那比較切近的他的來訪的意思。他的眼睛釘了她一會，便轉到她母親的身上，他遵從了她的聲音有些戰慄的邀請，便走進屋來。屋內沒有椅子坐，莫須有太太不得已請他牀上坐，他如命坐下了。她以爲他來也許是與康諾太太叫他捎什麼信來，她

對於她所認爲亂闖的這種拜訪心理有點生氣，所以，等他坐定之後，要聽他說什麼話。

甚至於連她也看出了那個高大的男子神情的迷亂，臉上的不好意思。他的帽子放得不是個地方，他的兩手也是如此，他說話的聲音燥澀得使人難受。這時瑪麗退縮到屋子的儘底頭，這種不舒服的說話對於她有一種特別的影響；這種搖撼不定的聲音觸動了她的胸頭使她胸中像那聲音一樣的震盪，她的嗓子漸漸的發乾，使她難過得禁不住一陣大咳，這件事務又加上因他的來所給她的那種刺激與驚慌逼得她萬分的痛苦。但是她的眼睛不能離開他，她心裏祇是懷疑，又是害怕，不知他會說出什麼話來。她知道他有許多事情可以討論，不過這種事情她不願意在她母親面前聽，並且她母親聽了也會不願意。

他談了一會天氣，莫須有太太帶着她沒有設法隱藏的那種恍惚的神情傾耳聽着他。她明知道他並不是要談天氣，假使有適當的機會她便要說破他。她也知道

他的來訪並不是一種禮貌的，友誼的往還——與他最末次的相見的回憶禁制他有這樣的推測，因為那時候禮貌已經退位，讓怒罵給占據了。假使他的姑媽派他來捎信給她，他說話用不着客套，只要報告他的消息便了，也犯不着爲了這小小的職務就變成他現在這樣的徬徨的形景。莫須有太太注視他的時候一種可怕的感覺觸動了她，所以她問他有什麼事情她可以給他做的時候，她的聲音是一種很不自然的調子。

那個巡警突然用一種彷彿拋錨似的手勢一直鑽到他的問題的中心，他說話時莫須有太太臉上的顏色很快的由迷亂變成好奇，一時又迷惑起來，又變成一種空洞的驚愕。他說完了開場的幾句話，她便扭轉半個臉去注視瑪麗，但是一種模糊的羞恥禁止她窺探她女兒的眼睛。瑪麗待她不公平道這件事情使她很快的很苦痛的覺到了：這裏有一種應該信託給做母親的秘密，一種她不相信瑪麗會瞞着她的秘密；所以，她用自己的感覺來猜度她女兒的感覺，她拿定主意不去看她，爲得怕她眼睛裏

的驚駭傷了她所愛的女孩，並且她知道這時她女孩的心理一定非常的苦痛——無容疑的那個男子是提議要娶她的女兒，這樣一個提議的出乎意外使她心裏吃驚；但是他們倆以先一定來往過不少次并且也曾求婚過這件事情於她是很明白了。瑪麗也在昏迷中聽他說話。這時難道一點沒有方法脫離那個男子嗎？像這樣的一種脫不了身的黏膠她覺得實在可恨。她此刻感覺着彷彿她是一個被殘忍的不顧慮的獵人所追趕的人。她彷彿聽他在雲端裏說話，她心裏祇有一件事情明白的就是她知道她媽一定在那裏揣想。她又是怕，又是慚愧，而那種年輕人往往用來當作避難所的愠怒彷彿像黑暗似的落在她心裏。她的臉漸漸的沈重，空洞起來，她裝作與過去的事情毫無關係似的眼望着她的面前。她一點不相信是誠意的：她的目前的不舒服證明他是一個祇於居心要使她和她母親兩人吵架，好滿足一種無處發洩的憤怒罷了。她心裏三番兩次的忽然火冒上來了，恨不得點着脚指逃出這間屋子。在一晃之間，她便可以脫離這個地方，逃下樓梯，到了街上，走到無論那裏去。

她的耳鳴與她的幻想一樣的快；但是她知道她母親的一句話便可以像屏風似的擋住她不讓她走，她想起他可以看見她俯首服從的這種念頭心裏忿極了。

他說話時他並不看瑪麗。他告訴莫須有太太他十分愛她的女兒，他求她的允許贊成他求婚。他給她知道他同瑪麗已經有許多次互相認識的機會，並且對於婚事的意見彼此都是一致——這時在莫須有太太的腦筋裏想起以先她與她女兒曾經有一次談話，那時候瑪麗想要知道一個巡警是不是一個女子可以嫁的理想的人？現在她明白這句問話的意思了，這不是被一種可讚美的，差不多一種科學的好奇所引起的，乃是一個陰謀者在欺騙中所成就的那種有利害關係的，狡猾的推想。瑪麗可以看出那個記憶在她媽腦筋裏來回的飛舞，這事情狠使她苦痛。她媽的心裏也是不舒服——那裏又沒有椅子可以坐，她得站着聽那個多少感覺點舒服的他坐在牀上說那些話。假使她也坐着，她便可以駕御她的思想，還可以狠從容的對付眼前的情形；但是站着的時候要態度自如是不容易的：她的兩手交插着攔在胸前，這

種像女學生的態度使她討厭，也使她拘束。還有一層，那個男子所說的彷彿都是肺腑之言。至少他的話彷彿不是假的，并且擠出這些話來的那個目的也是真的。她不能夠放縱她的感情同時能避兒放蠻，這種放蠻就是她在忿怒之中也覺得是不該，真的，連一想起都要臉紅。也許他的沒有資格的主要原因為他與奧康諾太太有關係，其實這一層不能算他的過失，并且她也狠為他可憐。但是這確是一種不能挽救的缺點。他儘可以脫離他的職業，或他的宗教，或他的國家，但是他不能擺脫他的姑媽，因為他的皮膚底下帶着她；他是她又加上一點別的東西，在有的時候莫須有太太從那巡警的眼內可以看見奧康諾太太小心翼翼的在那裏看着她；他的前額的一扭像一個幽靈似的她隱約的現在那裏，忽而消滅，忽而又出現了。這個男子是被她毀壞的。雖然他並不少知識，并且他願娶她女兒的這個事實證明他不是像她所想像的那樣完全不可救。

這時候，他說完了他愛他的女兒與他們兩人的性質可以合得上來的話，他又談

到關於他的世俗的事情，如同他當巡警的薪水，他的位置的可以陞遷，陞遷之後薪水也就跟着增加，還有一定的養老恩俸。此外，他的父母死後也可以得到錢財的增加，或許別的親戚死後也可以合理的希望收入的擴大。固然他一點不願意談到這些事情。但是那位莫須有太太的板板的態度與她女兒的含怒的無情強迫了他，雖然不願意的，從他的軍器庫裏掏出些雖然不是貴重的軍器。他不料到她們會這樣固執：他總以為那個大一點的婦人聽他要娶他的女兒心裏一定樂了，等到一看那擁護這個想像的證據沒有來，於是他不得不求告他以爲占據在每個作苦工的中年婦人心裏的那種貪心。但是這些話聽完了，對方依舊是漠然不動於中。他狠可以在她所立的地方打她幾下。他的身體不時的緊張到一種狂暴的，身體的爆發，一種感情的火熱的狂怒，甚至於可以把這兩個婦人嚇得納頭跪倒，那時候他的一嚷可以把她們的驚叫壓成了一點輕輕的低語，正是一個男子應該做的。然而他連停止說話都不敢，他竭力裝作一種自如的，好脾氣的，半不在意的態度表白他的事情，這

種情形使他與那二位聽者都是非常苦痛。還有她們兩人站着也使他不得勁兒——像這樣一個會見的空氣所應該有的那種愉快的平等在一起首已給破壞了，已經坐下之後，他也不願重新立起來。他覺得他的身子粘在他所坐的牀上，他又覺得假使這時他立起身來，這間屋子裏的緊張的程度會鬆懈到如此，那位莫須有太太會立刻說出冷嘲的決絕的話來，或者她的女兒同樣決絕的破口辱罵他，拒絕他。他不敢正眼看她，但是從他眼角邊可以看見她直挺挺的站在火爐面前，一種與他常見的柔順的樣子迥乎不同的態度差不多令人生厭。這時如果他身子能出這間屋子他一定會感謝上帝，但是如何可以逃出這屋子他就知道了。他的自尊禁止他有如同不光榮的退避這一類事情。他的興奮的精神不許他動一動。而刺激他身體與心理的表面的那個怒氣祇於被一種怕懼的本能給壓住了。他所怕的就是萬一他動了，他怎麼辦呢，因此，他帶着可怕的嬉戲的態度開始說到他自己，他個人的品行，他的節省和穩健——他揀那些凡為許多女子所依賴的各種德行說了。他又鄭重其事

的說他所犯的幾種小毛病，他所以如此祇因為說話而已，如同吸煙，喝杯把葡萄酒，偶然花一個先令去賭跑馬。

瑪麗含怒的，專心聽了他一會。她是他的非常的談話之中的題目這個事實在一起首就增加了她的思想的速度。假使這段事情不這樣嚴重，她一定很高興看她在自己在這個奇怪的地位，並且可以抱定十分客觀的態度嘗試這個冒險的全體的精神。及至她聽到他，『說到她的頭上來了，』把所有他們兩人在一塊兒散步，到飯店裏吃飯，在大街上，公園裏游玩，這一次那一次他對她說的什麼話，以及她對於這個問題，那個問題所說的話一齊在她母親面前和盤托出了之後，她看他不過是一個惡毒的，不受教育的人；後來他竟暗示她之對於婚姻與他一樣的热心，把一個須在第二人面前拒絕他的可怕的責任放到她的身上，於是她關上了她的思想，按住了她的耳朵，不去理他，她決意拒絕去聽他的說話，雖然她的知覺依然辨認他談話的意思。她聽他的話是一種沈重的，乏味的嗡嗡之聲好像是從濃霧裏傳來似的。

她打定主意假定他們兩人之中無論那一個問她什麼話，她會給一個老不答復，眼也不朝他們，後來她又想她要蹬足怒聲說她恨他，他看不起她因為她給他的姑媽作工，他為她慚愧，與她絕交都因為她窮苦，他同她散步，同時又和別的女子散步，他的追隨她祇因為要纏擾她，她不愛他，她甚至於不喜歡他，真的，她從心裏不喜歡他。她願意把所有這些話從一口急氣裏大聲說出來，但是她惟恐在她沒有開口之前臉先紅了，或者更甚於此，竟會大哭起來，失去了一切的莊嚴，這種莊嚴她要在他的面前維持，為得要給他看她那個正是為他得不到的最好的態度。

但是那個高大的男子的話已經說完了。他幾次設法再要提到為他們兩人的結合的希望，還有將來他們結婚之後倘得莫須有太太和他們同住實在是他的幸福。他不願意發現瑪麗對於這個問題有懷疑的態度，因為直到他走到她們的門口時他還沒有懷疑到她會不願意。她最近的躲避他，他當作這是女子的以退為進的戰略。他深信那個不願意的人是他自己——是他遷就她，他心裏經過了一場很激烈的爭執

之後才能這樣遷就。他狠知道他的親戚，他的朋友對於這件事的驚詫與不贊成，因為像他這樣的地位這樣體格的男子看出姑娘們來都是些賤東西，就是最好的姑娘也祇要一求便能到手的。因此，這位姑娘竟會認真的拒絕他的求婚真使他大吃一驚。可是他再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於是支吾着以至於緘默不說了。

有一兩分鐘的功夫這間小屋裏非常的寂靜，寂靜得彷彿像無窮似的嗡嗡。於是莫須有太太嘆了一口氣說。

『我不明白』，她說，『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件事情，因爲在你們兩人來往之先我的女兒同你連一點暗示都沒有給我。我不明白爲什麼瑪麗或把這樣一個秘密瞞着她的親娘。也許我虐待她了，恐嚇她了，雖然我不記得我做過什麼事情會使她那樣的背棄我，或者，也許，她想我不聰明，像她婚姻這樣的大事我不會管，上帝是知道的，做老人的心眼兒最傻不過了，要不然她們便不會那樣一年到頭，一天到晚的，爲她們的兒女做牛馬吃苦頭了。一個孩子因爲她的母親是個傻子使她不

能信託而會說謊話亂跑街命同路上第一個向她領首的男子跑，那是一點不希奇的。當然，我不會希望像你這樣有身分的人來告訴我那件事，那是我也許在那裏給你的姑母家裏的廚房或過道擦地板，而你和別的人同坐在客廳裏。當然的我不過是一個做短工的老太婆，我心裏想什麼，或贊成什麼，或不贊成什麼，那有什麼相干。我不是做了工得到我的工錢了嗎，一個人在這世上還想要什麼？至於你們倆結婚之後邀我與你們同住——這是你的好意；但是這不是我的願意，因為假使我與你沒有關係的時候我不喜歡你，等你做了我的女婿，我也未必就喜歡你。先生，請你原諒，我要說一句話，我們既然說話，最好痛痛快快的把話說出來，我的話就是這樣，我從不會喜歡過你，以後我也決不會喜歡你，並且我願意趕快看見我的女兒嫁給無論那一個人，却不願意看她嫁給你。但是，關於這一層實在也用不着我說；這不都是瑪麗的事情嗎，這是無可疑的，她同你一定會料理得很好的。現在她對於料理事情是一個熟手了，如同你一樣。並且這也於我有好處，我可以從她學點

東西。」

莫須有太太手裏拿了一塊破布，走到火爐旁去動手擦爐子。

那個高大的男子眼睛看着瑪麗。這是他身上的責任應該說點什麼。他有兩次打算要說話，但每次他覺得他要說到關於天氣的問題，他便止住了。瑪麗並不看他；她的兩眼牢牢的停在一塊離着他的周圍很遠的牆上，這覺得她彷彿對於自己賭過咒「輩子不再看他了似的。但是這間屋內的十二分的寂靜真有點難堪了。他知道他應該站起身來走出去，但他不能叫他的身子這樣做。他的自愛，他的體力不許有一種狠馴服的退讓。這時他從恍惚，呆木中得到了一個念頭——就是他曾愛顧的那個膽怯的小東西，假使他把那個問題直接問她，一定不至於找出強硬的勇氣來對準了反對他，於是他又想要說話了。

「瑪麗，你母親氣我們了，」他說，「我想她是應該生氣的；但是以前我所以沒有告訴她的原故，我承認假使我做的是正當的事情我應該告訴的，是因為同她遇

見的機會不多。並且沒有一次遇見她同時沒有旁人在那裏的。我想你所以一點沒有提起的原故是因為你要等你自己同我有十分的把握然後再說。我們兩人沒有把這件事情公開實在都錯了，但是你母親知道了我們不是有意觸犯她或者在她背後做了什麼之後，也許她會原諒我們。你的母親彷彿是在恨我，我不知道爲什麼，因為她還一點不知道我，並且我從來不會做什麼難爲她的事情或說一句反抗她的話。也許等到她知道我如同你知道我一樣的時候她會改變她的思想的：但是你知道我愛你比愛誰都利害，我會教你高興，會做你的好丈夫。當着你母親面前我要問你的話是——你肯嫁我嗎？

瑪麗沒有答復。她不看也不表示一點她已經聽見了的神氣。但是現在是她沒有膽量看他。被她與她母親兩人所窘的那個高大男子懇切的向她求情雖然她和他明知道這是白求，假使這時她看了他的樣子，她一定會傷心。她不得不佩服他所做的這種男性的奮鬥。連她立刻所能覺察的，他的說話的詭計與手段差不多都

能感動她流下淚來；但是她心裏非常害怕，萬一她接觸了他的視線，她也許無力抵抗他的大失望了，不一定她會被強迫去做無論什麼他所要求的，甚至於違反她自己的意思的事情。

在他問話之後的寂靜狠沉重的壓在他們大家的身上。這時祇有莫須有太太打攪了這個寂靜，她手裏擦着那個火爐格子，嘴裏開始哼一個調子。她意思要表示她對於這事情滿沒有介意，但是在瑪麗的沈默的面前，她可不能維持這種逍遙的態度了。過了一會她便繞到這邊來開口說：

「爲什麼你不答復那位先生，瑪麗？」

瑪麗轉過來看她，而她忍了好久的兩包眼淚這時充滿了她的兩眼：雖然她還能使她的態度鎮靜，可是再也不能支配她的眼淚了。

「娘要問我什麼我一定答復，」她小聲說。

「那末，告訴那位先生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嫁他。」

『我不要嫁什麼人，』瑪麗說。

『並不要你嫁什麼人，孩子』莫須有太太說，『但是有一個人——這裏這位先生，他的名字我並不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不知道，』瑪麗說。

『我的名字——』那個巡警開始說。

『那沒有什麼要緊，先生，』莫須有太太說。『你願意嫁這位先生，瑪麗？』

『不，』瑪麗小聲說。

『你愛他嗎？』

瑪麗扭過整個身子去躲避他。

『不』她又小聲的說。

『你想將來你會愛他嗎？』

這時她心裏所感覺的如同一隻被追逐到一個犄角裏的老鼠所感覺的一樣。但

是這事的結局一定是狠近了；這件事情不能永遠不完的，因為世上沒有永遠不完的事情的。她的嘴唇焦燥了，她的眼睛發燒了。她恨不得這時躺下，睡熟了再醒來，笑咪咪的說——『這是一場夢』。

她的答復差不多聽不見了。『不』，她說。

『你有十分把握嗎？最好永遠能有十分的把握』。

她不再答復，祇把輕輕的一點頭作為給她母親所需要的答復。

『你瞧，先生』，莫須有太太說，『你是誤會了。我的女兒年紀還輕，還沒有心思想到婚姻這類的事情。孩子們是沒有心思的。實在對不起得狠，她給了你這許多的麻煩，還要』——她忽然有點追悔，因為這時那個男子站了起來，臉上沒有一點奧康諾太太的痕跡，祇是沈重，嚴厲得如同一塊磚牆似的。『請你此刻不要想我們太壞了』，莫須有太太有點惶遽不安的說，『總之這個孩子年紀太輕還不能向她求婚。也許一年或兩年之後——我說的事情是我知道的，但是我不高』

興，並且……」

那個高大的男子點一點頭出去了。

瑪麗跑到她母親那裏彷彿像一個病人似的悲痛起來，但是莫須有太太並不看她。她倒在牀上，面朝着牆，她有好大工夫不同瑪麗說話。

〔三十一〕

第二天，同喀佛底太太同居的那個少年進來的時候他露着一種狠可憐的樣子。他的衣服是被撕破了，他的臉上貼着幾長條橡皮膏。雖然這樣，他的神氣倒是非
常的快樂。他說他同人家決鬥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大決鬥，而他居然一點沒有受傷，這次的決鬥就是犧牲一注年俸他也不願錯過的。

喀佛底太太聽了非常的氣憤，帶了他一直走到莫須有太太屋裏，他到那裏又得把他的故事重講一遍，給他們看他的傷痕叫她們可憐。這一次連喀佛底先生也進這屋裏來了。他是一個高大遲鈍的人，狠舒服的留一嘴紅色鬚鬚——他的鬚鬚非常紅非常顯明甚至這鬚子差不多掩沒了他其餘的衣服，真的，彷彿是穿上一件衣服似的。他站在那裏那六個孩子在他的兩腿間不息的鑽出鑽進，又輪流的踏他的腳背但是一點沒有使他不舒服。當這少年敘述的時候喀佛底先生很莊重的時時用他

右手的拳頭使勁的打他的左手，並且要求把那個打人的人交給他。

那個少年說他回家的時候有一個天下少有的大人走近他的身邊。這人他以先從未見過一面，他起初以為他要借洋火或問到某處去的路徑，或類乎這樣的事情，因此他住了脚步；誰知那大人一把揪住了他的肩膀說『你這壞小子』，於是他笑了一聲，舉起那一隻手來猛然給了他一掌。他一扭身子閃開了這一掌，並且說『這是幹嗎的？』於是那大人狠狠的又給了他一掌。這樣的事情一個堂堂的男子是不受的，所以他舉起左手來回了他一掌，又縱身過去用兩條短胳膊給了他一頓，這一頓大概苦了那個傢伙了；無論怎樣那個傢伙沒有用暢他的方法……那少年伸出他的指節來都是脫了皮的，流着血的，這是表示一種交戰的證據；但是，他承認，你撞那個人的臉簡直像撞一隻煤袋一般。他們打了一回，兩人都滑倒了，扭住在路上滾，他們躺在地上還你打我，我蹴你的撕打，這時一大羣人跑過來把他們拉開了。他們分手之後他看見那個大人舉起他的拳頭，那個拉他的人忽的一低頭拔起腳來逃

他的命去了；其餘的也就走開了，那個大人便走到他所站的地方瞪着兩只大眼看他的臉。這人的下頷突出在外的彷彿一把椅子的座位，他的鬚鬚彷彿是一簇豬鬃。那個少年對他說，『無緣無故的侮辱人你倒底怎麼回事？』這一剎那間那個高大個子轉身走去了。這真是一場大決鬥，那個少年說，但是那人的個子比他大得多。

講這段故事的時候莫須有太太看了她女兒一兩次。瑪麗他臉色漸漸的發白，她微微一點頭表示承認她母親的揣測的正確；但是兩人都覺得這時不必也不該說出她們的心意。那個少年不需要別人的憐憫也不要報仇。他能有機會同一個有能耐的對手比武實在是非常的慶幸。他發見了他的勇敢超過他的力氣，正如永遠應該如此的，因為假使我們的弱小的臂膀不靠我們的強有力的眼睛的幫助我們那能夠抵當世上這些鬼怪呢？他對於這件事情表示的滿意如同一個人得意一面勝利的旗子一樣。莫須有太太也知道那個大人的舉動祇不過是他的剛強的投降者，他把他的刀不是好好的供獻給那位戰勝者，乃是連兇帶罵的擲給他的；他侮辱她們的朋

友實在就是盡他所能的，很熱烈的，印像很深的與她們告別。於是她們喂飽他，稱讚他，誇獎他的喇叭的尖響，一直到他又得意滿足他的英武。

他與瑪麗並沒有間斷他們晚間的散步。對於這事莫須有太太心裏已經狠有數了，雖然她沒有說出來，可是她會用過一番心思去考察他們兩人的親密逐漸發展，她看到這樣心裏一半是許可，一半是苦痛；因為關於她女兒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用權威管束，引導的孩子這一層她是明白了。她的小姑娘已是一個大姑娘了；她已經長大了，並且急於要擔負她自己生命內的事務。但是莫須有太太的母職也完了，她的手臂是空的。她是一個向來做慣母親的人無怪她現在不易放棄做媽的地位的特權，她的不平在她看來是正常而且有憑藉的因為她有大篇話可說，是是非非都是按着理性來的。我們藉着知識與思想，祇要用足工夫，總能看透一堵石牆的，因為我們看東西借用時間比借用眼力來得多。時間是校正各種近視眼的清晰的配景法，一個思想從時間裏浮現出來如同一棵樹浮現在自然界裏同樣的顯明。

莫須有太太看出十七年間學習爲母的事情不加一點說明，一點不客氣的自動的一筆勾消了。她的世界在一小時內傾坍了，遺留的灰燼灑滿了她的頭髮與前額。後來她才發現那碎屑是有價值的；那塵埃是黃金的：他的愛一點沒有變動并且無論什麼事情不能變動牠的，依然好好的存在她的心裏。她更發現了做父母不是一件玩耍，也不是一種權利，祇不過是一種義務；這是駭人的思想，照顧小的直到小的能夠照顧自己爲止。她從前所需要的那種精細的照顧祇於是爲現在的自由；她的嫩芽已經開花了，她不能再給加添花朵或香味了。凡是發現過的事情沒有不是自然的，無論誰要拿他的腦門來反抗那個專制的強迫就是否認他自己的種族而承認他與野豬和山羊同類，因爲豬羊可以用牠們的鉛腦門去反抗自然。世上還有共同的人類的平等，不單是血統的關係，還有性的關係，性也許可以受培養而長成一種密切的關係比那不得不如此而片面的爲母的熱烈愛情更加寶貴，更加耐久，更加可愛。她在血統方面的職務已經盡了，現在是輪到她女兒擔負她自己的職務，并且

她會用那受智慧與好良心所指示的有意識的愛報答她母親，這更可以證明她所受的
教育。有了這一層莫須有太太又可以很高興的笑了，因為她的手臂不過空了一會
兒。自然的繼續除了特別情形永遠是繼續的。她知道胸懷與臂膀不會空多久
的，因此，莫須有太太坐着默想將來沒有別的不過是一種經驗的延長，她狠滿足的
笑了，因為一切都是很好。

〔三十二〕

假使意外的事情不常發生，人生便會是一個邏輯的，科學的進行，這種進行也許變成沒有精神的，失去生命的目的而令人生厭的，但是自然狼狽的改變各種樣的方法，她用這些方法引誘或強迫我們去幹那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她的冒險。每個轉灣角過去也許為一片酒店或一座教堂，在那裏也許有一個聖徒會沉淪，也許有一個罪人會悔過，在地平線之外你也許找着一個炸彈，一個酒醉的補鍋匠，一隻瘋狗，或人家遺失的一個先令；這一類不期然的事情不論那一種都可以強迫一個走路人在他走道的直線上拐上一個灣，另向一條岔道上走了去。這不期然的成分既經在世間上極尋常的一件事，那我們就不應得板起臉來批評所有離奇的人物，或是斷說——『這些事情是不會有的』，——因為這些事情間直的會有。設想你自己陷入一個黑夜的道上面對著一個手拏凶器帽子蓋沒臉的強盜也許是一個完全不經的設

想，但是你說這類的批評能有多少安慰給強盜？再設想一個窮到無可再窮的人居然會着了三個慈善的富翁是一種可能而且愉快的設想，我奇怪的是這類事情何以不多多逢着幾次。只要最細小的憑證我就可以相信這類事情是有得逢着，只是平常爲了或種緣故不狠聽得到罷了。

莫須有太太拆開了那夜郵差送來的信。她在未拆之前曾仔細研究過一番，又合她女兒討論了所有會寫這的可能的人。那個信封是窄長的，信面上開的地名是一種快寫而有筆力的字，m的尾梢比別的字母特別長特別秀麗。此外，那個信封上又印着一隻鮮紅的，滿嘴蓬鬆鬚子的，傻笑着的獅子，他的右爪子內極輕便的，但是兇狠狠的擎着一把斧子，爲得恐嚇那些敢私拆他人信件的人。

信內是幾個文件，像是一種重要的原文的副稿，其中有一信莫須有太太在那夜未上牀之前讀了總有萬把遍。信上說的是兩年多前有一位伯德哥約瑟夫布拉地去世了。他的遺囑是從紐約的一個地名很複雜的地方發的。他將下列的股份和股份

保證金，就是：——還有以下所說的住宅，田地，大小房產以及世襲的財產，就是：——還有所有屋內的器具，書籍畫片，好刻版，銀器，細麻布，鏡子，古玩，馬車，酒，蜜酒，以及一切可消用的貨品與凡是屋內的物件，還有所有當時放在銀行裏的存款與上文所說的那些股票，基金，股分 and 保證金等等在後所生的利息，一總遺贈給他的親愛的阿姊瑪麗愛利莫須有，原姓是布拉地。莫須有太太流了淚，求上帝不要愚弄一個不但窮而且是老了的婦人。那封信要她第二天，或在她最早方便的時候到以上所說的地址去，並且可以幫助取到那個對於所說的遺囑必須的遺囑檢驗特許證的。這信是由潑拉的丟和葛蘭布律師公所簽的名。

第二天莫須有太太和瑪麗同到那兩人的事務所去，取出幾封信和幾個文件給他們檢查，那兩位慈善家，潑拉的丟和葛蘭布，對於她們的真實認為很滿意，並且對她們表示一種熱心，祇要那兩個女子所想到的無論什麼事情他們願意立刻效勞。莫須有太太立時應用那實驗學派的勅令；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給絕對真理的試驗石，

她要求預支五十鎊錢。她說出這可驚的數目心裏儘在戰慄，但說話的聲音並不如
此。他們簽了一張支票，遣一個大寫送去，這人回來帶了八張五鎊錢的鈔票此外
又有十個金鎊。莫須有太太把這些藏了起來，回到家裏，驚怪她還是活着。電
車沒有把她壓死。汽車追她，她也閃開了。她一面將她的希望交給上帝，一面
氣急忽忽地把這心事訴說給那條擁擠的街道聽。一個拐灣石打招呼的騎自行車的
人她用上帝的名詛咒他，但她立刻把這咒詛收住了，換了祝福的口氣，用一隻苦痛
的眼睛和一個祝福的聲音對着那漸漸縮小的後背說話。有一會的工夫她和她女兒
誰都沒有說到她們的命運的變遷祇於隱隱的用些間接的方法；她們怕上帝聽見，怕
他的隆隆的笑聲會震碎她們，雖然她們相信他。這日她們偷偷的，身上發燒的又
出門去買……

次日早晨莫須有太太照舊又去作她的工。她打算做完了奧康諾太太的一星期
的工作（也許不到一星期就完了）。她要用特別的注意，誠實的眼睛，真的，正

直的，批評的審視看看那個婦人，這種態度她以先是不能有的。她對瑪麗說，也許奧康諾太太會說到胰子的事情。也許那個婦人對於這種或那種應該做的特別工作會提出些理論來。莫須有太太的黑眼睛含着一種安詳的，一種人眼睛裏少有的那種仁愛的愉快照着她的孩子。

那天晚上瑪麗和那個合她們隣居同住的少年出去散步，這已成爲他們二人的習慣了。那個少年現在喂得很飽，這飽他以先從來不會知道過，所以連飢餓的最微遠的小小的一線，一絲，一點都不留了；他打算在無論那裏用點力，但是他不能，結果，他祇是像一個吃飽了的人所能有的那種頹喪樣子。現在他的飢餓已經沒有了，他以爲其餘的一切也都沒有了。他的飢餓，他的情人，他的希望，他的好看了（因爲他的傷痕已經成熟到完全受傷的成熟的紫色）一切都沒有了，沒有了。他將這話告訴瑪麗，但她沒有聽他；他報告給那隆隆的天空但是天空不理他。結果他祇好悶聲不響的傍着瑪麗走，聽她的計畫她的反覆的心意，她要做的要買的東西

西，該送禮物的人和特別合乎這人或那人的禮物的種類，可以給錢的人與給多少錢，以及可以分配這些禮物的各種方法。她又說起帽子，衣服，與某處的新房子——一個想不到的，超乎地理之外的廣大無垠的某地方。他們向前走得很久，直到那少年發生一個爲他常有的感覺。「食物」這個字忽然彷彿是一個值得最活潑的談論的題目。他的精神抖擻起來了。他不再像一個固體似的，空間也屬於他了，佔據他了并且屬於他了，所以他心裏有了一個小調。他是餓了，又是人類的朋友了。現在什麼事情都可能。那個姑娘呢？她不是在他身旁嗎？要使愛爾蘭和人類復活嗎？那也做得到；祇要有一點閑工夫凡是能想到的事情都能做；甚至他的好看都能恢復過來；他覺得他的傷痕的痛與緊，很實在的，歡喜的。他是一個命裏注定要受傷的人；這些傷是他喫的肉，喝的飲料，是他的幸福，他的避難所，永遠的避難所。我們不要理他罷，這時他很敏捷的走在瑪麗身旁，用一個纖纖的手指探探他的半閉的眼睛，在他的眼睛完全閉上之前，因爲那不幸的一掌這眼

永遠是半閉的。他的聯盟與維持者就是飢餓，爲無論那一個人，沒有比飢餓再好的聯盟：飢餓滿足了，事情便完了；因爲飢餓是生命，野心，好意和聰明，喫飽了就是所有這些的反面，就是貪婪，愚昧，和衰敗；

傷痕，除非牠們是實在利害，到後來總會好的，這沒有別的原因，祇因爲牠們非此不可。一切事物的無情的促迫或是趨向健康或是滅亡，或是生或是死，我們促迫我們的快樂或我們的苦痛到那邏輯的極端。因此，假使我們願意活，我們一定得快樂。我們的腦袋也許是堅硬，但我們的心我們的腳跟應該是很輕，不然我們便要滅亡。至於中庸之道——我們一點不必去理牠；這也許不過是鍍金的，這是很像用一種闇色的聲音不好聽的錫製造的，甚至不值得一偷的；我們的寶貝，除非有人偷，於我們是毫無用處。有那別人不要的東西乃是違反生命的規則；因此，你的啤酒得要冒泡，你的妻子得要美麗，你的小小的真理裏面得要有一個酸梅——因爲還是這樣的；你的啤酒等你的朋友嘗了有味才是有味，你的太太等別人知

道的時候你才能知道，你的小小真理得有香味，不然就得滅亡。你要求一個大的真理嗎？那末，喔，大野心家！你應該躲開你的朋友們去安安靜靜的坐着，假使你坐得較長久了，較安靜了，真理也許會到你這裏來；但在一切東西之中祇有這樣東西你不能偷的，縣議會裏也不能給你的。這東西雖然不能傳遞，但你也許可以得到。這是說不了的，但不是想不了的，這是一定的，說不出理由的會產生，如同你產生一樣，並且是同樣很少直接的影響。很久，很久以前那個世界剛在渺茫的開始的時候有一個不關不顧的快樂的少年他說——「讓真理到地獄裏去」——牠便往那裏去了。這是他的不幸他也跟着牠去；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是他的子孫。惡這樣東西不是把你殺了便是被你殺了，（想到這裏心裏便舒服了）惡每向人類接戰總是我們操勝利。但人類是胆怯的，相信中庸之道的，逃避的，退讓的，不是他們的邊境被那些黑暗的侵掠者蹂躪了，不到他們的城池，倉庫，避難的地方危急的時候他們是不願意從事無論那一個戰爭的。在那個我們稱為進步的戰爭裏，惡

永遠是進攻者但是被征服者，這正是應該的，因為要是沒有了攻擊和劫掠，人類也許就會昏睡在他的糧食袋上，也就會鼾睡而死；或者換句話說，缺少這些警醒和冒險，人類也許變成自滿和固定了，被那道德的呆板的密度給壓死了。生命中最有價值的要素，善之外就是惡。因為這兩種的交相動作萬事才有可能，因此（也許爲你所喜歡的別的理由）讓我們對那個勇敢的壞巡警友誼的搖一搖手，他的思想不是受那發給所有新兵的軍營規則的管束的，他雖然投在維持秩序的兵隊裏但他的靈魂裏有那種混亂許可以「使一個跳舞的明星出現。」

至於瑪麗呢——單從日常普通的禮貌說驟然的分別也該縹一縹眉頭，何況我們陪伴着她已有如此的長久，從小女孩子的不關心的簡單時代起直到成年的同樣不關心的但是複雜的事情的時代止。她的前途很遠，記載她的歷史的人未必是她的指導者。她會有冒險，因爲人人都有。她會戰勝冒險，因爲人人戰勝的。她也許會遇見比那個巡警更勇敢更壞的人——我們把她留住嗎？至少我這個人因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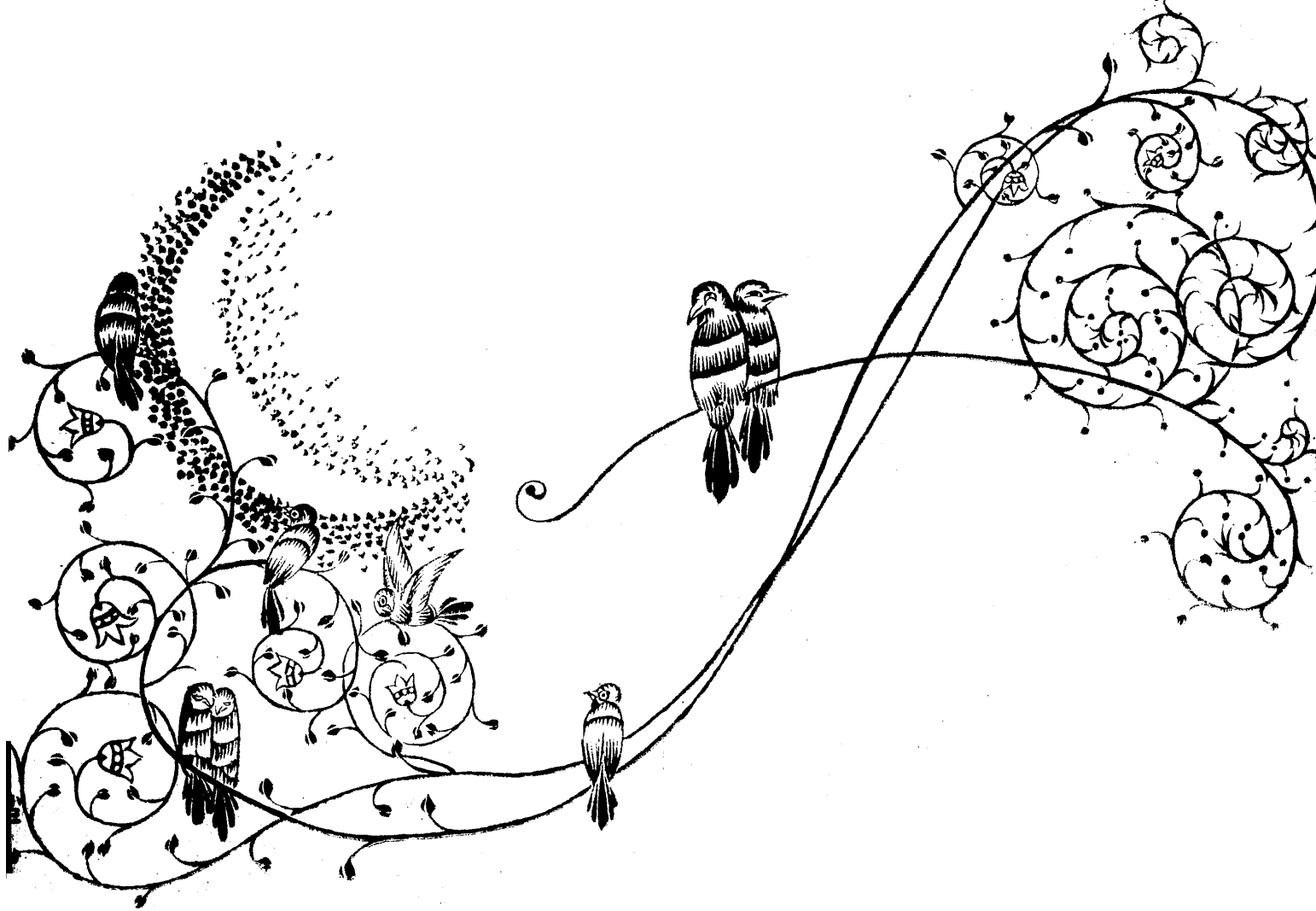
有別的緊要的事，只好吻一吻她的手指，脫一脫我的帽子，站在一旁，你也得同樣的做，因為我願意你這樣。她要向前走，那時，做那運命所願意的事情，運命願意的事她不能少做，多做誰也我們不能希望的。

瑪麗莫須有的故事，至此為止。

本店出版新書

翡翠冷翠的一夜(詩集)徐志摩著
 死 水(詩集)聞一多著
 巴黎的鱗爪(散文)徐志摩著
 小雨 點(小說)陳衡哲著
 花 之 寺(小說)凌叔華著
 少年哥德之創造(小說)西 滢 譯
 瑪麗 瑪麗(小說)徐志摩合譯
 沈性仁
 留西外史(小說)陳春隨著
 蜜 柑(小說)沈從文著
 聖徒(小說)胡也頻著
 海市蜃樓(劇本)陸小曼譯
 可敬愛的克來登(劇本)余上沅譯

雕 蟲(小品) 梁實秋著
 寸 草 心(文藝) 學昭女士著
 浪漫的與古典的(文藝批評)梁實秋著
 國 劇 運 動 余上沅編
 英 維多利亞時代之文學 韓湘玖著
 國語文學史 胡 適 著
 小青之分析 潘光旦著
 左傳真偽考 陸侃如譯
 中國哲學小史 胡 適 著
 人文生物學論叢 潘光旦著
 馬克斯唯物史觀批評 張君勱著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翻譯者

發行者

實價六角

徐志摩
沈性仁

上海法租界華龍路
新月書店

#87
28294

2829

